

幾亭續文錄目錄

卷之一

疏

冬至迎陽疏

再充好生之仁疏

特闡揆職疏

再闡揆職疏

中書科條陳職掌公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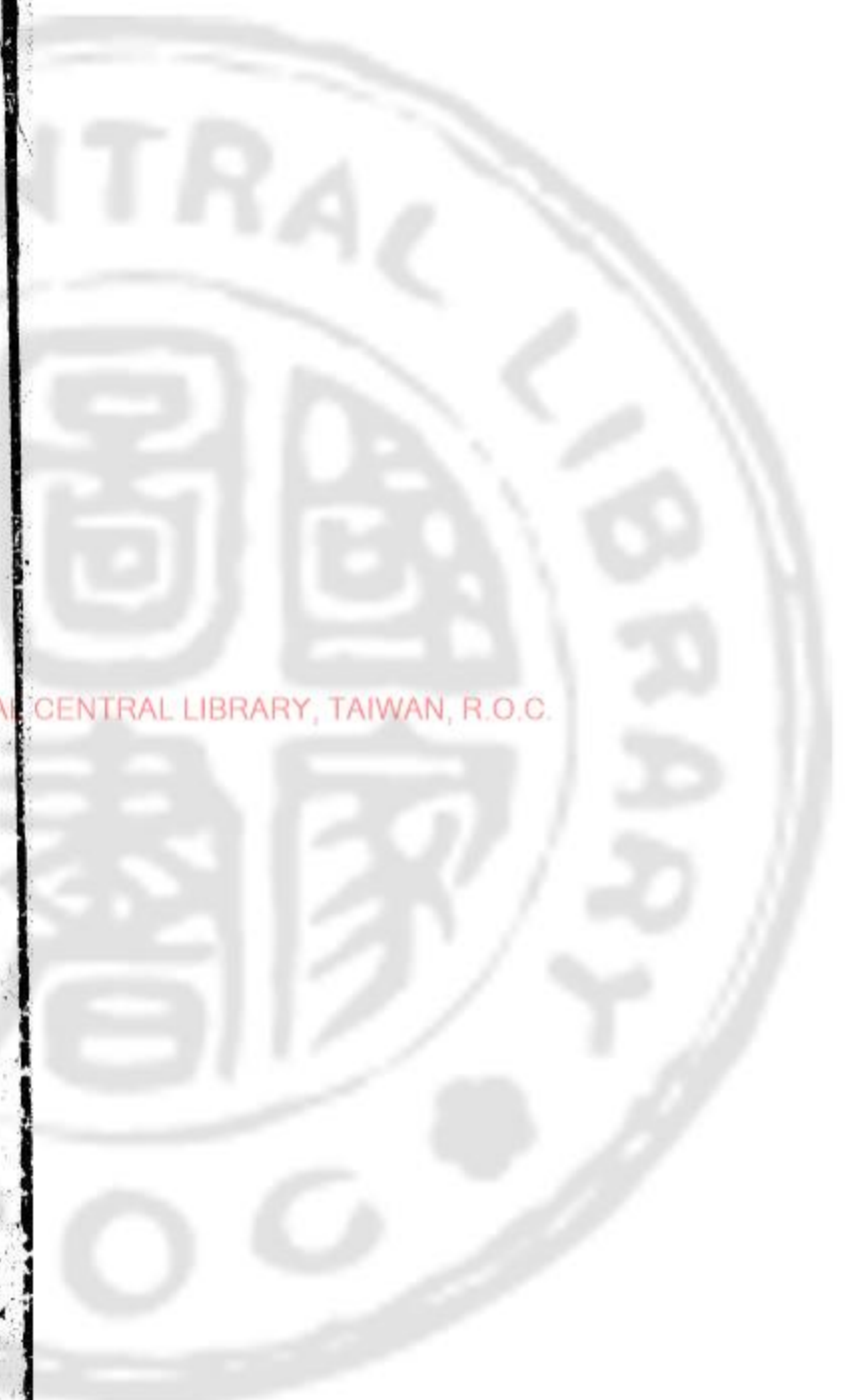
分考一回奏

分考再回奏

分考三回奏

分考四回奏

分考五回奏



卷之二

書劄

復劉念臺先生一 復念臺先生二

致念臺先生三 寄念臺先生四

復張二無太僕 復吳子往師

答魏子一 與劉湛六修撰

與呂東川銓部一 寄呂東川銓部二

與馮鄴仙掌垣一 與馮鄴仙掌垣二

復寧前道蔡雲怡大叅一

復蔡雲怡大叅二 復蔡雲怡大叅三

復蔡雲怡大叅四 與金一箴民部

復安慶撫臺史道隣一

致史道隣撫臺二 與陸振羽

復李灌溪侍御 寄張石帆畿南按臺

復姚澹南侍御 與李唐谷兵垣

復張符九 復鹽臺賈道乾公祖

公啓學憲黎博庵公祖

公啓守道陳繡谷公祖

致巡嘉道葉香城公祖

公啓署篆麥三府 公啓同邑諸公

啓喬聖任按院公祖

寄迎李謙庵父母一

致李謙庵父母二 復李謙庵父母三

公啓李謙庵父母四

復李謙庵父母五 復李謙庵父母六

復陸玉井學憲 復袁槐湄老師

復錢塞庵閣老一 寄塞庵閣老二

復塞庵閣老三 復塞庵閣老四

復塞庵閣老五 復塞庵閣老六

與錢仲馭一 復錢仲馭二

復錢仲馭三 致汪濬源父母

與汪念原世翁 與汪本聖茂才

與徐萼園武陵 寄張桃源

與吳去塵一 寄吳去塵二

復馬培元武進 寄兗州司理李三如

候張心矩老師一 復心矩師二

復朱勉齋憲副

復唐存憶總憲

復李竹君儀部

與柯賓明一

與柯賓明二

與賀若闍僉憲

與陳伊庵職方

復李荆陽一

與汝寧郡伯李荆陽二

與衛印式

與王俯裁印君

與錢殷求句容

與高彙旃儀部

寄陳大士大行

與章濟令吳江

復錢龍門學憲一

復錢龍門學憲二

與李廣霞

復潘爾發

復顧海暘太僕

與胡剛中

與蕭玉華

與馬觀良

卷之三

解

心君解

心意解

格物解

善惡難易解

位育解

正誼明道解

剝復解

器大小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民解

卷之四

論說

顏子發聖人之蘊

狷庵說

奕說

卷之五

策議呈

奴寇

謚法

籌虜議

迎陽議

謚議

具題出缺呈

選授中行呈

求移咨催限守部呈

卷之六

序跋

兩浙會規序

秘省典例序

掩骼會序

畿南刻治譜序

治譜新序

西浙備兵祀言序

余學士武貞

經筵講編序

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退思堂集序

掌上集序

理學經濟編序

用兵奇畧序

施玄度傳序

離騷釋序

四子詩餘序

涂之瀾集序

西征北遊集總序

擣堅錄序

贈魯藩儲君序

按豫還朝序

范氏五節序

胡氏前徽集序

路母陳氏節孝序

二賢金祠咏序

魯母沈太孺人七十壽序

高聲野六十壽序

顧子凝父母四書義序

朱弼成四書義序

李長孺四書義序

葉玉果五十義序

王北幹四書義序

揆兒松窓問業序

綸屏奏草序

題酬知約

題銀晶天鹿

卷之七

記 傳 墓表 墓誌

省迷記

譽命始終記

高子小傳

袁司馬墓表

高貞母呂令人墓表

馮封翁墓誌銘

陸處士墓誌

卷之八

五言古詩

詠懷

再遊九鎖山問僮僕願從者得數人

舟行望見橋上

已巳立春日病

葬第三子更

五言絕句

題畫

又

圓杯

方杯

至宿遷

夢

雪

五言律

元宵憶家園

同金伯玉寺觀栢

五言排律

二賢金祠咏

七言絕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C.

舟滯河口寄淮安司理袁特丘二絕

觀雪

七言律

斗丘

玄墓觀梅

箴 銘 贊

肩輿中憑版箴

守口箴

淺嗜箴

供客銘

長安雅會銘

衍衍壺銘

量壺銘

小飲壺銘

硯匣銘

天倫圖贊

山居圖贊

孫若英小像贊

筍洲顧翁小像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幾亭續文錄卷之一

疏

冬至迎陽疏

戊寅五月十五日奏

因地感天迎陽尊帝建中和以祈永命事項  
因火星未順

皇上澣宮修省傳諭百官克己恕人誠敬懇惻藹  
然溢於言外天心效順在指日矣小臣雖無  
言責伏讀數四感動徬徨爲

皇上詳思所以祈天永命之實竊因夏至祭地而

預有請於南郊之典焉冬至祀天虞夏以來  
未有改也顧祀事舉行其為是日為先一日  
禮經諸史未有明文考諸孔子之訓則以先  
日為當復卦大象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  
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使先王以至日  
南郊其為省方也大矣心關不閉則初陽不  
固故雖商旅小民行路恒事猶一切禁止況  
以萬乘之身省大園行大祀乎夫周正建子  
武周明定自孔子告顏淵以夏時斯言一出

百世攸行今南郊某日本無確徵而孔子垂  
訓彰彰如是庸得膠泥舊聞不求至當耶  
世宗皇帝繼統中興大禮大樂率多更定

皇上事同道同親建中和固其時也或難臣者曰  
南郊果先一日如北郊何臣曰陰本靜方其  
初生以動承之陽本動方其初生貴養之以  
靜而勿擾也亦猶日之方中陰生矣而君子  
于此訪問宵之方中陽生矣而君子于此安  
身動靜互根天道本然人事從之北郊宜至

日南郊宜至先一日各其理也難者又曰王者父天母地祀期參差於情安乎臣曰禮稱父尊而母親母統於父者也孝子之事其親同席視膳必先酌父異室問安必後拜母愛一而敬分安之至也自

世宗皇帝分南北郊迎陽之禮先於接陰固半載矣參差一日當更何疑難者又曰方今吏弊民窮囹圄充塞內寇外奴急務甚衆會而議茲不乃迂乎臣曰數者固皆陰類也惟養陽

則能消陰 大典肇正

皇上時時以迎陽爲務事事以養陽爲心民誠窮矣有道勸之使樂於墾屯曠土日闢布粟日增民足國亦足而免于損下益上所以養陽也犯罪者滋衆矣罪疑惟輕寧失不經師虞舜要囚服念庶獄罔敢知師周文王天度一轉囹圄可清所以養陽也寇奴交訐矣有道使督撫必得真才守令皆化爲循良將帥皆嚴戢士卒平寇制奴先定

廟算所以養陽也至于吏道之弊則士大夫實  
自貽之臣猶憶甲戌

廷對之日

聖制有云所與共治天下者士夫也見

聖心之倚賴士夫特重惟稱任者實少于是委信  
之意漸以密移然終不謂舍士夫而可與共  
治使

聖明還循本意擇見在之賢能推心置腹焉而又  
加意培植於將來昌言者必用犯顏者無罪

斯最養陽之大者書曰籲俊尊上帝蓋上帝  
以民生爲心而安民繫乎宅俊宅俊者帝命  
所分托帝心所允鍾故尊上帝之實事莫大  
乎籲俊也其培植人才之道則莫先于學術  
學術一以孔子爲宗竊見京師向有首善書  
院爲助明正學之區近竟夷爲曆局先師木  
主不知所之西夷曆法或有可採不妨別居  
使以夷教而掩萬古中華之聖人踞其宮牆  
更其顏額殊失以陽統陰之義年來戎狄侮

夏妖逆屢告忠孝之軌浸湮諷訛之承未已  
殆亦此趨尚風聲密相感召而不自覺今但  
徒曆局返先師中華教昌君子道長又養陽  
之綦微綦淡者也故郊天之期一正迎陽之  
意一明舉天下萬世養陽之道皆歸

皇上身舉之消沴致順祈天永命莫要於此詎固  
黼黻太平而已耶因讀

聖諭哀懇上帝一言臣偶有見於面稽天若之意  
不敢隱而不陳又慮入冬進議禮重時近難

爲致詳敬因北郊禮成以預獻伏乞

勅下該部將臣所引孔子復卦象義細加尋繹  
或臣僚中更有深明天道精研禮原者不妨  
更令博議務歸至當論定之日

皇上宜于今歲長至特舉

親郊之禮爲一代中和建極爲千萬禩無疆維休  
貼黃

人主與天面相承接惟南郊爲大祈天之要  
莫如實體天心天心見於一陽之來復謂宜

臨期而息以致養先期而迎以示尊伏乞

聖明洞察先師復卦訓詞著爲定典仍祈于今歲  
長至

親行大禮答上帝之仁愛

五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再克好生之仁疏

戊寅五月二十八日奏

再克好生之仁必回天心事五月二十四日  
欽蒙

聖恩許徒流以下人犯悉聽保候一時人情如大  
旱之得其霖雖切意內實踰望外脫網者感  
而欲泣旁觀者體爲之輕人情若此昊天感  
動何疑之有臣更有請者惟是小民死罪一  
款尚祈

聖明大擴好生之德務與乾元大生昭合無間蓋

聞至明無疑行至聖無失事故從來忠愛之臣必期無纖芥之疑無一事之失上祝吾君然臯繇之贊帝舜也曰罪疑惟輕是聖人于折獄不能無疑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聖人于議獄不能無失也何則獄情至隱人命至重痛極輒自誣一斷不復續刑既與他事懸死刑尤與他刑懸故不貴專信而取兼疑不務必得而甘或失則惟至明至聖如虞舜然後能存此疑能居此失耳臣生長遐

陬體較近來各方習俗雖非刑措之世然奇淫奇逆罕接觀聞及來京師屢年民間奇孽犯無虛月獄詞既具立就誅磔謂亦宜少少畏威而乃惡迭出而不窮獲日繁而不減以首蒙德化之地凌夷頹敝反甚于山陬海隅果曷故哉豈五方之民雜處而數遷踪影近鬼魅血氣類鳥獸禮不能齊威不可禁歟誠令大舜對茲頑風念茲煩刑或者大起一疑端未可知也防奸之術苛之而犯滋衆者

安知疎之而犯不希今日

皇仁已霈天心已懌天心惟在好生好生尤宜減死伏祈

聖明因已行之德意擴而克之凡民間重犯于見在者細求疑情于方來者廣開三面昔宋景公國主耳三言動天聽

皇上天之元子也一念萌動呼吸立通實行仁政生氣重重何處不奏靡禮不融傳曰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皇上聰明首出垂拱以來仁義兼至而義斷尤勝今特願

聖明體大舜好生之德以配上帝大生之心在舜曰罪疑惟輕願

皇上懷大舜之所疑在舜曰寧失不經願皇上安大舜之所失寧使

聖主有過仁之事愚臣不敢避妄言之愆

貼黃

回天全在好生好生尤宜減死頃因



聖明釋放諸犯歡聲雷動伏願克此 德意并將  
小民重犯分別推求廣見在之矜疑成將來  
之寬簡民生浩蕩氛祲必融  
六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特闡揆職疏

戊寅六月  
十二日奏

特闡揆職兼剖將才以便招延以資安攘握  
致治之綱領舒

上聖之憂勞事

本朝不設宰相然今之輔臣上效啓沃下倡寅  
恭職無不統

世廟寶訓云此官雖無相名實有相職洋洋

聖謨至矣哉古人每言如某者宰相才也夫明相  
職然後可辨相才相職云何居恒則位置六

卿有事則謀定大將是也

英宗皇帝諭輔臣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  
蓋知天下治安繇六卿而獨與賢面商正謂  
賢之職事宜與聞乎此也他日又曰吏部乃  
天下人物權衡命舉左右侍郎賢遂舉姚夔  
舉崔泰是則六卿稱職皆賢之能使當年六  
卿有不稱而賢徇顧情面不以入告皆賢罪  
也故位置六卿者揆職也

世宗皇帝諭輔臣張孚敬李時曰六部須得人吏  
部都察院尤爲緊要因博議諸臣才品他日  
又因吏兵二尚書缺與時及翟鑾面議其人  
遂以王瓊居家宰王憲居本兵蓋深明致治  
得人之綱領而獨與輔臣議者以輔臣又吏  
兵部院之綱領也下至羣僚賢否草野逸才  
皆輔臣所宜畱心而不得專以擬票章疏遂  
足盡帷幄論思之職業也所謂謀定大將亦  
以近事驗之正嘉之間有楊廷和張孚敬則  
能信本兵王瓊能一再起用王守仁而南昌

定思田平諸蠻盪矣萬曆初有張居正則能  
委王崇古專制而俺答帖尾數世矣能委戚  
繼光修守禦而諸邊十八年不聞警矣故能  
識定大將然後可以爲輔臣史遷云興聖統  
在擇將相特爲孝武言之其實天子之事惟  
在擇任輔臣輔臣得則諏謀大將者亦輔臣  
事而天子無煩拊髀也孚敬告

世宗皇帝云人君以論相爲職謂此也頃者輔臣  
恒數人不爲不盛然未聞有以搜訪異才足  
民裕國安內攘外爲已任而分

至尊之憂者豈真無心報主退然其讓古名臣亦  
多謂擬票之外無他司習慣而安耳臣愚以  
爲今後凡遇卿貳專闔員缺會推旣上宜各  
以保舉之事責之俾得各出目力各吐赤心  
并其平日胸中所識不拘大小文武山林隱  
逸但係真才悉令分別行能堪任何事堪居  
何職隨時開奏歲月之間

皇上總計其所薦孰當所當孰多多稱職卽某輔

也賢多曠官卽某輔也不迨將得人而兵戢  
寇弭卽某輔也功將非才而兵驕寇熾卽某  
輔也咎程子言天下治亂責宰相而守敬疏  
謂今之內閣宰相職也宣流德化必始自內  
閣謂此也至于他事小有得失未足以定輔  
臣之優劣也如此不惟

朝廷可得多才又可因薦才以別輔臣不惟已  
用諸輔分量因茲較然卽欲求良輔於方來  
亦可以此法豫試而儲之矣取人圖治豈不

至簡至要歟所謂謀定大將亦須先辨大將  
之才將才有二要能戢士也能用間也夫士  
卒戢之平時甚易臨陣驅之必死甚難諉其  
易而能其難萬不然之數也今客兵所過淫  
殺慘於奴寇豈兵真不可禁耶將不能御耳  
故今日將才以戢士爲第一義至于軍中機  
要則在用間非間不可攻非間不可戰非間  
亦不能守年來我屢爲奴寇所間而我曾未  
聞一人能間奴寇者敵爲客而反明我爲主

而恒暗潰師失守曷足怪乎蓋知己莫先哉  
士知彼無過用間所謂智仁勇信嚴與一切  
因時因地出奇合變之道舉包其中輔臣與  
樞臣掄辨將才爲推轂之綱領惟宜精考於  
斯二者或曰

本朝權歸六部遴擬吏部事推舉將帥兵部事  
孰敢冒侵官之嫌不知擬推文武原出銓樞  
但所推當則宜入告爾后允而行之不當則  
宜入告爾后駁而更之惟夙昔注心臨時始  
能辨其當與不當設銓樞所推終謬雖輔臣  
自舉所知可也雖更議銓樞亦可也至自舉  
之更議之而必無不當則苟非古人之論相  
所云一心正兩目明者孰能堪其任哉襄密  
勿忠國家惟斯事爲最大不然以用人得失  
直委銓樞輔臣一身超然長立於是非擔當  
之外盍思從來蒙

鑒獨淡受

恩數獨隆其於報禮酬知究竟所主者何事耶

伏見我

皇上十年求治謀兵謀餉憂勞萬端竊謂宜且勿  
憂餉而憂兵兵精則餉自省又且勿憂兵而  
憂將將良則兵自精又且勿憂將而憂輔臣  
輔臣賢則銓樞部院多賢而良督撫良將軍  
自出故敢特闡揆職以爲

明主聚精會神之地繇是

聖躬之聰明可養

聖心之權度可專有真委任隨有真責成而治效  
端可以歲月課矣臣奉

使魯藩刻日就道念古人運天下於掌上之說  
冀有補於卽今恭惟 裁幸

貼黃

輔臣之職全在舉大察定大將伏祈

特勅開諭使諸輔精神競奮且令將來膺此任  
者豁然皆曉暢其職業旁求安內攘外之真  
才以慰

聖心

六月十八日奉

聖旨這本說得是該部知道

再闡揆職疏

同日奏

再闡揆職立見忠良事竊惟擬票一事未足  
盡輔弼大臣之職而今日輔弼大臣果欲就  
擬票一事以盡厥職則亦有道焉凡諸司章  
奏其言非當卽違其事非可卽否其意非稱  
卽公未有介於兩者之間茫無定持可低可  
昂二三其斷者也所藉於擬票者正爲設誠  
觀理折衷求平使所擬果當雖偶值

聖明發改亦宜婉悉敷陳某事某事的合如何

天心至虛必能轉圜是則擬票之中具有啓沃之道若隨發隨改至于再三謂原擬者非耶豈其始有未竭之心謂原擬者是耶繼何以不堅其信

皇上孜孜求治無間巨細概期精詳所以一再奪者不過欲事理得平曉然見其斟酌處分之故原非必盡更初擬始可允愜

聖懷且以外間事理喻之郡縣詞訟申報撫按其稍重大者撫按必一駁再駁蓋亦致詳致慎

豈欲概翻初招郡縣抱公心持定見者覆報明確原招允行十固八九以

聖明天縱豈有輔臣能覆由前說果平如權衡洞如指掌而不適然樂從者乎說命曰后從諫則聖

皇上于羣臣葑菲時

賜哀收況委以股肱心膂之重論道經邦又非  
親臣小臣補闕拾遺之難爲力耶唐宰相  
李絳有云知而不言臣負上言而不用上負



臣今願諸輔臣皆以絳之志爲志可也頃自  
行人司司副倪元珙疏請閣臣擬宗各自註  
名料今日諸輔已無不殫厥心之患惟念可  
否有一定是非無屢遷謂宜淡體

聖明發改之心求至是於初擬矢至誠於覆奏則  
諸輔之品識各可自見而

皇上亦得以洞見諸輔之能明良交賡庶事康哉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以堯舜期君因  
以益稷期輔臣今日而再效責難之說固

臣之所以致其恭也若乃

本朝相業首號三楊三楊當日惟以保舉衆才  
商確六卿爲務如長院劉觀貪士奇與榮劾  
去之而舉顧佐代卒爲名臣自後楊一清翟  
鑾共舉胡世寧長院而請罷原擬王時中費  
宏亦舉姚鏌兵尚書總制三邊

世宗皇帝卽傳諭行不俟部推是輔臣之克舉其  
職者于中外大寮時時仰贊

廟斷固非獨擬票是司明矣而況或少曠於擬票

之內其可哉臣再惟

國初罷中書省

歷朝止稱閣臣欲名與事相符也邇者閣員有缺  
廷臣章請恒借枚卜爲名詳稽禹謨枚者指  
大功臣卜者謀及龜筮非謀及乃心卿士也  
與今推點閣臣事體非類語稱舜湯選於衆  
舉臯舉伊帝典曰使宅百揆于此叅酌其間  
因義定名自有攸當或云選輔猶簡在帝心  
之義也或云命揆猶俞往汝諧之義也或徑  
云推舉閣員則爵人衆共之義也務使名與  
事符以仰追

聖祖不設宰相之本意併備未議供採納焉臣旣  
恭撰前疏意猶有所未罄復此闡發同賚以  
聞

貼黃

擬票之職全在據理持平果見真是真非自  
應徹終如始臣仰體

聖明發改之意敢責難於輔臣併祈

欽定推舉閣員名色今後諸司進言務俾得體

六月十八日奉

聖旨閣臣職鉅原不止擬票這本內多有可採該部知道

中書科條陳職掌公疏

為印君王俯裁具稿  
丁丑十一月初六奏

為寫軸關軸事理相因懇定畫一之規以昭職掌以便永遵事竊惟 朝廷鼓舞臣工

絲綸罩被典至隆也臣等職掌原在書軸止因書寫久不出臣衙門各官執印照以領軸軸自不得不發迨軸一入手各官先期登寫之弊即非臣等告誡之所能禁頃臣受事以來每當關軸之際未嘗不諄諄致囑奈人情習玩法未畫一臣坐是為法受過幸蒙

聖慈矜其註誤僅從薄鐫臣感激

天恩敢不益圖策勵謹與同官僉議所首當振飭者惟 誥勅藁進呈日期宜在三九月初旬方可從容領寫除已經閣臣奏明奉 旨飭行外臣等職掌所關尚有二端謹開列上請伏乞

天語申飭使臣等得以一意奉行一曰書軸之規宜定也一曰關軸之例宜止也 綸軸光賁衡茅榮施泉壤字體筆法自有恒度必專門

素習庶幾無褻 天章臣訪得慣寫 綸軸者每日約可二軸今遇用 寶恒以數百軸計倘值 大慶覃恩軸或踰千臣等官數有限楷法多疎伏乞

聖恩曲體小臣酌從長便容掌印者據三九月見在官員以軸數配人數均平分派俟 御覽下日專精繕寫倘有不及聽各通融協助斷不許發一軸入各官之手刻日登完繳歸印官貯候用 寶則書軸有成規而數十年來

私自登寫之習可一旦溝矣其關軸則往例  
惟據吏部驗封司印照隨到隨發亦因各官  
自覓人繕寫勢須預行關領今繕寫既悉繇  
臣等則軸自不必預關臣衙門止俟印照到  
日但與掛號竝不發軸庶幾事體畫一積習  
可新視篆者得恪實遵行而免於墮誤職掌  
之辜矣再照臣衙門印務例推年淡者掌管  
頃因用寶屆期差回諸臣有資俸在臣前  
者臣未敢推諉今頒給已竣臣自合照例

謝篆但念奉職盡忠何人何我豈敢以臣一  
日之受過復貽誤於方來敬伸一得之愚俟

聖明裁奪

貼黃

臣等職在寫軸今後務使書寫一歸臣衙門  
則軸始可不發而預寫之積習自除伏祈

天語申飭著爲畫一之規永便遵守

十一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部確議具奏

分考一回奏

丁丑閏四月二十七日

遵 旨據實回奏事閏四月二十五日禮  
部爲覆試事奉

聖旨胡維孚試卷學力未克豈堪入彀且屬草殊  
欠敬慎着革去舉人發學肄業房考何人着自  
行回奏欽此欽遵臣謹據當日闈中取卷始末  
仰告

聖明臣于崇禎九年九月充順天府同考試官臣  
原習詩經因分房之日有今考選原任行人

司行人胡麒生以禮記孤經引嫌求改考試  
官左諭德黃景昉令臣調閱臣初以客經辭  
景昉謂臣官序居末例應調禮記房臣遂不  
敢堅卻循照近規題出共商文繇臣閱分房  
之後披較經義倍加敬慎禮經卷數甚少貝  
字號應中式六名取至五卷人才已竭緣係  
孤經別無他房可以借才復遍搜得文理稍  
明順者七卷臣與考試官左諭德閃仲儼廻  
環比勘欲就中擬定其一商確再四謂維孚  
卷力量雖淺詞氣差清勉取充額臣原批有  
嫩穉二字又有芳味未足惟在自克之句所  
以姑置末名止爲卷少才乏而額不可缺伏  
見數年來

聖謨洋洋日以釐正文體 頒示海內况首善之  
地尤四方所瞻與其收險僻冗濫之文有傷  
大雅寧姑存此平淺手筆或者向後工夫尚  
有可加此小臣矢慎之過欲守 功令而近  
於愚者也我

皇上聖明天縱精研典籍至于科場制義靡不博

通恭誦

明詔謂維孚學力未克此實維孚定評亦臣與典  
試二區意中成案

天言一挾如日斯照惟念臣叨與分考不能為  
皇上多得宏才厚養之士而使淺學備乏仰厯  
宸衷臣之固陋無所迓臯惟

聖恩垂察

貼黃

遵 旨據實回奏事竊照禮記房貝字號

中式定額六員偶值卷少才乏當日與典試  
官往復較勘勉取膚學姑克末卷胡維等殊  
卷原批見存可據委如

天鑒學力未克謹據實回奏

五月初五日奉

聖旨取士務拔真才豈得以卷少充額為詞陳龍  
正着再據實回奏不得支飾胡麒生既係專經  
何故求改也着明白回奏該部知道

禁書目  
錄有或  
二字全書  
海詒正  
摺



分考再回奏

五月初七日

遵

旨再據實回奏事臣伏念場中取卷  
始末前疏已明謹遵

明綸再加詳述并

將當日出題填榜事情一一備悉以瀆

天聽臣原以詩經調閱禮記房緣係客經京省近  
科出過經題未能周知慮犯重複商之考試  
官左諭德黃景昉閃仲儼二臣二臣皆習詩  
經亦如臣慮臣因于彙經堂質問麒生麒生  
出經題一紙謂皆近科所未出者約計百餘

臣從中記取斟酌比登聚奎堂臣錄正副八題呈送景昉景昉點用二題卽今之三經四經是也麒生亦擬四題景昉就中亦點用其二卽今之首經次經是也致詳致謹惟恐或違題格臣與景昉實共一心此闈中出題之始末也易書詩各房皆五百餘卷每五十而中一禮記合皿貝字各號共二百六十二卷內除皿字一百八卷貝字僅一百五十四卷而二三場不到者復不下二十卷是從一百

三十卷中額取六名纔二十而中一視各經卷倍少則取才亦倍難其事理然也貝字號取至五卷已難入目因將各備卷併送副考官仲儼求其自定仲儼畱置一日報云無甚高下原卷發回臣取視其間一卷第二篇密圈兩行其文云雖未施仁於天下而仁天下之道已萃於此我聞周道親親此之謂也又提股批沁入二字第七篇亦點數句餘卷則概無批點臣因細加覆閱置維孚卷於末名

亦萬不得已短中存長非敢以爲真優也此  
闈中取卷之始末也至十月十七夜登堂寫  
榜將竟總查各房尚缺宣府生員旦字號一  
名臣房有一備卷景昉令臣更換維孚臣卽  
從燈下覆閱見其第六篇邊幅甚短臣原批  
云疑有脫落及拆對墨卷實止數行難以入  
額而論中引用佛經色空空色數語 功令  
所禁臣亦原加批抹臣因並持兩卷詣景昉  
仲儼及提調監試各官之前比勘疵漏景昉

仲儼乃從別經補取旦字號一名而禮記房  
則仍用維孚其宣生安朝彥填入副榜蓋因  
兩卷皆款朝彥又覺多疵不得已而置彼存  
此勉取充額之意臣與考試官實同之提調  
監試及各房考官共見之矣此場中定榜之  
始末也榜旣出物議或謂維孚改經未久何  
能通曉必繇場前預擬經題夙構而成仲儼  
聞之卽以告臣臣卽以告景昉景昉謂此事  
雖係風聞不可不慎令臣呼維孚面詰之臣

遂立呼維孚公同本房所取各生今中式第  
三甲進士黃國琦朱充鰥及今回籍舉人蕭  
瑄馬國銓等似出無意從容共問何年改經  
場前曾擬經題預構數篇或與場中所出偶  
符一二否維孚聲色俱厲謂改經已近十年  
何云未久庚午科卽以禮記入場順天府科  
舉案見存可証若言預擬經題則場中經文  
宜獨稍優豈至與四書同其謏弱奄然僅居  
本房之末乎國琦充鰥等皆首肯其言臣亦

是六九壯且翻閱四經果多憂憂詹詹之態  
遂爾坦然置不復問然細念士子致議豈無  
自來爲之訪核經旬則繇維孚平日詞氣矜  
張交遊欠慎不能潛心篤學之所致爾臣因  
數數訓誨或面戒或手書令其砥行讀書勿  
妄尤人此亦長安士大夫共聞共見今維孚  
發回肄業固謏學之本分而臣於閱卷時不  
能拔士於驪黃之外仰光 菁莪棫樸之盛  
又不能因維孚闡牘以辨其習氣性情生平

自盟知言知人之學臨幾脅眩實切疚懼負  
罪莫容惟是臣幼誦匪懈之詩長熟勿欺之  
訓再煩

天諭敢或畱餘謹將場中各事始末并揭曉後物  
議緣繇備告

君父實無一字支飾以仰負

聖明勵精致治豈弟作人雅意

貼黃

場中擬題取卷填榜事分三節并揭曉後物

議緣繇各剖情實不敢一字支飾其所以勉  
取維孚之故總因乏才始終可蒙

天鑒謹再據實回奏

五月十一日奉

聖旨奏內闈中先後擬題併取卷定榜及場後物  
議等項是何情繇該部科嚴查確覈據實速奏

分考三回奏

五月廿一日

遵

旨回話事本月十五日禮部禮科覆

奏二十日奉

聖旨首善賓興大典最宜矢公矢慎胡麒生以孤  
經擬題胡維孚改經未久遂得侍中情弊顯然  
陳龍正徇收濫取閃仲儼既批沁入又行密圈  
種種可疑且據稱維孚平日狎邪舉止不端益  
負朝廷求俊至意閃仲儼等俱着回將話來該  
部科知道欽此臣謹按闈中各項情實臣前二

疏已備不敢復贅外惟

明旨謫臣狗濫

二字臣不敢致辨然亦不敢不自明闡中因  
卷少才乏故以備卷竝呈總裁求其自定當  
送卷時臣無心取誰卷也仲儼詳閱各卷無  
甚高下維孚卷本淺弱惟次篇數語頗覺清  
切遂加密圈不過從文章起見臣覆閱而取  
之分考總裁遞相推敲先後商確正電勉矢  
慎之意非敢狗仲儼也貝字號二三場不到  
者約二十卷臣閱初場時原于其內取一正

卷儘勝維孚先呈仲儼裁定矣奈後場竟缺  
臣二人相顧歎息始從備卷中補取維孚前  
疏所稱乏才充額字字真情非敢濫也但因  
批點出自副考而臣取決焉故不敢狗而似  
狗稍優者以缺後場置而淺弱者以克乏得  
之故不敢濫而實濫至閱文之際臣與麒生  
未嘗參酌片語卽經題百餘臣亦從中自擇  
第循照近規用其所擬不能防微絕嫌以致  
上煩

聖衷疑慮

明綸所謫洞照纖微臣捧誦而惕

神卽仲儼聞之亦欽

日月於萬里之外

矣若維乎平日習氣則臣自出闈以後一聞人言卽淺悚愧言者心之聲文又言之精也因言知人學問恒理而臣逃於心卽文當言取士定法而臣逃於目雖孔子有聽言觀行之訓若分言行爲兩途然臣不敢執此以自寬也讀聖賢書食清朝祿分求俊任顧收此下士以負朝廷以軫

睿念小臣之罪百舌何辭謹候斧鑕

貼黃

闈中取卷凡介在可否之間者分較與總裁互商原係舊規因少佳卷收取淺學雖不敢有徇濫之心委冒徇濫之迹謹據實回話待罪

五月三十日奉

聖旨衡文漫無主持明屬徇濫乃以卷少才乏爲辭取中情弊尚多隱飾還着另行回奏該部知



頻著回奏皆以乏才老為詞欲請其原  
 主提胡維孚到部面試原題令及作一篇  
 以文更淺陋則情有可疑若較前略優亦  
 非熟題預措且通閱之作並無筆致曲折  
 胡維孚罰信二科以鑒言房考之習  
 同考官降三級 主武罰俸三月

分考四回奏 六月初一日

四奉 明旨另行回奏事臣伏念事君勿欺  
 幼而矢志今三奏未蒙

聖鑒誠微誓積無以自容恭繹 明綸謫臣漫無

主持臣已知罪不敢辭避謫臣隱飾則臣不

敢不申言之夫衡文求俊 朝廷大典身履

至公之堂苟抱人心豈敢容一毫情弊知而

不言其罪曰欺若不知而言漫陳風影亦非

忠臣告君之道也臣前三次回奏皆據場中

事情一一剖瀝毫非飾詞所以未見諒於

聖心者止因出題一事擬自孤經而胡維孚報中  
之後不厭人望羣相指摘久而不息雖傳聞  
指摘之意原不涉臣然竊念維孚取自臣房  
卽內省無疚亦外顧難安既不敢輕率上聞  
亦豈甘隱隱默默付羣譁於不問當時曾著  
省述記一篇抄錄數紙投送士大夫一自咎  
目光之晦一自鳴心事之公但其間不書姓  
名多稱字號文體疎率今雖原稿見在不敢

作實

至尊近自維孚奉

明旨發學肄業之後始聞其

夙昔曾在麒生門下臣與麒生素無往來入  
闈之日方識其面所以麒生與維孚平日之  
交遊場外之擬議淡淺果否無從聞知難爲  
臆說卽省述記中亦未嘗及之至于場中取  
卷之際則閱文繇臣批點定奪繇閃仲儼而  
麒生始終實未嘗涉一日叅一喙天日在上  
豈敢有隻字含糊影響以仰負

聖明惟是衡文漫無主持臣罪難追謹遵

旨

另行回奏以俟 天鑒

貼黃

胡維孚以淺學充額放榜之後物議紛紜臣  
曾著省迷記以見志并近聞維孚與麒生夙  
昔有交一一據實 上達不敢隻字隱飾至  
于場中衡文麒生實未叅預謹奏

六月初五日奉

聖旨檢才公典豈得徇濫據稱胡麒生胡維孚平

日交遊明屬情弊既作省迷記如何隱飾至今  
還着封進陳龍正姑俟麒生等訊明奏奪該部  
知道

分考五回奏

六月初六日

恭進省述記事臣從舊冬出闈之後知胡維  
孚品學卑卑不厭人望譁議頗聞心甚負憾  
初欲自行簡舉附於鳴鼓之攻迨至訪求事  
實則又茫無的據然而口耳遞傳風聲時及  
臣于時欲言不得欲默不甘聊記此篇發舒  
孤憤對天地質神明望冥頑以自新聽公論  
於久定但當日止期告之士類故于稱呼之  
際多不書名今又不敢輒行改易以失本來

姓與奇号  
六部以李  
叶習款法

其間所稱胡雪田者卽胡麒生也閃中畏者  
閃仲儼也黃東厓者黃景昉也各房諸公者  
易書詩春秋各房考官也同年一友見而賀  
之者卽維孚本學師長原任順天府儒學教  
授今國子監博士曾亨應也惟戴姓士人則  
初聞時卽刻意查問而訖無主名僅存其姓  
者也文雖語語率野情則段段真誠豈圖感  
事之小鳴終乃仰通乎  
天聽臣伏念此

是關鍵止有二端在場中則經題擬自專經

在場後則聞維孚之有物議其餘辨說雖多  
總不過訓戒維孚耳臣第一疏云臣以詩經  
調閱禮記循照舊規題出共商第二疏更詳  
擬題始末兼述物議緣繇此二者實記中窾  
要而所謂屢屢訓誨維孚或面戒或手書卽  
指記中釋英雄二字釋虚心釋不較諸說而  
云則前二疏已將省述記所載情事一一備  
告之  
君父矣特  
至尊之前不敢以

鳴訴朋友之文率爾上瀆故未提出省述記

三字此又微臣陳言次序之愚衷雖意主於  
敬慎而迹類於隱飾臣之罪也謹遵

旨將省述記原稿繕寫隨本封 進恭塵

聖覽

計進

省述記一本

貼黃

臣初述此記時止欲白之士林所以行文疎  
率全未簡點今呈

至尊又不敢改易原稿謹將其中諸人姓名逐一

開明 進覽伏乞

聖明原臣本情宥臣草野之罪

六月初九日奉

聖旨這省述記情弊顯然着該部訊議具奏

省述記初不該作後又不該呈 覽仍一記可印  
其肩凡涉同殊之事以一記白之自取其咎耳

此後黃閃胡三人作何要治陳先生銜職否  
皆未分曉以此等事正史不及紀野乘亦未  
見

按省述記呈 御覽則清弊可疑  
使佐吏為之必姑容隱此獨不尔蓋  
理學之發見也

光緒癸卯一月月彊考壠蒙史  
讀時年六十有六

幾亭續文錄卷之二

書

復劉念臺先生一

所教真做工夫人日異而月不同誠然誠然向時  
閒靜雖未得一旦豁然光景猶時時覺有新趣兩  
載來日事應酬未嘗敢耽鶩嗜愆然動邊旣多便  
覺氣浮心塞此動靜不合之病殊可苦也說了便  
休是晚世講學人通弊所以致俗子指摘譏議正  
繇于此某自課課人全在日用人倫但着意踐履



本體未通。所謂躬行君子。行道而有得於心。未知如何方是。又事前多預想。事後多迴想。無事多妄想。此乃習氣糾纏。用功不切之罪。所深愧於大君子者。願提綱扼要。有以醒豁之。經世之法。除格君外。無從下手。必不得已。先格當路之心。而機緣自天。亦難強奏。若徑從尊賢使能。足食足兵說起。縱十分透切。誰與聽用。且今市井譁囂之日。既非親臣。又無言責。不欲與此輩爭長。口舌之間。冒干澤求知之嫌。故稍需之耳。制治綱領。俟時至。幾湊終

當一爲拈出。

復念臺先生二

台諭此中猶有沾帶。最是然沾帶何事。不出陽明先生所云。色利名根。若無事時。一一搜剔淨盡。使赤蕩蕩地。妄想何緣萌蘖。此政老先生今日能事。某功夫尚疎。理欲雙行。惟勉自策厲。期無負至教耳。至于思索經籍義理。研究民物利病。此二端又在嗜慾妄想之外。度至人應并無之。不然。何名寂然不動。何名不思而得。所以禪家訶之爲理障事。

障但不知周公繼日之思與不動不思是一是二。此機殊未易識。幸卒教之。德州盧戶部紫芝超然塵壒之外。自是學道良器。聞道駕徘徊其境。必來請益。幸指示頭腦。俾知所專務。早有成就。當亦世界上一倚賴人也。匡救世道無過造就人才。造就人才無過發明學問之道。老先生身雖日遠。心豈忘民。沿途凡有所遇。願皆留意物色。而指點之。雖某平昔猶行此意。況海內宗依者乎。俚說二條。謹錄扇頭請政。

致念臺先生三

老先生向日處。不用不舍之間。宜退。甫出國門。而虜警猝聞。日迫一日。揆之大臣不忍忘君之義。宜還。還而鎮定民心。商守禦之宜。俟事平。隨復求退。未晚也。某所知若此。其他形迹世情。與不相諒之議論。非所敢知。亦非大臣所當計。惟老先生以義決之。

寄念臺先生四

先生身雖去。國心不忘。君言舉朝所不敢言。

原自有在、所重不必在論刑。含沙者亦不以其論刑也。或疑先生此出此歸、似未有救世之功。然舍之則藏、義自不失。且使天下見儒者、真有銖視軒冕之致、寧諤諤而爲氓、毋默默而爲臣。于以維士氣、感人心、亦所以爲救也。抵家園日、想胸中無事、專事講習、性地愈徹。他日倘復出山、作用自愈妙。總之時時關係世道、在朝在野、豈真判然兩截耶。敝同門汪濟源新蒞貴邑、臨行下問、弟以事賢大夫之說進、願先生于爲政原本、并地方一切事宜。

肝膈示之。此中亦有謂山陰素號難治、純任朴誠、恐難坐理。某笑謂山會人狡者、俱在京師各衙門作書辦。其留家者、大都愿人也。正可誠感。豈藉威恇術御哉。聞者亦以爲然。總之有先生在、做同門本領、純正無憂、伎倆之或窮矣。近來第一大憂是夷丁數千、養在都城、幸賴王司馬委蛇善誘、中外相得以漸遠之。雖散處畿輔、未能脫然罷去。然較初時襍禁旅團操、相去懸矣。此司馬一功、可詠可歌、足爲其家文成增色者。量先生所樂聞、附及。

復張二無太僕

夙聞台翁留心性命。然衆傳以爲參悟無生。前晤時。尚未及深探宗旨。先以小言求政。乃蒙印可。至此。向來潛思密體。得生生二字。爲學問康濟根宗。實覺一以貫之。不與儒先異。未嘗盡與儒先同。將謂俟諸百世。朋儕中雖多同味。然真信及者亦少。今台翁抉出善莫善於生。則學術異同。心性密微。道教源流。一齊迸破。弟一二十年來。體認翁兄頃刻洞了之矣。卽弟又何必遠俟百世哉。深感深幸。

至于究生生之用。則有天焉。據目前所處。隨分爲之。若滿其量。聽諸莫爲而爲。莫致而至者。非人之所能期也。後有天民大人得志行道。畢竟是此精神。是此作用。則亦百世俟之而不惑矣。弟形神蹇劣。無濟世之福。感翁兄知信之深。不覺披露。

張二無來書

瑋得從屠愚老。屈指救時巨手。首舉台翁。則以爲管葛一流人。及見台翁氣靜而神旺。言簡而理邃。私竊欽嘆。必非無本而浪矜事功者。讀大

刻乃知台翁極深於性命之際而經濟文章固所謂有源以迓浦者也。不肖徧讀理學書垂二十年矣。每疑主靜觀中既無以大異乎佛老之說而拘文狗象又無以深服乎佛老之心。今台翁提出生生二字。本于大易而鬯於孟子。猛獸洪水夷狄詖淫之害。生決排兼驅閑距之留。生善莫善于生。而後無善無不善之說破。生莫大于倫。而後無父無君之教不尊。運此爲經濟則皆生天下之事也。演此爲文章則皆生天下之

言也。人知考亭精神在倫理而台翁獨確然以爲實悟。人知新建門庭在覺悟而台翁獨確然以爲盡倫。使兩賢復生必拱手稱快。而後人之師兩賢者亦無幾微少憾。台翁之功大矣哉。至若教慈於家。同善於鄉。條刑於邑。疏兵農於朝。無時不培此生生之心。無處不慊此生生之量。台翁真能以顏孟之心。抒管葛之畧者。恨此生識台翁之晚。而始之擬台翁者之淺也。

復吳子往師

居京邸將一歲矣。雖無政事，每日仍有一半應酬。但就應酬中擇善而言，選賢而親，隨其所懷，偶與提醒。然語經濟事功，猶有數人聞而踴躍，商及身心無樂聞者，故亦不敢輕發。惟同年中有范評事，名士髦者，氣靜而心細，兼喜玄門，京紳有金鉉者，少年志高，方極意邁往。山陰章格非朴真淡素，彷彿劉念翁先生，而曉暢時務過之，惜奉封差歸矣。其餘才人尚有學人未遇。正性雖愛閒，勢須隨眾。即時自提醒，不敢墮落，因少人夾持，漸磨殊覺無

精進處。蓋此學不待馳逐世味，方至失隘，但混混放鬆，便憂下達去矣。看來京師決非進學之場，居官決無聞道之日。救時之志既無可施，而徒碌碌污塵，使心性無出頭為世為身，全失無得者。實今日之宦途是也。一面仕宦，一面進修，想惟濂溪明道能之。此外無不于隱居習靜得力。高忠憲師屢屢言此，蓋其得於親試，拈以示人，豈欺我哉。若論經濟，則須格心知人，方可安內攘外。目中未見如此人，太抵只少一良相，一中樞，一大將耳。堪冢宰

摠憲以下者。尚有之。亦未知嚮用何期也。吾師靜坐一生。固是熟境。今靜中一念不起。否。政欲聞此消息。秋仲歸來。當細請之。

答魏子一

事無不可為。時亦無不可為。患無能為之人。與不用能為之人耳。夫子所云不可。正指此也。非時勢也。今日奴焰已張。四鄰具併。又得我叛將叛兵。諸艘。然度其布置。必不以孔耿二賊置腹心。提重兵。不過使揚帆數處。為奇以牽我。而正兵仍從陸入。

應是明後歲事。今未大動也。全賴廟堂厝置得宜。有一謝東山。便當帖然無恙。何如何如。尊先塋。細查會典。三品製七十步。各從中心量數。至邊是四面皆百四十步。為地八十七畝。有奇。例應豁糧。因具呈稍縮于此。內以稱尊公雅意。司馬溫公言。品官墳塋。石獸。總以不用為宜。蓋凡朝廷恩禮。規制不可溢于外。不妨自貶損于內。忠臣孝子。別有深心。尊公品級。與黃太僕同。然愚意。免糧之數。不準太僕例。而準會典。且更損其奇零。雖一事。

而體國愛民法。今傳後覺于名賢分內所得爲多。又有愚思兼爲高明廣言之。吾邑大臣名臣未多。賜瑩寥寥自當仰遵國恩。豁免瑩糧。設令嗣今以往名公鉅卿相繼輩出。如江右之吉安。閩之晉江。魯之新城。數百年內。賜瑩相望而通邑土田不多。家家照例豁糧。小民之輸漸重矣。不知希文君實處此。又別有權度。參民情而曲體王仁者。否乎。此亦世間必有之事。後賢所當斟酌之理。遇子一高明偶闡及之。使後來有志爲希文君實者。援作公案也。

與劉湛六修撰

年翁不染一事于凡性命經綸之學。新新無疆。端可必也。長安于官攸聚。友天下之善士。不知其間有真悟真修真才真膽。仰堪資啓沃。下可靖禍亂。如陽明先生其人者乎。年翁深識治原。夙昔注意。人才處京師。漸久必有衡量。深願聞之。目今事宜。莫要于生財。莫急于平流寇。惜向來持籌者。以取民爲理財之法。以調客兵爲平寇之方。若能頓反。



其計置取而議生置調兵而議求將庶乎功效可期年翁雖不當其任然鼎言足以見信於時密告當事別開心胸所造於國脉民生匪細

致呂東川銓部一

復其訪問人才

客秋言別賜以高韻每搖清風如日侍几席也歸來目對湖山手披詩書甚自怡悅惟不得時親大賢缺此段受益處耳流寇之亂漸及江南歿喪逃亾賦額將闕皆繇地方無良牧所致而牧民之吏何以一時槩多循良何以一時槩多浮浪不約而

同豈非用人之地有使之者與銓政不清吏治何繇得善吏治壞則民生危自然之理也惟台臺專意人才肅清銓政使天下守令賢否瞭如列眉彰之瘕之初而感動久而變化此實固民心撫彫瘵平流寇之原本矣天下必有佳吏部方使司農樞密有所倚賴今日舍台臺奚歸乎鄙人自課之餘間亦推考人物惟見舊京兆劉念臺高潔真素三十年仕途借廬數楹田七十畝耳初意其微露圭角及親謁之乃甚有弘度遠識穆然寬和蓋數年

來學問、視前又進。此等人才、世間有幾、而閣之山野、使國家不收其毛髮之用、豈不惜哉。原嘉湖參政蔡雲怡、前督學江右、公清持法、丕變士風、爲十三省第一宗師、備兵嘉湖、未幾、卽計擒宿盜巨魁屠丑、除十餘年積患、蓋超然無欲、而才足有爲。雖奉長齋、親僧徒、不妨其經綸實事。今服將闋、若仍用之浙中、使得竟其設施、或以整軍實、或以清錢穀、或以總刑名、無所不宜。千里之間、裨福多矣。守令惟聞桃源宰龔君爲江南第一、然耳而未目、當

俟冬杪過彼地、問之民口、觀其爲人、乃可得其真耳。自餘賢才雖衆、未入見聞、從容更求。新到學使者劉乾所、雖未見行事、然已微聞風采。若能使全浙士風化囂爲靖、孰非台臺推轂之功哉。

寄呂東川銓部二

新進卑末、趨踰屬下、台臺超脫格套、俯而交之、待以心膂、訪以人才。不惟信其有心、若兼賞其有目者、弟雖非其人、而台臺之心神目力、則當世之眞冢宰、眞輔弼也。前有尺幅、附友人轉報、友人以銓

衡清嚴留繳敵筈。東方入都。而台臺事親念殷。俞命榮旋矣。仲秋奴警紛然。都人士幾無措躬之地。若台臺在事。早酌邊撫邊道。俾各得人。奴何從入。萬一出吾不意。侵薄內地。亦推舉一二賢能。出奇制敵。太上殲之。次猶驅之出塞。豈至辱國飽颺。使往來如無人之境耶。此間俊傑不少。致治定亂。亦各有人。但少集思廣益片席耳。睠懷無已。書扇一握。殆古人預爲台臺寫照。敢以爲祝。客夏原啓。併附塵覽。聊見當時報命之意。且言後徵驗到。

今亦有可覆者存。

與馮鄴仙掌垣一

近見

明旨以後殘破州縣。卽于保舉堪在內。

遴核銓補。不得以庸劣充數。此事關係安危至大。銓部必大加斟酌。妙有變通。若照例掣籤。則用人才適以陷人才。安地方適以誤地方。非所以曲體聖明之意也。牧民與定亂殊科。原保舉之自。或因行誼。或因節操。或因文墨。非盡邊才。其間或十有其一耳。銓宰卽具眼。卽盡心。豈若人之自知。

應將殘破州縣分別開列。特立減俸超遷之法。聽長才者自量。甘承方于。明旨堪任。遴核語意相合。弟觀政。部課稽考。選法議條。對頗詳。倘蒙採納。特題一疏。將見在保舉人員。并將來新甲科。悉做此意。銓授。于以成就人才。奠安疆土。保護生靈。陽德陰功。蓋不可計也。且招撫一新民。卽免生一新賊。舊賊知有安頓彼身之處。亦將日就解散。則此事又與蕩平流寇相關。蓋今日賊勢必得良有司。而後良將可以奏功。及明綸之新降爲之。

紬繹開陳。實治安一大機會也。祈卽日留意。

與馮鄴仙戶掌垣二

頃新選諸公議餉。欽命貴垣酌議。此民命邦本所關。決須擇善而從。兼收並用。非所行于此等事也。聞老年翁開籍尚需二十左右。恐事幾難待。大司農一清自持。未講于生財愛民之道。專賴大仁大勇。殫力維持。庶令一切掊剋騷動之說。密受消融耳。上紓國脈。下救蒼生。中種陰德。時乎時乎。還祈台駕卽日入朝。蘇倒懸之望。必欲靜養則。

乞與章格老年翁詳計而堅主之前讀均糧溢地  
牧地諸章片片赤心可告 祖宗可負古聖今  
此事所關尤急萬望爲四海之民請命

復寧前道蔡雲怡大叅一

遼局未嘗不可爲欲轉遼局須聽方叔召虎放膽  
勞畫欲方召放膽須有張仲在中主持祖臺識此  
意今復身歷邊疆宜手指之鑿鑿矣平日實心體  
驗理義出而任吏治卽體驗吏治任邊情卽體驗  
邊情自然一一通曉通曉便敢擔當古人所以云

不難任事難曉事也前見祖臺榮移之初深懷謙  
遜謙遜真擔當乃真他人汎汎嘗試者事內亦如  
事外事後仍如事前舉世而然誰可告語遼事乃  
今日本病本病治則餘病漸消亦惟祖臺開此明  
目他醫因病久症雜蓋忘其本矣推賢薦能非小  
臣事而有其秉彜正昔人所謂聊盡吾心者選將  
墾荒用間三者畧盡兵家大端而人皆高閣之惟  
增兵增餉調客兵爲長策真使人搥胸而嘆也

復蔡雲怡大叅二

人身精氣靜養則滋生。運用則條暢。所謂運用者。在朝則諫行言聽。在外則利興害除。苟如此。則勞而條暢。與逸而滋生。未相遠也。惟有懷靡同。舉動掣肘。致志士貞臣。慨焉發邁軸之歎。墾屯是今日理財用兵第一義。申明祖制永不起科四字。是與屯墾荒第一義。愚建此說十餘年來。相合者。往惟見鍾樗園掌垣。今惟見老祖臺耳。當事若能堅主此說。邊事必可救。若拖泥帶水云。量與起科。或云緩議起科。畢竟難爲也。讀與屯稿及啓司農

書鑿鑿訐謨。卽如宣大盧制臺。今歲墾屯畧有成。驗惜未及洞開四字。關鈕年久未知何如。都門同志風骨議論矯矯絕塵者。量有數公。經世大業。尚未數數聞也。辱下詢。敢披瀝之。

復蔡雲怡大叅三

虜警頻聞。盧制臺疏明謂東酋是則。祖宗臣庶之大仇。我萬無可撫之義。歷年去來自如。彼萬無求撫之情。金繒入手。寇掠隨之。虛我府庫。弛我將士。助彼飽騰。爲禍無窮。萬無可撫之勢。有何難見。

而或乃模糊於東西之間欲以馬市爲名幸而

聖武赫然未之許也此誠

宗社安危之大機

前者所云妙用意誠有在聖賢大行亦用也知幾亦用也救時之爲用亦妙也潔身之爲用亦妙也晤幻生兄相與談此有莫逆之趣又因以思士如陸子敏武緯文經具備如凌幻生殆翩然逸民之致軍師之才而祖臺皆與爲素交鑒賞所及畧極天下之選古所謂知人能得士矣當何道之不可謀何業之不可濟何大任之不可勝哉顧尚須其時則知幾潔身有先哲之芳躅

復蔡雲怡大叅四

東信萬無可撫可和之理今日祖臺行藏正當以此事決之若以講賞爲虛名內備爲實着且相左右以待時會倘實恃撫賞爲目前苟免之計陽探陰結則邊禍必不可免而身禍亦所必至委蛇其間異日者寧得超然評論之外乎武侯鞠躬親受委寄誼無可辭以故不計成敗利鈍然亦操縱在手智力所展猶有成與利焉此身苟存實未嘗大

敗大鈍辱我國家揆誼審勢以身殉之固其所也  
使當年不膺重寄他人統元戎而孔明參佐之南  
陽復卧不後莘耕矣鞠躬知幾時異而非道殊也  
今日興屯飭武則宜鞠躬墮狡謀蓄大禍則宜知  
幾祖臺毫無成心有寧靜淡泊之素于此豈啻燭  
照耶

與金一箴民部

皖撫史道翁當世名賢大江保障全浙賴之弟向  
來內顧之憂于今稍釋矣翁臺素稱其高品虛懷

弟深念蒼生不覺饒舌錄出古事一小冊名曰平  
寇五機每機止一事引而伸之神而明之綽乎有  
餘也明地勢乃兵家第一義須覓精細數人于瀧  
賊未至之前水陸分投體察何處可截其來何處  
可邀其去何處可伏人伏弩伏砲以待之各各畫  
圖貼說使所轄境內山川險阻關隘諸處了了  
在胸分兵遣將方有把握可以合宜人才則有吳繼  
臯汪之廣皆其所治懷寧人吳練鄉兵五百觀其  
條約井井有理汪亦練二百乙亥偕渡江破賊此



已試之才可獎而用之。且風厲其餘也。此外有崇明庠士施之炳。見居虎丘山塘。獨精水師。于守江宸爲要務。所著各議。原爲江南設。訶指微有低昂。若用之江北。當更有因地制流之意。第丙子曾薦之。張玉筍撫臺。倘未盡其用。亦可招而致之外。更有蒞蕘之見。欲罄告翁臺。轉啓道翁。竊聞道翁素得士民心。民間親上。夙長之風。所不必論。古語云。爲將固應有怯時。趙充國王忠嗣。初爲裨將。皆身先士卒。及統元戎。居重鎮。則持重蓄威。動求萬全。非位尊而惜其身也。元帥者三軍之司命。不可不慎也。願以此爲道翁祝。若田單黃金橫帶。魯連早知其攻狄之不下。則正以養尊處優。不先士卒之故。此凡帥所當戒。而豈足爲有道慮哉。浙直數千里。生靈托在一人之身。任者不得不自重。賴之者不敢不代爲珍重。特煩翁臺吹簫其間。無事之功。無形之仁。汗青莫能紀已。

復安慶撫臺史道鄰一

台臺愛國愛民。至誠感孚。鄰封士庶。靡不跂踵。

而又竊聞虛衷好善、微長畢收、以此心事識度、必足奏膚功報。主知皖江波恬、卽三吳有安瀾之慶。三吳寧謐、卽兩浙不驚。此愚衷之所以懇懇、倦倦、惓惓、其茫昧而思效其葑菲也。顧以繁戟森嚴、亦懷未同之恐、特告之貴同年伯玉、傳達涓埃、或可採取十一、而不虞曠懷明眼、見五機則契之、見鄙劄則契之、見奇畧則賞之、見所汲引草茅之士、則聘召之、于不謀面之區區、言聽計從、非真與國同休、與民一體、烏能至是。更欲獻所未盡、然事難遙

度、兵難預測、撮其大要、只在好謀用間、相地形、三端用間、則我知彼、彼不知我、夫然後有謀可施、謀定則自有坐困流寇之理、因地設奇、不專恃戰、迨事機所至、出其不意、必一戰可以大挫之、而我兵不傷、此方是可戰之時會也。然好謀用間二者皆在、招致奇士以行之、除陸生五錫已蒙延召外、更有臧雲卿、王世熊諸人者、其才術大小純駁不同、皆可備軍中出奇制勝之用、其相地形一端、前奏已詳、百惟蚤計、佳紬遠頌、敬當製爲一袍、彰切體

之賜

致史道鄰撫臺二

奉手諭真古大臣蒞蕘之詢也。反覆思維戰守之道。各有二言。固境內之人心。清外來之奸細。足以禦寇矣。搜所部之奇才。因敵人之間諜。足以盪寇矣。清奸之要。惟我民既固。彼自無所容。而因間之妙。則又必先得奇才。然後可委而用之。如裴中立。必得李愬爲將。然後能餌李祐而得其死力也。台臺忠信得民。積累有年。無容贊一詞。今漸登中立

之階。要在識拔將才耳。頃聞留臺成保慈言。其友歸德通判顏則孔。抱聖賢之志。勵許夷之節。負頗牧之才。靈能慮變。靜足鎮狎。保慈所云。應必無爽。方圖聞之。左右而台薦已先及之。深爲江南北生靈手額。果得若人。委而任之。十年流氛。不足平也。

與陸振羽

撫臺史公。國之大臣。今之古人也。精誠惠愛。好賢求士。一聞愚言。遂千里而招聘。門下今爲門下計。報知己。建功名。正在此時。思一布衣之身。幸遇

賢哲殫智竭能除流寇庇生民使浙直數千里之間皆門下默造其福則是可以延壽命可以蔭子孫第一大樂事也再思以布衣之身抱奇自喜淹伏二十餘年忽逢知己可暢奇猷事成之日聲布海內名垂竹帛不負人生作一世男兒第二大樂事也設機造阱全憑地勢一至軍中須密稟撫臺選心目精巧素諳地利者數人與之潛往相度一切山谷蹊徑與窳冷靜賊所潛度潛迹必經之處乘閒暇時皆熟悉之隨其所宜造何機伏何器預為布置務使財不多費機無虛設賊來或擒或殺必大創之此則殺人之事不忍言樂然彼屠吾民故亦不得已而屠之且此後方可用解散撫綏以殺止殺雖謂之第三樂事可也然史公麾下大抵奇士非一願與之同心協力各竭所長共報明府勿如武弁常態懷嫉妬之心此明知雅度所不為然上智之士亦當為下愚之防蓋必以前三事立心以後一事致戒方可不負向來期許并不負史公一段真誠耳倦切倦切

復李灌溪侍御

台意隆殷敢不仰報知人疏當最先。雖眾思所同。而欲使踈遠小臣亦得輪侍直言。此則台慮所獨至也。觀人良法實無踰此。賞罰疏當次上。雖屬一事。乃當機要。着養才疏則稍後之。養育人才本是第一根本之議。百事出于人才。人才出于學宮。此枝葉中之根本也。但與其責成教官不如精擇督學之臣。推而上之。擇督學者又屬何人。則僅僅求精於千百教官。或恐煩而未效。殆猶根本中之枝葉也。故此疏且可後。總以答咸虛之盛。無復引嫌。

寄張石帆畿南按臺

緬維錦里捧觴天倫盛事。因出其親親之樂。意察吏以安民。能使山岳動搖。亦能使海波寧謐。舍親李灌老名世高賢。乃得正大真誠。虛懷樂善。如年兄者代之。賢賢相接。彼中士民何幸。官於其地者亦何幸也。憶京邸時。台駕連日頻過。及聆色笑。則專以朝政民瘼爲念。似謂弟之愚蒙亦素懷是心。或有芻蕘之一得。而惓惓下詢之也。此豈時賢

所及卽同籍兄弟中有幾哉。今者代

天澄清

畿輔事之當興當革。官之當激當揚。在掌握間。詢度。飯謀周爰普及。可採者必多。弘慈不日而馳千里矣。嘗聞豫中士夫言。今昌鎮少司馬李緝老之。亦豫也。竊能用人。而所尤親信者二司理。一爲成保慈。一爲萬吉人。地方利弊無不釐剔合宜。成萬二公旣得展布底蘊。而緝翁坐成盛治。對人每云。吾作按院無他長。惟能令此二人舒其所長。爲一快耳。蓋謙冲中之自喻。適志如此。年兄所蒞連城。數十亦必有循良異能。郡縣長吏如成萬二公其人者在焉。聞大名司理南君廉能茂著。見褒於灌翁。試物色而拂拭之。弟與南公未有一面。因灌翁薦。刻意其爲賢。輒以仰聞。

復姚澹南侍御

茶馬正當今急務。雖良將精兵。必得上駟。乃可展力制勝。漢中興安運。茶咽喉。旣爲賊梗。則別隘私販勢所必至。過之之權。雖老年翁總其成。而鞭長莫及。亦自然之勢也。計惟彼地司道與隘口逼近。

若肯盡力設法爲之控制私販可斷台諭謂疾呼  
莫應殆亦積習使然嘗念劉忠宣公出撫時諸司  
曾徂宿習彼此文移往來空了故事忠宣乃自創  
一法除去文移并督撫封套諸式各用小箋直列  
地方切要事宜相與商量應何層置應何救濟幅  
尾則親筆書云大夏頓首自是後各司道府感畏  
交切奉命恐後百廢具舉今日台臺或亦可發此  
一段至誠上配忠宣之猷烈否乎倘如此而猶有  
呼之不應者則麻木痿痺者也矧石鍼鋸于此特  
用敢不翁服尹翁歸傳所謂其負翁歸罰亦必行  
彼二千石猶然況台臺奉天威而出者耶法  
病則救之以人勢窮則格之以道明問肫肫不覺  
舉昔賢芳規以對

與李唐谷兵垣

戊寅六月初二

午飯畢獨坐觀書忽窻紙大震屋塵飛墜街市人  
聲叫呼動地急起步庭中四望則西北烟雲冲突  
千丈知爲安民厥復失事也兩月之內若北若西  
再罹奇慘碎若干人骨腦傾若干家屋廬費若干

錢糧工作安民乎危民乎天耶人耶熒惑之應歟。憶自天啓以來無日不以火藥為事甲子至今十三四年間五六火矣匠作不謹耶此何物也敢戲淪至是奸細所為耶彼亦有身命何以自脫意者藥積則火有時自發耶嘗聞積油發火積草發火以皆為火所附也況藥性燥烈視油若草更甚乎為今日計火藥不得不積而積之之數則應少減積之之法不可不一變通第頃見聖心恐懼半月內出位進言至再今此事若復曉曉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是以不敢年兄則言官也無事不可言況在兵言兵又因火警在天之日言地上之火災乎時哉不可稽

復張符九

天民則總是天民在選世即遞世在用世即用世在舉業即稱舉業之天民耳翁兄勿疑往者陶然一酌忘賓忘主想元亮柴桑相對風味近之大集遠眺長廊梧影散步高吟一如擊筑彈絲一如陳風披雅或似洛陽少年或似幽燕老將合翁兄本



色而變現耳。所論裴郭諸公資勝於學而獨推武  
侯足稱具眼。然僅謂達可行於一隅。其實一隅猶  
天下也。三顧之殷。鼎益之分。時則使之。非不能行  
於天下者也。故愚嘗謂武侯直孟子後一人。少陵  
詩云。伯仲之間見伊呂。真武侯知己矣。外聞貴邑  
有求僉三倉斗級之議。此事甚累各邑之糧長。而  
無裨貴邑之軍家。不過爲包頭衙役生意耳。且今  
年三月新奉李兵尊准革行府甫具遵依。未兩月  
開劍出一牌行刑廳議復。夫刑廳府堂雖各爲衙  
門。不及照會。然道尊則固一人也。條革條復。得無  
微傷政體乎。奸胥之朦朧簸弄亦已甚矣。敝邑及  
平湖俱已申文稟明。不落奸計。翁兄晤朱父母。幸  
一語及之。數邑糧長默受台惠無窮。而莫識所從  
來。此所謂陰德也。弟此等發意出言。最近迂愚。然  
特敢以迂愚之說進。

復鹽臺賈道軋公祖

企慕德星。每欲以學問仰正。幸爲法星。來蒞吾浙。  
雖晉謁須臾。而須臾不離功夫。便從此須臾氣象。

間望見。又蒙指教。時或沁入。微衷時或超出。素懷  
悅豫無已。且區區所述學言。觀者不以爲迂。卽以  
爲與。惟祖臺賞鑒印合。至或字字同符。某何修而  
獲知已於當世。又何幸而快遇明師於目前。平生  
慰愜實未有倫比也。戴德而北。日念世界多虞。沿  
途凡遇當事有心人。便當隨處效愚。爲之補偏救  
弊。衍祖臺之德化於萬一。亦庶幾不負夙心。而大  
君子惻隱至誠。翰儀遠頒。豈同尋常交際。實欲益  
勉。不肖使尊所聞行所知。隱居筮仕。始終一致。而  
引之乎無窮之門也。捧讀再四。感動肺切。倘居鄉  
而無以佐民生。廷獻而無以俾國。是對大臣。  
不進以安富尊榮之策。對寮友子弟。不發其孝弟  
忠信之心。則所學謂何真亦一自了漢。稍不真卽  
天地間大罪人矣。抵都晤朱勉翁公祖。敬當代致  
尊誠。

公啓學憲黎博菴公祖

爲徐蘧知  
學役事

敝邑學役積蠹有年。向來諸生含憤已深。不無忌  
器。自戊辰冬。徐廣文蒞止以來。每事裁抑清查。始

稍寧戢。蓋其飭躬範下。實度越前人遠甚。客冬計  
 偕諸役。意其俸滿不復來。漸逞故態。諸生用是有  
 公呈之舉。昌言不諱。以助廣文釐剔之勞。冀有成  
 績也。蒙祖臺洞燭嚴究。仍飭榜禁。署篆麥三府爰  
 書上讞。業已得情。惟是廣文數年苦心。今已遷國  
 博。特欲覩此事之就緒。未忍遽行懇祈。俯鑒厥誠。  
 便與詳奪。載列貞珉。以永風厲。俾嗣茲以往。多士  
 以體統見重。皆為樂育之譽。髦師長以模範自期。  
 皆為正身之君子。各役以減趾相戒。亦成易使之

小人。是祖臺之德溥於鈞天。而澤長於洙泗也。將  
 全浙之儀型。于是乎在。豈惟敝邑幸復小鄒魯之  
 故觀。又豈惟徐學博獲遂其拮据之本願哉。

公啓守道陳繡谷公祖 為南運仍舊總批

客冬軫災一節。具見祖臺為國愛民。殷憂早計。  
 有過於生輩之自護維桑者。既幸親接德音。退而  
 私相告語。非獨為一邑慶。實為全浙得福星慶也。  
 自是以來。闔闔安生。里遞安業。種種大造。猶日星  
 麗而風雨時。民間第飲天之和。而相忘於天功。茲

有懇者。敝邑南運糧長。向來止領總批。此係丁清惠居南太常時。面啓司農。得爲定例。頃蒙憲檄。欲照各邑。仍改散批。仰惟台旨。恐糧解完納有先後。各令自便。但敝邑解戶。人各早輸。縱令微有參差。不致大相懸絕。相習已久。願候總批。其畱都一切。使用罪贖。較之散批。所省實甚。縷縷下情。業懇縣父母轉申。諸所未詳。合詞代籲。非獨曲宣民隱。實仰體祖臺軫恤里逖之淺仁。不敢有懷而默默也。自今以往。糧解所省。孰非大仁之賜耶。

致巡嘉道葉香城公祖

憶昔虛懷下詢。弟仰對以鄉邑利病。大都所重在弭盜安民。而邑中尤關切者二事。則前對未暇詳者。一曰三店地方。介乎秀水嘉善之間。盜賊淵藪。白晝劫客舟。毫無顧忌。失主訴之嘉善。則遁而之秀水。隔屬不能關訴之秀水。則秀水從無失事。不代理嘉善被劫之民也。蓋三店乃敝邑至艱城必繇之路。而秀水人至嘉善者絕少。以故被劫皆敝邑客商士民。此風已十餘年。至今益熾。此惟老祖

臺心思威命可救一方行旅。伏祈蒞止之日沈機  
密運。不露鍼鋙。惟拔麾下一二忠良精巧之人。囑  
令默訪積窩。并其渠魁。置之重辟。餘則聽令自新。  
嚴設十家牌法。互相保舉。庶幾盜賊可息。民生可  
安。又敝邑李父母。倣朱文公遺意。製社倉。自捐歷  
年俸資。數百金。爲倡。邑紳許助。約有二三千金。此  
實預安窮民至良之法。非但敝邑宜殫力奉行。卽  
他境聞風。所宜倣倣。懇祈祖臺于郡邑諸公。祖父  
母晉謁時。特爾提出。爲贊揚使。已行者益堅。未

行者感動千里。窮黎皆隱隱含仁人之膏而飲其  
醇。卽今日之文公也。貴縣蔡雲翁公祖。前亦秉憲  
浙西。恩威兼著。爲數十年來第一人。便晤間。或一  
咨詢。亦問途已經之意。前賢后哲。迭相輝映。皆出  
玉峯。真非偶然。愚于是益信蒼天之有意吾民矣。

公啓署篆麥三府

爲銀匠  
解金花

頃承貴役二人口傳。台命欲酌起解金花事。生等  
向聞此役銀匠之累。一解戶之累。三用銀匠。則投  
櫃時不敢任情面收色銀。傾銷時亦甚便。惟解赴

省城有書背需索之苦所謂一累也若改僉解戶則省城需索之苦無異而銀匠以事屬糧長漫不關心投櫃則成色雜收傾銷則分外估耗多此二累故向來以解戶屬銀匠使自任其責洵屬良規不但敝鄉卽蘇松皆然今台臺欲更空役起解錢糧重務生等未敢以改弦之說進也惟祖臺珍重酌之

公啓同邑諸老

阻鄉兵事

頃者加丁錢練鄉兵一議最擾民最難行當寢無疑而直言當寢又覺未便仲夏曾與錢牧翁一柬已轉致蘇撫張玉翁當時雖未知有此事然所議頗與關涉謹錄一通送覽倘邑父母咨訪專及望翁臺爲民主持若蘇撫能行鄙議鄉兵之說自在其中倘未如願亦斷斷難以齊魯之民情事宜概望之我浙也豈有原丁止銀四分而頓加一二十文又豈有日食八文之鄉兵可戰可守者哉

啓喬聖任按院公祖

敝邑社倉事已垂成昨台諭至彼中當令通省做

倣且願躬先倡捐以風下吏德意流行自應速於  
置郵昔朱文公行之一鄉其後朝廷聞之詔頒其  
法於諸路今祖臺因敝邑而普之七十六州縣自  
一時而利賴無疆報命之日入告我后通行寰宇  
慰 聖明憫恤災災之心斯實有利而無弊之  
舉也竊念文公此法之善全在民間自主不以官  
法與之蓋官長倡捐鄉紳大戶必助成其事擇人  
輪管民與民相授受有出納之便無耗蠹之虞若  
置冊道府每年每季牌票稽查則一番差役一番  
使費至良之法卽爲書胥所蠹矣大仁必大智創  
始必慮終敢獻其愚

寄迎李謙菴父母一

京邸熟咏瑤章顧未得一識豫州自慚僉父今幸  
天寵敝邑得借圭璋之品棟梁之才蒞我士民羣  
心之望真不啻陽春之煦重寒而靈澍之慰枯槁  
也忝在藉末尤深欣躍初集一部係弟半生積累  
矢爲砥行濟人之資私仰宗工遠呈求政深諒泰  
岱不棄涓埃云爾內鄉邦利弊考一卷于政事尤

覺稍切。倘以清讌一賜省觀，亦足以畧見風土之宜。士庶之情也。有道仁人之前，套啓套儀，概不敢具。自昔陽橋先而魴，後然魚之情，又有以魴爲陽橋者。子牙任公子，垂綸必能熟辨其味。

致李謙菴父母二

爲聞警備禦

省城之行，專爲漕兌已完，使上臺頗知人和之效。後人發先人至發糧，未嘗不隱合於兵機也。鳳陽奇變，京口震動，姑蘇城門晝閉，恐一切備禦亦應乘便一請上臺，大抵敵邑未愁外寇，專憂內變，備

禦事宜，以固結民心爲第一義。而次則清查飯店及各寺院，使不得容留方外雜人。又次則訪覈屠狗之家，使弔狗掏摸一切諸小盜，無所藏匿。又次則編定丐頭，使強壯乞丐不得逞雄攘臂。三種之外，乃係真正窮民。一旦有變，必勸募米穀，各有養殮。卽其心帖然，不思爲亂矣。然此四事總其要，只在行王文成十家牌。此法在他人不易言，在老父母必能實行之。至于守禦全在人與器，所謂人者先須選民壯，以復舊額，而民壯工食爲上司抽扣。



八九當乘叅謁面商得其大都可漸料理所謂器者除舊存庫外癸酉夏月又有新製火藥銃器之屬約費二百餘金逐一清查再爲添設加精亦台臺叩囊底智足以了辦者也

復李謙菴父母三

議復田叅語

叅語精婉獨以理勝兩邑亦當心折矣兩日來周知微兄細閱案牘研精覃思撰復田公議一篇大抵直截明快處分割然儘可出之敝邑人之口至其中緊切關鍵如萬曆九年兩邑會關文有先訂

定疆界然後清丈等語最足破其錯壤之詭辭十三年奉府檄秀水回關有未丈量以前原在嘉善辦糧等語叅語中兼可採入得藉寵靈卽以此冊轉呈太公祖俾知敝邑公論如此尚理不尚氣如此亂絲積案原有清理法原不難歸結如此以邑人之懇切附台旨之微婉而行殆亦交相爲助者也兩邑呈詞太公祖批送台臺勘明今查嘉善原呈着嘉興會同秀水查明覆詳以查代勘太公祖下字原有較量又聞本府專候三邑回文卽據申

詳則此番具繇寔此事結蒂成功所係全賴一紙書救數十萬民困伸五十載沉寃故雖所聞于野人不敢不以入告

公啓李謙菴父母四

議南糧散派

敬啓南糧散派一事台意已灼其不便特慎重回申欲通邑僉議謹集議得敝邑役法與各縣不同北白南糙品搭充解三倉解糧海鹽亦解兵充餉銀總之輕重相兼未嘗獨叨便利今令漕兌是坐役之外又添一役非昔年品配均調之意矣未便

一也詳嘉興縣條議原為細民獨當北運之苦不忍偏枯故將南糙倉糧散派合縣稍均其苦而杜營求正畧倣嘉善均役之法嘉善輕重既均使復代空役併兌漕糧反起偏枯之歎未便二也南糙倉糧空役俱有本圖額米一則收兌一則收解各任其責催趨無悞只觀舊冬新猷一勵旬日告完毫無濡滯數紀以來亦從不因空役兌軍或誤漕期正為本圖遞輪收集自易今若使解戶先行兌軍繼復零收通縣糧米寫遠星散居址難查面目

不識派收之時房科高下在心民間延欠必多紛  
 紛控訴重煩追剖南糧起解愈遲三倉完納何日  
 變易完之漕務為難結之催科未便三也以上三  
 端于民間不便者二于國儲似便而實不便者  
 一是敝邑已均之役止宜守轍無藉更弦仁人不  
 再計而決者也倘慮空役聞風希倖小民淺識或  
 亦有之查本年空役六十五名官戶二十九番及  
 一半生等合志奉公各願遵守成規自行出充不  
 敢委擔於南運倉糧諸解戶則小民闢者應自息  
 心且邇年來空役疲困已極生等目擊心傷客冬  
 曲為調劑不難議裁北運之貼白以蘇之幸台旌  
 既臨漕規頓復所省費用十減五六嗣後主持在  
 上自當歲就寬舒故特斟酌於利害之緩急以為  
 再軫空役不如兼郵糧解使役法兩平而國課  
 長完亦空役之所不能致怨也伏祈即日回申撫  
 臺喻老公祖庶使民心早定觀望不生實通邑之  
 幸亦永久之幸

復李謙菴父母五

為南北運空役合  
 呈兼議鄉兵事

昨以俯詢民瘼德意商之諸老諸老現充空役者各願遵守成規自允漕糧不忍重困南北三倉諸解戶隨集各糧解及民戶空役諸人果亦僉然遂合呈投上以此回申上臺知敝邑役法早均無煩更劑而老父母周咨仰覆所以渙於遵行也順民情因善政異於各縣乃爲大同仁智之張弛權衡迴出尋常矣敬爲通邑稱謝再啓鄉兵一說台見已灼其難行成竹默具掛榜文斟酌姑示遵依乃愚民寡知爲糧里者懷驚疑爲區頭總甲及里長中刁狡者喜於有事專候承牌且先期妄指某當報充某可規免爲勒索之地想此舉老父母自有妙用無俟愚說之終矣朱思賢爲田事內問秦照周徹鎖魑魅於樊籠尤通邑人心所快絕也昨張青霞因姦縱火事重蒙斧斷禡其滯梟兼剪小人口舌之鋒種種瞻仰

復李謙菴父母六

爲周知微送兵防議兼及糧里弓兵事

水港要害盜賊淵藪出沒路逕謹與知微兄探訪立說呈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老父母之謂也

度其大要亦不過台諭所云擇捕盜中有心計一  
二人授之方畧更選民壯中膂力技藝者二三十  
人做白衣搖櫓之智出其不意可以成擒擒一二  
舟餘黨自潰目前最要之事無踰於此頃朔日諸  
糧里具弓兵呈願納鹽餉而免巡役其情可憫其  
說似亦可從此輩三時勤動原無餘暇可供巡戩  
之勞自秉耒執鋤而外亦無纖毫武勇堪充扞禦  
之用若得委曲申文請詳上臺俾國課不虧耕夫  
息訟前突而造後福實通邑糧里無疆之休也

敢併及之捕盜薛二壽近復佔鮑三妻又佔瞽目  
者妻賭博醜橫諸惡畢臻視前非惟不悛似且益  
甚台臺若神以機權先阱而重威之旋許擒賊自  
贖或者有當於使過之條但恐此人鹵莽無謀以  
為惡有餘以立功不足則誠天之戮民無可奈何  
者耳

復陸玉井學憲論士心之重

西江道學節氣文章之府天選高賢掄才其地豈  
惟正文體專欲正士心今日之士心即異日公卿

大夫之心也。又士心正則民間風俗從之。故士也者。官民之關。士心也者。官心與民心之紐。爲之宗主者。明明以一事而括治平。以一身而統政教。所任何其重哉。他年西江多賢公卿。多良大夫。澤海宇而流令望。孰非老年翁今日化雨所沾濡。春風所長養也哉。蔡雲怡公祖戊巳之間。曾衡文江右。清和嚴密。當時爲海內第一宗師。聞其褒黜如神。對衆舉本生一二事。萬心驚服。今移居蘇閩。台騶便道往晤。或亦大人君子問途已經之意乎。王高二書。皆先賢學術事功所寄。而不佞弟沈潛反覆所成。公餘披閱。文成昔年作人之效。必再見於翁臺矣。

復袁槐湄老師

手諭惓惓。具見老師深愛遠期。雖父兄之曲爲子弟計。何以加諸。正自顧精力孱薄。縣令非所堪。又邇來作令者。首重催科。考成遷秩。皆用殿最。潔已愛民。顧非所先。若勉遵時格。則自違本心。若守所懷來。恐不日不月之間。苛求起而謗議滋。或反不

如本分間曹猶得隨行。免觸文網也。又當今大機宜。大利害。惟在寇橫民窮。不知朝班大臣。何故皆不以爲意。誠忘情耶。求理財之道。平亂之策。而不得耶。抑疑舉世。遂無其人。姑諉之氣。運耶。正此行。欲先爲當事言之。言之而藐藐。則當自告於

至尊。倘得言行。逾於身榮萬倍矣。

聖明破格

用人。輔弼既不專。館員則負經綸。樂大行者。亦不必盡歷外任。特患抱負尚在。影響間抱負。果真行義。達道自有天運。至若舍職業。講局面。置躬行。附聲氣。忽安危。侈交遊。素心淡。以爲非。不敢秋毫夾襍。自分其修治之精神也。惓惓愚忠。必能默契於師懷。

復錢塞菴閣老

論破格用人

南還及載。一切格心用人。安內攘外之事。家食揣摩。見未必真。言未必中。遂缺然仰獻。聊就家鄉近事。與之補備救弊。亦爲平章海內者。念切維桑。以此分尺寸之懷思。得專精於補袞也。年來相業。深微。居觀聞之外。所謂銷患於未然。建功於無形。君

子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善復性者以此爲功夫善輔理者卽此爲作用夫是之謂合內外之道台諭一身獨直形神竝勞此正須得同心爲幫手新叅得人方堪協贊豈便應卸擔抽身聖人所示介石知幾固別有義不繫賢勞也位台鼎者自明之矣立賢無方資格者方之甚者也于今稍破可爲治平之兆愚方預憂破格或未能盡破又恐特拔而誤則灰真士之志啓徼倖之門其失甚於循資正當善施其所爲特拔者耳而或者乃云破格用人非所以圖治則古帝王皆誤歟祖宗朝亦不足法乎百年以來最稱循資世事日勞又何故也是耶非耶持國是者自能辨之

寄塞菴閣老二

論治天下  
國家大要

自次公還過寒舍見其沈潛勤勵寒素所不如眞兒輩之益友日課翩翩有浙墨風調來秋鵬舉可望采芹何足云親翁身居台鼎一言一笑一筆一步皆可造舉世蒼生之福但福民便是福國苟福國自然福身與子孫天之厚親翁與親翁之



所以報天。蓋非尋常相遇也。敢此至頌。至禱。當今流寇爲裏病。強虜爲表病。民庶困窮爲元氣病。惟心火與命門火不病。則可以救之。蓋火能生氣。君相二火造命者也。其餘一切大機。宜大選任。敬載別楮。用備觀覽。方今家國天下同安共危。晝夜思維三者最大。惟墾荒可以救民窮。惟舉才可以平寇亂。惟早教諭。選左右可以成。睿德永。國祚誠不自知其過分之計。踰涯之議。要以救民生。朝廷耳謀野則獲。聊擬禪。謹。

一當今事宜莫急於平流寇。墾荒田二事。欲得上策。直當合爲一事。流寇不可勦。急謀元帥。振軍威。破斬數陣之後。急須解散安頓。方可永寧。莫如清查北直隸。山陝湖廣各處荒田。隨便安插。使皆變爲耕夫。其關鍵專在講明祖制。永不起科四字。此四字講透。堅持則鹽商大賈。自肯開洫築室募人。給糧種種樂趣。不煩董率不費官錢。而荒田皆熟。土流寇皆良民。一舉兩得。百年樂利。指顧而成矣。此須面

奏或徑出閣揭若待條陳而後票行實恐天下之士想路未必及此也留心墾荒之事者自有數人求之不難

一 東宮讀書在卽雖使外多賢僚尤須內選左右成化時有老太監單吉侍 孝宗於

青宮日夕口授孝經論語尚書兼爲講解暇則陳說五府六部職掌民間稼穡艱難且及漢唐以來內官擅權亂政之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令主足矣 孝宗睿

德夙成多賴其力今宜特進閣揭請慎擇謹重老成通明經術如單吉者使之日隨 東宮居處此萬世永安之至計

以上二事大而且急濶而且微宜及今擔當行之或獨斷或與同心共商若需遲歲月卽于事機蒙養不無小失矣

一流警日南甚爲家鄉憂而兩浙藩籬全在南直應撫張玉筭虛懷恤民承平之周文襄也秩滿將遷不知何人堪代必細密相當而膽

智過之方足保障江南。浙撫亦最喫緊。喻公雖未去。宜早訪置夾袋中。若兩撫皆得其人。浙直可以安堵。至于調浙兵守京口。費行糧。擾居民有害而無利。不如卽以行糧之費聽募土著。猶爲得之。

一鄉邑寇盜行劫無虛日。至有一日之間。劫數家。劫數舟者。隣旁莫敢救護。失主不敢鳴官。總因衙門捕役相爲表裏。久益鴟張。將與豫省土寇無異。關要只在兵道得人。目前急着宜急起。舊巡嘉道蔡公。出其擒取屠丑之捷。智肅清奸宄。非難。況蘇松又有馮兵道兩賢。聲勢相望。呼吸相通。盜賊屏散。日可俟也。松陵沈因仲于兵事甚有一番料理擔當。若使居台溫寧紹之間。當海波一面。良撫臺主持於上。而此兩道相左右之。全浙可保。鄉邑無虞矣。

以上二事痛癢迫切。不忍不言。不得不行。大抵消弭禍亂。只在選任賢能。天下安而。

江南在其中矣。江南安而鄉邑在其中矣。鄉邑安而身家在其中矣。古之大臣公爾忘私急公者不遺私者也。國爾忘家善謀國者善保家者也。非精忠遠慮之大人君子孰能汲汲行此者乎。

### 復塞菴閣老三

親翁一歸身既皎潔且可稍媿世之無耻者爲已之中兼有爲天下焉。令郎大發天恩善人如弟則薄德薄福兒子雖多或病或懶食粟而已惟令郎

一舉成名差足借光且使兒輩觀感興起默助更多也。奴氛雖惡實不足畏欲破走殲之皆有可爲但秉國者聞有賢能則不願見或欲告以良謀奇策則更不願聞真若以奴賊爲親而以社稷爲仇也者奈何奈何。弟旣辱軀又短于才怯於膽頃虜急時諸公有欲相薦者而薦之之法皆有所違小則欲使守陴疲其身爲一卒之用大則欲使兼攝九門防弭內潰又有蚊負山鼎折足之虞遂堅謝之援兵有害無利萬不足恃亦萬不可調據

愚意目前要着。且選善牧民。通將畧者七人。不問資格。使爲真順等七郡二千石。聽自辟佐貳。自選將帥。練鄉勇。數月之後。郡郡有將。人人皆兵。虜安敢至。至亦何患。何須遠調客兵。使加數倍殺掠於賊虜之外耶。吾邑鄉兵幸賴鼎言獲免於累。若推此意。使通省蒙安功德尤厚。不知有機否。社倉一舉。李父母特發德意多事之日。正此一着。可以預固民心。默消瑕釁。非獨爲熒民正爲巨室也。此他邑所宜倣倣。而衆人鮮識。反以冷澹遲回。陰阻撓之。只坐一慳字耳。若得親翁首倡。自然從風去。鄉兵之害。成社倉之利。一興一除。豈非相業之見於維桑者耶。地有遠近。心無小大。祈特加意。

復塞菴閣老四

鄉兵得親翁面致陳公祖。罷去民間大害。卽此造福維桑。又不知默增高門福慶若干丈尺矣。次公少年高發。非特無一毫佻蕩氣。兼無一毫庸軟氣。高明質素。超出尋常。他年乃道德中人物也。其猶范氏之有堯夫。張氏之有南軒乎。當使得縱心高

明廣大之域讀理學書真覺其有味。行利濟事真覺其最樂。近學問友真覺其可親。則義理一邊得趣。世情一邊目輕。雖向後與世緣日涉。終不爲之奪矣。所諭社倉不可糴穀。誠屬至計。行事各因時地。不當泥古。只照前書冊之數。各各捐出。約二千金。共積一處。酌議派作三四分。每分約四五百金。諸老分貯之。寒家亦願承一分。每年生息。僅可四五釐。使人易受。歲終并本息交送下手。如願聯任二三年者聽。一遇兵荒急用。立刻取辦。此仍是社倉遺意。民間自相收貯。不經官府。但易米爲銀。易重息爲輕息。易民管爲紳管。稍通其法耳。聞昨年弟所捐助已報府道。恐異日不復爲地方用。此外但得親翁主持。諸老踐約。弟爲維桑。竊黎計爲大戶。預固民心。許願更陪諸老。後重捐已貲。如親翁書助之數。成此蓄積。以備意外。誠所望也。誠所慰也。

復塞菴閣老五

次公少年聯登。雖自昔所驚懼。然此正爲不知驚。

懼者言之耳。親翁淵源，令嗣天資，皆已不啻知之矣。懷而勿忘，進而不倦，使識量日恢，惠澤日滋，如百斛器，如萬頃波，有加無已，所存者常餘於所受。則浩天錫秩，乃又予以造福之權，修福之地，而非僅使爲享福之身也。復何驚何懼焉。甲次守部，于少年極相宜，令郎意亦甚安之。且云：雖辦事已竣，未便就選，其性情恬靜，殆出天賦。天下事躁短而靜長，凡發太早者，每慮中晚或有參差，肯于初發，立遲局，則發處仍含，悠然難竟，造化繇我矣。

每晤間輒爲語此等道理，大抵皆與世情拘一層者。少年人儘多會心，實其根器不凡之所致也。繫云：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有何大哉。大於所以處富貴爾。卽如親翁舊夏，翩然告歸，舉世推如斗山。視優游政府，果孰崇高者乎。郡伯令公竝值賢能，洵鄉國之福。凡有大事，可爲民生主持者，幸不靳片言，養重之高，不如保民之大。

### 復塞菴閣老六

玉體知已調復甚爲斯世慰，碩果祥麟再出爲

國禎安居爲人望。今以家務付郎君分理。瀟然塵  
壚之外。以此養生。以此養心。無事乃得吾事。無味  
乃真吾味矣。忘憂忘年。豈直優游卒歲而已耶。第  
分闡一局。擾擾彌年。痛自推究。所以招致者何在。  
當繇矜根尚存。時或賈忌。人情未厭。則神鬼以事  
磨之。玉成之際。消息微矣。對人亦自反對。天亦自  
反。實覺有所未盡。遂相感召。若云胸懷蕩蕩。無復  
夔夔去暴棄者。幾何。至於日出烟消。則又天道之  
大常。羣陰所不能眩者。朴誠可通。正誼終伸。亦猶  
世運之福徵也。守部決當一來。親此小勞。愜人意。  
亦愜己意。前送令郎東已詳述之。使還度已束裝  
在途矣。

與錢仲馭一

賢壻聯雋。極用欣慰。亦極解家門寂寥。令兒輩且  
感且奮。真鼓舞大機也。乃愚衷所悅。正不止此人  
能重科名。豈以科名重。凡夫或爲少年科名誤。而  
豪傑之士。能善用其少年科名。蓋旣事舉業。科名  
未就。勢不得歇手。今年少便得。不復以咕嗶分功。



專理身心學問。經濟實事。寧靜三載。居可爲名儒。出可爲良臣矣。以此處少年科名。正當藉其用。豈顧爲之所累哉。讀書不貴太多。自經以外。莫如近思錄及二程書。次則陽明景逸二先生書。但細心玩味。自有入處。史惟觀通鑑綱目。不必博搜廿一史。涉獵則能使氣麤。鑽研則能使氣耗。經年費時。不得實益。文章亦不必太着力。若前數書通徹貫穿。下筆自能妙天下。聖賢精義。既從來文士所不能窮。而以文士筆法闡之。又不犯語錄朴俚訓詁。

靡弱之病。則天下至文具於此矣。此等處既得時。則世俗沾染沈溺之處。一切自輕。凡人皆不欲害人。而往往害人。專爲世味深重。不惟不能以我及物。并他人小小所有。欲兼有之。種種作孽。皆原於此。以致品陋名污。召殃消嘏。冥然不悟。故世味之輕重。上達下達之關也。欲世味之輕。不至重重。能漸輕。惟學可以致之。日對聖賢。則識趣自高。明日有所事。則俗營自不暇。今見賢壻。遊心高明。超然習染之外。視一第遲速。漠不介意。又況其他。然此

直是仲馭天資迴絕未嘗沾涉世味今處地漸膾世味有不能不涉之勢非主張預定安能長保如此胸次哉輕不至重則仁不復殘重能復輕則殘化爲仁輕不至重其機順而易重複漸輕其勢逆而難忠憲先生有言凡云悟皆從迷得之之謂也如薛文清未嘗迷有何悟自今以往願仲馭爲未嘗迷之人若孟子所言人恒過然後能改此則區區輩中人分上事所謂重複漸輕以故言之津津有味亦刺刺痛心不足爲仲馭道也夏秋言歸欣

觀芝蘭

復錢仲馭二

古之人處則爲德用則爲功彼心中原止一事人見爲兩事耳若處爲自潔則成忘世之德用爲自見則立不仁之功總非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學也物以民爲主故育萬物在安民民以已爲主故安民在修身孔孟學問經綸明明如此後人強析爲二學者自矜其超物才者自負其籠物生生一脈漸隔漸晦非無用之小儒卽無本之小傑豈非妄

分內外不識仁體之所致哉。吾壻既早窺見生生之意，細自體驗，每日每月在家在外，果覺舍此無功夫，無事業。此卽是學問總路頭的，不差處。此主既定，方可逐節講求。總是爲己事，非向外着精神矣。至于事體，曲摺則難預計，人與人相遭，故有事。事事本無曲摺，人情感應相尋，於無窮乃生曲摺。欲識事變，惟在體貼人情。此又是應事之大主腦處。其餘纖悉，必臨事思之，問之陽明先生，所謂講求不得許多也。學者欲決不墮落，惟在能信。欲道理八面玲瓏，惟在能疑。善思則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真實，疑則心事精微。吾壻已幾於能信矣，所未足者疑耳。所以在都兩月，未及相質，歸途至于自悔，非實志上達，何以如斯。然天下可疑之事，無窮。自今以往，思之疑之，正恐仲馭之善疑，而吾或未之能剖也。

復錢仲馭三

特立獨行，極是難事。蓋仁慈廉儉，原屬平常道理。但人莫肯爲我獨爲之，卽是特立獨行。故欲實體。

此平常道理非至心勁骨則不能成。讀壻書字字真切。可謂有至心者也。所云冠裳專爲濟時。若道難行。適爲束縛之具。又可謂愛我之至言。非曠世高識。孰能與於此。推而廣之。一切藏積之私。奢麗之享。其味比之軒冕。不愈索然矣乎。人來聞吾壻喜讀書。甚善。惜來人愚。不能言所讀何書。若得書中味。則他味自不能奪。世人耽於他味者。正爲無真味。主之偃蹇。林臯無事。可爲遂隨衆而波靡也。

致汪濬源父母

戴德而東。再易圓缺。隰桑懷咏。心侔古人。誠不虞木桃瓊瑤。再覩於今日也。有餘感。亦有餘慙。兩心互藏。意者又隰桑詩人所未嘗經者乎。老父母亦信此意否。伏見高門世德。世澤再振於年臺之身。一言一動。莫不忠厚質誠。業滋昌而世滋大。蓋不卜而信。向承明問。因春仲西河之感。致疑於定命。竊謂命之一字。論世不論身。所以道行道廢。則云有命。行廢關世運也。我無可如何。天道修身。則不謂命。而云立命。我道我身。自盡自修。天亦如我何。

故云福自己求于祿豈第作善降祥積善餘慶皆立命中事萬無可疑疑者信之進機台衷蓋必從此益信也天心愛衆乃加科目於善人之身處家而倡率化導則人人改心居官而施令行事則日造福有福及衆人而身不增福者哉有人人願致福於若人之身而若人不享福者哉歸途讀尊公老年伯講學諸書以及鄉約義田諸盛事私嘆昆王子姓繁盛賢貴確乎有本方今嗣武尤在年臺伏惟數十年來族丁益衆益衆則貧者益增自

然之勢也謂應稍擴義田益精鄉約精之之法不一概賑擇其貧而賢者倍助之尋常者助以常格或有敗羣暫停所賑以示警勵俟厥改過賢族保結然後復之就周急而寓激揚行一二年必有成效寒家設義莊田數百畝設立此法二三無良遂爾丕變已試之事敢獻大賢惜條約尚在推敲未得刺本呈教同善會錄則又藉衆力以周衆貧亦准此意加厚善良試以清讌披訂其每季講語有當海岱之涓埃否乎悠悠段莘山磐田廬松高柳

疎民風淳朴。明是目前桃源。非大福人。決不得居此佳境。年臺洞天福主。益修老年伯之家政。將見值年豐。則黃髮垂髫。怡然竝樂。偶歉之歲。間有鳴吠。舍德之人。皆干城也。彼爲我防。何煩防彼。怡怡兄弟。出而事君。福民入而爲桃源仙長。又往者避秦諸人。所不敢望其樂。誠何可支哉。大哀漸闕。倘邀天之幸。仍使敝地借寇。且便於聆誨。何願如之子。謙令侄孫不及專札。

與江念原世翁

生芻一束。微敬几筵。顧蒙輟此隆哀。錫我燕貺。舜之不遂。顏其覲矣。舉爵之間。猥以學問相證。自先師高忠憲後。十餘年來。罕聞及此。迴憶緒論。嫡嫡子晦翁正派。而尊先大司徒之家傳也。高門世澤。固皆福人。然觀蘭子蘭孫。濟濟熙熙。天之施年翁也。尤厚。年翁所以事天。必有度越尋常者。天與我者。心性天。普愛者。衆人存養。乃事天之工夫。利濟則事天之實事。大司徒家政家教。百世可遵。光而大之。惟在年翁與令兄老父母。遞相左右。此亦仁

人君子自然衷曲偶因論學一闡及之相視莫逆  
斷可知矣拙刺四種附呈求教以同善會錄之麤  
言俚語與列其間正爲世界多事以此稍固窮民  
之心且其意遠祖晦翁則事行於嘉善而道發於  
婺源尤所樂爲仰質者也

與汪本聖茂才

科名事極細心性事極大苟探其大何憂於其細  
此高明夙昔之所存傾蓋一晤頓蒙虛懷詢人所  
疑人所不能疑幾令區區無可置喙正真

體貼深微畧指端倪便可默通于語言文字之外  
耳語言文字有所必窮然離却又無繇見卽如死  
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有何可言然總是陰陽不測  
論氣則云鬼神之爲德論德則云窮神云聖而不  
可知之謂神云所存者神終不兼云鬼神蓋在氣  
陰陽同盛在人心則陽德獨神耳人惟此心天理  
變化而不測不測之神也人欲變幻亦不測不測  
之鬼也人于生時常存天理常掃人欲則日趨神  
路不趨鬼路鬼神之情狀死生之說畧可通矣若

夫意之與知本不難辨。意有生滅。知無斷息。記云：物至知知後一知。行物至而後知之也。用也。前一知字。先物而具者也。人心之靈也。體也。好惡意也。知其可好可惡。然後好之惡之。知本在意前者也。然知亦有在意後者。知所好所惡之失其正。從而反之。此知在意後者也。非知則意不形。非知則意不反。知貫於無意。有意亦貫於意。前意後此。誠意之所以必先致知也。引而伸之。理義又何間。語言又何藉焉。昔夫子大聖。僅以忠信自居。年丈有忠信之質。百惟努力自進。

### 與徐尊園武陵

客秋湖上一晤。醉仁飽義。條易星紀矣。遙想清風襲襲。煦澤洋洋。搖動桃花。照映仙源。不知其爲官也。仙也。人間也。天上也。爲天子牧民也。爲玉帝暫主山溪也。超然出塵。吸風餐霞。于是百姓皆入吾懷保之中。而有以慰。明明后。此年翁知本之學。與玩弄光景。遐遺事物者。猶燕越而馳矣。况彼氛囂者流。足沾我尊園襟帶乎。流警無恒。惟和境。



內之心可防境外之變。王文成十家牌真方今要義。弟歸來鏤纂已成。名曰要書。敬寄一編。奉上。如公冗未暇全讀。且披閱第五卷文移。爲治精微。具載于此。初集續補數本。亦同附政。數千里不獻一物。而供兩書。一則爲書。與治相資。一則就正之志。身不能就。且以言就也。

寄張桃源

雲山綿邈。寄音無從。遐想萬樹桃花。蒸霞散錦。千  
年。以上漁人纔得一。至而元亮子驥。皆僅聞其事。

未通玄路。年兄以夙昔仙緣。撫茲神界。勵吸風飲露之操。彈鳴琴而坐治之。鷄犬桑麻。叫嘯參差。猶是洞天景色。洵人間之仙吏。而姑射之神明宰也。弟近爲分闈事。餘累所羈。緬惟家園一隔。二載進無所樹。退不自繇。千里附詢。祇滋慙然。

與吳去塵一

醺以醇醪。賦以名烟。披以逸韻。良逾十朋矣。頃遊仙邦。覩兩勝境。段莘之靜古。目前之桃花源也。上山之鉅麗。邨集之京華也。然鉅麗已甚。會當以泉

石洗磨之。泉石未最勝。會當以松杉蘿荔點綴之。  
松杉蘿荔環於山房矣。會當得煙霞逸客。使爲之  
主。蒼莽數里。潺湲一帶。薄言流眺。其屬門下乎。間  
野絃於笙簧。滴墨光於錦綺。不以上山重重。上山  
者。也。然觀門下得力。恐是武夷數載。抱武夷心。還  
居上山。故能終爲上山。重高明且筦爾而契之。宋  
板字母一部。斗紋一端。聊襄清事。

寄吳去塵二

緬懷上山高松百尺。老梅千株。碧流潺湲。不舍晝  
夜。翁丈以飄然遠韻。婆娑吟嘯乎其側。每得佳句。  
輒自灑翰。望者不以爲烟火神仙。亦塵世逸民矣。  
不佞歸期未卜。自反初服。淡懷寤歎。前冬菜羹紫  
螯之味。何日得復相對一嘗耶。年來墨妙想益日  
新。古無庭珪。近無君房。豈曰技云爾哉。居名以真。  
可以進乎道。

復馬培元武進

論虛糧事

人讀書時。每謂一日得治民。必甦民疾苦。及蒞事。  
輒忘之。第每以爲恨。故凡有愛民惜物之士。聞之。

猶延頸跂踵而況同藉同里親知親見如年翁之  
于貴治者乎又凡相知故交晤語間多自述善狀  
年翁獨自舉不安者二端善狀不自滿而過端僅  
此可自數也非真求自慊惟日不足之吉人肯如  
是耶循茲以往造福生民不可紀算而年翁之爲  
實學爲陰功其進亦未知所底矣所陳虛糧三萬  
畝爲貴治閭閻之困無窮大賢在事旣不忍民困  
弗蘇亦不可寶山空回當面蹉跎此事決宜整頓  
昨晤太尊似謂年翁慮及身名行之未必果殆未

察年翁之爲真人也請以此事曉然暴真人之心  
事手段於上臺於京華如何以真心事出真手段  
作真事業吾慊之民戴之天佑之神鑒之遠邇上  
下頌服之而身名無累有不待言者矣此則功  
令所不能苛忌嫉所不能中仁義道德之爲護符  
爲薦牘也不綦大矣哉敝邑布標爲巨盜所劫聞  
大首見獲於貴治望以餘力清之除寇惠商而便  
農夫織婦此段善業亦自不小偶念及附懇

寄交州司理李三如

年兄遊洙泗臨羣宰仰對古聖內質吾心凡有嘘  
植有厝置無不以民生爲本豈非老安友信少懷  
之實事耶出其素所體貼者此日親見之想于車  
馬勤勞之間悠然有樂行之趣小刻數種附政取  
茲實事印弟空言異時晤對使弟聞所聞而豁然  
益有信者皆弘賚也昨郭令生年兄語次商及居  
官應世之難弟對以直行本心曲體人情八字兩  
年兄志行同符以政事相斟酌卽以身心學問相  
涵濡是又同寅中麗澤講習之大悅也豈偶然哉

候張心矩老師一

正學古有年。籌今亦切。閉門藿食。抱膝長吟。幸遇  
吾師。遂與諸名士頡頏奮庸。雖未有一謀一猷。贊  
揚。王廷然此心。念念爲德爲民。決不敢貽玷師  
門者。則夙昔所自信。念亦老師所垂信也。王文成  
要書。係數年來發揮纂輯。此書身心經濟治民用  
兵交通共貫實當今濟世之良劑。老師居文成之  
位。指日當奏文成之功。鈴鐸偶暇。且一披其奏疏。  
文移。不恨我不見文成。或有恨文成不見我者。古

今人心迭相照映。龍虎鳥蛇之側。其添一玄賞乎。顧都司思忠。追隨幕下。曾効寸得否。不無言過其實否。正愛才有心。知人無目。屢嘗誤於品題。故願老師直示之。以自考印。渠廢棄累年。復蒙錄用。此時若不竭力圖報。朝廷尚何待哉。私心每爲懸懸。輒吐露及之。

復心矩師二

新舊兵餉厚薄相形。誠難調伏。況事體似此偏枯者。尚非一端乎。老師心事坦夷。勞晝周至。兵將各

得其勸。此于制敵攻守之際。已得其本矣。惟念王文成在南昌日。張忠許泰。撓之百端。文成不激不隨。有以折服其心。終奏膚功。今日要機。似亦有在。老師試取文成年譜。一加體玩。有所會心。自然應手。又今日制虜之策。決不在戰。雖騎射鎧仗種種精絕。猶非其對。况無能之將。不練之兵乎。爲老師計。必搜訪奇才異能之士。專明設伏之謀。并于一切地陣。迷煙連弩。伏砲種種秘術。不多費錢糧。而可立見施行。立取奇效者。得如此人。先令試演一

端信其確確可用。又造一端。使我兵將見之。無不踴躍鼓舞。信我軍實有可恃。而虜實可制。果有不戰屈人兵之妙。一旦膽壯志堅。皆有立功名。取封賞之心。而老師有可為之事矣。監視者于此亦必服老師之能。用人能設奇。邊境民生實堪倚仗。將委心歸命。樂共成功。不復生牽掣之意。則機權在握。事愈易為。昔楊文襄與張永同事。其機亦然。永見文襄謀畧舉厝一一合宜。堪倚以立功名。遂相推重。老師今日所處。正宜兼體文成文襄之意。于以報聖明之委。在善後得全。無踰于此。

復朱勉齋憲副

抵都思一晤。祖臺則台憶已植三齊矣。得讀時務說。漢慶同心。如銓樞總文武。輔弼總銓樞。所以運掌致治之故。和盤托出。處處流寇。當與以生計。方得永遠廓清之道。且兵其健壯。可以制虜。農其老弱。可以足食。為國家禦侮。生財皆取諸流賊。而足所謂除流賊之害。而收流賊之用。惟祖臺能識此。機能信此事。餘人聞者。大都以為濶於事情。雖有

良士求其識天下大勢大機。曉爲治大綱領大規模者。絕少。究其繇。止爲從不畱心。偶有畱心一事者。便于一事。儘有頭緒。或得二三。或思過半。若得一知善好善之士。提衡而布列之。轉危爲安。變貧爲富。十年可致。然又須有正己物正功夫在前。此則天運存焉。所以介石如神。叮嚀於大易。爲其無可奈何故也。言念及此。愾我寤歎。非對祖臺。此嘆亦不發矣。總之用人之地。既非無從下手。既非其人。并無從開口。可若何蒙問。顧良臣此君。賴諸公

多方延譽已。題授六安都司。敝座師張心老。資之百金。令速赴任。近聞一往觀望。知難而退。棄官歸家。滋增弟愧。尚冀所聞不確。庶責後效。若遂成實事。直是一老江湖。肯負相知。何往不負。難復期其忠蓋報國矣。雖有技勇。權數結納羣客。安所用之。甚矣人才之難。知才之尤難也。邇來虜警甚急。然奴實有可制之機。京師亦有頗能制虜之人。但苦不用。卽用亦未得大權。然畱此等人在。救急扶危。終有可恃。不至一朝便決裂耳。

復唐存憶總憲

老先生虛懷訪士，某用是不辭愚昧，以留職方陳組綬爲言。蓋祖宗之愾，不可不急舒。京邊之危，不可不急救。而賊虜徂於長勝，亂於逐利，有可襲之機。本官自除授以來，料理二年有餘，凡智士將才及一切超乘絕技方術之人，夾裳中頗有之。近或在京師，遠不踰數百里，若假以事權，足以糧餉呼吸可集，其于報仇禦侮，實肯擔任。同榜兩元及諸當路留心人才者，多信而推之，某亦謂其可

不負。朝廷委任者，台慮精密，欲姑聽典試事竣，徐收其用，自屬得體。竊計賊虜欲飽之後，亦當暫退。所慮冰堅再來，危險難測。綢繆衣裯，專在得人。九月望後，陳職方事竣還。朝委以善後之擔，使之殫力拮据，時猶可爲。則于衡文備武，兩得其宜。而台臺以人事君，計安社稷，功名不足以盡之矣。仰感公誠，忘其狂瞽。

復李竹君儀部

三百死士，設奇擾賊有餘。追奔逐賊不足，虜跡已



遠逐之須星馳疾奔百里趨利兵法所禁況目下馬疋應手難足數尤難乎惟旋舉旋罷恐羣心懈散果屬可慮然天下事茫無頭緒之中亦惟提綱挈領萬無措處之中亦惟至誠感動今若于三百人綱領處着意如李如江如胡如甄如趙如易不過五六月人親造面語俾具悉所以不得不暫罷之故轉傳衆人或將有投醪挾纊之思何虞泮渙乎儻年兄不惜枉駕追陪塵末敢憚勤勞

李竹君來書

初六日年兄首議此舉弟牽於大局不能贊從今日思之實失事幾不無懊喪適王職方語弟云狡虜去郊雖遠然聞欲從中協出口竊恐彼處又受屠毒云則於內地猶遷延也得無尚可及歟且難得者此三百人旋舉而旋置之未免失豪傑之心儻一朝散去虧損實多卽此舉不果宜作何羈絆均祈裁示

與柯賓明一

五公之中意見議論小小不同正見慎重顧慮乃

舉事成功之本也。諸公精神總與陳伊老一體貫通。愚所慮或未能萬全制勝耳。若籌算精到萬無一失。則乘時以救國家之急。逐賊出塞。早一日則少殺幾千百生靈。少掠幾千百子女錢貨。豈小小陰德耶。雖伊翁奉差暫出。而其兩年來精神所聯絡。能出奇自奮。扶危定傾。正見伊翁大識度。大。劈。畫。正。可。爲。一。月。後。還。朝。大。用。之。地。毫。無。相。背。適。以。相。成。一。舉。而。慰。聖。懷。救。民。命。顯。伊。翁。注。精。存。神。之。妙。惟。此。時。爲。然。若。失。此。機。會。或。賊。益。南。

破州縣肆焚劫。口外新賊復入。舊賊迴騎返應。我居其中。腹背受敵。是大可憂。卽不然。從容飽飲。徜徉出塞。任往任來。毫無控扼。雖使暫去。不久復來。坐失此可制之機。而驕養其復來之氣。是大可惜。今伊翁未返。主此事者在李竹君。願翁一往面之。委曲商度。使意見歸一。不肖得奉以轉告徐馮兩掌科。何如。

### 與賓明二

翁丈此番必大展經綸。阜財扞圉。使居中者寢食。

稍恬何厚幸如之。陸兄奇士又朴士。羈栖半載。今幸追隨所倚得人。相與有成。可拭目而俟。弟婆心癡性。往往求士養士。以待能用。人者而獻之。功不必我立。名不必我歸。總以有益國事為主。今深慙愚悻矣。虛制臺實心幹事。虚心用人。又知耕屯爲制虜本謀。便與向來專求多兵。專講角力者。識度霄壤。賀公以翁丈爲師。而佐以陸兄之幻巧機術。虜若一來。猶野康之觸我羅阱。生靈憤耻。其少舒乎。但薊門未知何如此。又弟之過於杞憂。兼欲爲

知已一預道者。履扇少侑行旌。墨丹如意。助賢郎誦讀之興。一心爲國。不必懷家。吉人有保護。生靈之心。神明必佑之。盧公處不敢冒。未同之嫌。當俟捷書夜奏。謹于甘泉宮側。揮灑彩毫。咏歌其盛爾。

與賀若闇僉憲

康山寄民。酉秋得望顏色。蒙諏時務。罔知顧瞻。信口條答。頗有參差。老父母于時不怪其野。轉更遲徊。細詢言別之後。又聞向若上士。夫曲賜嘉嘆。虛已下士。性植之乎。每惟奴酋之禍。斷難力制。惟

謀與術可令坐困而欲使謀無不中術不虛設全  
賴用間柯翁賓明多識人才陸君五錫則機器奇  
巧皆備於心手之間但其人蘊靈幻於朴訥識之  
差難用之則易台臺簡幣招之使弟向來延致不  
爲虛勞矣其術隨地設施無所不宜用之之法必  
以熟識地形爲主宜選幕下士精明地利堪爲嚮  
導者二三人與同遊歷務令遠近險隘心目了了  
仍畫圖貼說日夜紬繹如李文饒之籌邊樓圖某  
處虜必出入某處虜必屯營宜用某端某法誘之  
困之如其登地了然誠屬通才儻或猶豫則以心  
計之士參而用之俾其機巧得施古昔賢哲用人  
動必有功皆此機也弟旣進其人并敢進用之之  
道敝座師張心翁撫臺亦知有陸君因台臺書聘  
先至知己之感邊事之重遂令應命又弟愚意真  
保宣大內外勢殊門戶能保堂與堂與不能安門  
戶台臺先用之則敝座師亦陰蒙其福此又先後  
重輕之異致也惟老父母深照其心

與陳伊菴職方

巧兒之苦。冬月爲甚。餒兼寒也。冬宵尤甚。寒且長也。惟置閒房聽其夜宿。差爲得所。聞年翁曾劄其議。弟先捐十金爲始。湛翁亦隨至矣。幸卽傳好善諸同志得速成之。

復李荊陽

濟世必期得人。至哉言乎。一語握轉旋之軸矣。若求士雖切。而所舉所先。或不當。反使賢豪却走。忠誠結舌。求士之心。又必得求士之日。而後濟歟。今日祿祿處一官道。不能行民不能援。意味襟情亦

短淺可見矣。不過隨人隨事。隱隱補救。此則居官居里一體可爲。聊盡吾心。稍利於物。所願追陪有道之末者也。邑中社倉。洵屬美意良法。然聞道府已知此項銀兩。有牌行查。此則未善。弟向來汲汲輸納。反欠斟酌。而諸老徘徊未授。正見老成深心。爲民遠算。務濟實用。不遺隱憂。非淺見所能及也。弟所已輸濟民與否。且不必復論。但祈翁兄高誼。與塞翁相國共商善後之圖。使民間預知有賴。遇兵凶而羣心不搖。保障維桑。兼以自護。實人已交。

利貧富均安之善道也。至于令兄老先生，亦應奉其遺意，如數捐助，使幾獨感德興思。在令侄輩濟濟多賢，所損至微，而歸令名於九京，孝思至遠。一舉動間，便輝先映，後所得不可勝算矣。翁兄大良曠識片語，點醒令姪輩，必遵行，恐後且使他姓效法，又非推德之至普者耶。

與汝寧郡伯李荆陽

貴治最多土寇，道梗幾不通，人皆目爲畏途。弟見彼中賢士大夫，訪求其故，轉移之機，約三端耳。一

曰化導勢家，天中紳袍，頗壓小民，小民憤疾有年，頃楊按臺疏，重煩明旨諄諄，大抵驅民爲土寇者，勢家也。今若感動其痼瘼之意，稍稍愛惜窮困，卽所以保護身家。二曰化導宰令，詞訟則薄緩省撻錢穀，則輕耗易收，使各邑多循良，太府可不勞而治。三曰制馭土寇，彼中人言，凡有土寇之處，流賊便不敢窺，地方受土寇之害，亦藉土寇之益，近來官府無可奈何，往往卽其渠魁，授以把總守備等空銜，彼亦稍稍帖尾革面，今若推心置腹，恩威

竝濟但就諸土目中選得一二真爲我用其餘卽  
皆從風此輩當其橫行則爲土寇及其馴伏卽是  
不費錢糧不煩練習見成絕好鄉兵所謂太上因  
之古之名將良牧率用此機翁臺心力之所能爲  
可以樹保障於維藩奏救寧於當世者知無不言  
自竭其愚言無不察則在翁臺矣

與衛印式

名芝英原任科衛二省之子

係巳丑

頃從衛冲宇畧聞高誼不勝景仰流鑛合勢塗毒  
生靈凡有人心靡不切齒顧此賊與奴虜實又殊

情總 朝廷赤子半爲飢寒所驅半爲威談所脅  
假使兵精將勇力足芟夷亦何如解散安全上慰  
聖主意乎其間情狀聞台丈儘能悉之竄道  
不謀艸野代謀義無不可賞忠酬功諒有常典况  
台丈曾爲王臣者耶又解免有罪之黨保安無辜  
之民陰德感天尤不可量不佞亦草茅士也懷此  
癡心敢爲俊傑陳之士固有聞聲而知心者諒弗  
以未同爲訝

與王俯裁印君

初若震霆卒平安瀾世間固有此等事惟居易則可化險爲易也。俟命非必得福或存得禍時但易中之禍其來每輕所謂小變而不失大常弟前口陳之老寅翁今親驗之矣。心苟無瑕惟據實理卽爲良算處事敷奏皆然更無權巧可求。今日當俟處分既定爲善後之圖非獨自善正使後來掌篆者有成憲可循也。但謝印條陳應有先後願詳酌其至當。

與錢殷求句容

小刻外書第三卷有治句遺蹟乃先人壯行實政。句民至今謳思稱爲前丁後陳所稱丁者亦敝邑人卽妻祖清惠公賓也。清惠與先人竝有生祠在邑。清惠屢宦南都自操院至大司空以故茅山香火甚盛祠貌壯麗先人則環遊楚蜀閩之間宦地與舊治差遙西郭祠宇三楹守戶二家概從質素弟每過其下入祠瞻拜思欲稍加葺治願出已貲不敢煩彼地遺民特主持事理非爲子孫者所得自專必借地方神君以爲重每抱斯懷用待天時。



今幸大賢往君茲土愛茲土之黎獻則于昔年之  
惠澤斯民者亦必垂懷第京寓二年未能頓如初  
願先寄四十金求諭彼中賢父老爲置祠旁田十  
餘畝供香火祭埽之用奉使南還尚容續圖此雖  
第一人風木之思然表章遺愛亦地方仁人之作  
用而彼中賢士大夫洎諸父老子弟所心許者發  
乎情不違乎義翁臺必允納之至于治句諸條雖  
今昔不同所立之法未必一一宜今而先人立法  
之意或亦可採擇於事內而兼通於事外高賢大  
仁定有權衡

與高彙旃儀部

令祖母墓表勉撰上竊推古人誌表之義誌入地  
中表立地上未葬則誌已葬則表誌不厭詳表不  
妨畧其大足以儀世則表之其微足以感人則表  
之大節微情舉約而兼餘也尊狀于此業已無漏  
弟特效提要鈎玄之末技耳令伯忠憲先師譜其  
家世人足不朽顯親之道子孫一身貴於他人多  
文弟曾于譜末闡斯義矣今台翁見有忠憲之身

于鄙文何有

寄陳大士大行

大士行而長安少一知音之士。恐大士返而區區  
踪跡。又遠長安。未知何年得恰爾相聚如疇昔也。  
吾輩晚博一第。不知者以爲啖蔗。知者以爲嚼蠟。  
弟近爲分闈事。風波萬端。然因此益信居易奉公。  
終當見亮。昔陽明先生經憂患後。益信良知無不  
具足。雖所遭逢體驗。小大淺深。事不同量。其揆一  
也。因子介年兄有劉閭學差。便訊新社。其間顛委。

又足以見人生分定。此差當事者嘗擬子介。後子  
介訪知弟呈在先。讓以歸弟。弟因事不得行。復讓  
子介。一差雖微。其行其止。全非人心所得操。況大  
於差者乎。然則凡情棄讓而就爭。非獨畔誼而已  
也。年兄理淡變熟。讀此能無一笑而莫逆與。台旌  
何月還。朝弟抵舍後。當掃門以待。或與惕菴聯  
棹而來。仙侶同舟。不讓嘉話於古人矣。

與章濟令吳江

送陽明要書

承詢及陽明要書。此實弟數年來心力所萃。因文

成先生能以性命經綸爲一事。又能以理民將兵爲一事。真今日救急之良工。思其人而未見。故詳讀其書。讀其書而有會於心。故爲之闡釋。而公之於天下。年兄公餘偶閒。且閱第五卷文移。亦可見其一斑。所謂以見在文成。讀過去文成之書。精神作用。必有默默符券者。且使古人得知已之幸也。

### 復錢龍門學憲

設柵便僧去柵便民去。勝于留。乃天理人情之至。全去難爲議。設者全留難爲議。去者前教去半留

半亦天理人情之至。不意寺僧矯尊命全裝。弟不得已。乃存五去三。令送慈雲。祇遵初命耳。今來教云將非寺僧蒙蔽。或轉告者過耶。不然大雲慈雲同屬僧人。何喜何怒。高明可諒也。惟責以孔孟同畧之道。敢不認過。繼此每事當更加詳。拜翁兄之教益多矣。至于寒骨云不覺潛然。恣然愚拙。寡諧專爲用心。在寒熱之外。凡事惟問是不是。豈敢計寒不寒。卽若孔孟其寒已滿二千年者也。

### 復錢龍門學憲二

讀所賜兵訓盜紀知仁人不忘民瘼且識今日民瘼之所存淡居討論益精益求精益實一朝起而經綸保障直探囊耳彼人惡貫已盈天戮大畜國罰小畜孰謂居官居鄉可蔑理自恣而終無禍乎方今聖明求才若渴翁兄救時之手惟須言路一薦未卜能爲伯樂者誰耶邑中近堵塞北流誠屬遠計但爲地理止須簡素若過於宏廓壯麗恐物力人功有未易措者人參三才正宜以衆心樂否消息之況成游觀之所將來必出游觀之人增游觀

之費又維桑之隱慮也幸與令姪相國默商之一爲成就一爲匡維務適中勿過使地脉有悠長之慶而羸詘合乎時宜雖屈宜曰復生將與點額矣

與李廣霞

幼姪壻盛子襄少未更事或疎於奉上遂來乃叔祖之怒然爲叔祖者教之以禮則可因而與詞涉產則非獨旁觀異議卽乃尊廉憲公之靈亦所未安聞昔年若老病篤時瞪目而托翁臺一切析參翁臺主稿而命其族叔盛仲宣繕真則令坦今日

仰○惟○太○岳○之○崇○嚴○尤○不○應○輕○有○此○舉○女○婢○輩○傳○稱  
令○愛○勸○所○天○云○已○業○自○廢○奈○何○侮○彼○卑○幼○此○見○翁  
臺○家○教○之○正○閏○秀○達○禮○明○義○如○此○尤○盛○門○未○艾○之  
福○基○也○竊○惟○翁○臺○爲○盛○門○尊○戚○其○太○和○未○散○惟○翁  
臺○能○永○培○之○其○元○氣○偶○乖○惟○翁○臺○能○轉○調○之○必○有  
大○慰○若○老○之○靈○者○分○其○餘○休○先○兄○亦○感○結○無○疆○況  
生○存○者○乎○調○和○人○家○骨○肉○本○是○厚○德○事○不○佞○所○企  
願○而○翁○臺○所○優○爲○與○黍○葭○孳○不○覺○言○之○肫○切○

復潘爾發

人○性○皆○善○有○何○可○疑○但○爲○習○氣○掩○耳○卽○散○財○一○節○  
是○學○問○中○最○麤○事○然○就○此○反○覆○觀○之○性○善○亦○明○不  
肖○向○嗇○於○財○近○乃○稍○稍○效○丁○清○惠○公○行○事○性○善○故  
能○效○也○人○見○不○肖○向○時○所○爲○則○共○憎○之○今○則○稱○之○  
憎○與○稱○皆○性○善○也○他○人○所○以○未○效○不○肖○者○則○有○二  
意○明○知○施○濟○爲○當○而○吝○習○難○除○退○然○其○讓○其○讓○亦  
善○根○也○或○有○意○欲○行○而○不○知○從○人○之○爲○大○反○耻○於  
繼○起○是○屬○好○勝○好○勝○亦○善○根○也○設○有○一○施○濟○之○人  
于○此○見○者○嫉○之○聞○者○訕○之○受○者○怨○之○如○是○乃○可○謂○

人性非善。今皆不然。善又何疑。農夫與斃獨同哀。而議恤不及。在昔春補秋助。所以專及農夫。蓋救斃獨之仁。最先救農夫之仁。最徧聖人心思。固已密矣。後世遺忘農夫。是大脫漏。尊念及此。不其潑乎。寒家每歲平糶。僅可稍救市人。農夫人衆而居遠。獨力難周。必二十區大戶。各就附近清查。隨時減糶。庶合春秋補助之誼。誠未知何年何歲。諸大家同發慈心。拯此一方民耳。同善會得知微。兄預定主者。從此繩繩相繼。可以久長。京師諸老一見

會錄。卽于今秋舉行。更名廣仁。而悉做其事。每月一舉。河南亦有一二處行之。又灼灼乎性善之確驗也。諒亦爾發所樂聞。讀禮已久。溫故爲要。惟畱意。

復顧海陽太僕

緬惟長公一念之錯。往而不返。遂至于此。令人詫愕。嗟嘆。況在台臺。何以爲情。與遺悲釋餘憤。庶幾大不幸中。猶爲善處之法。昔武侯以公罪誅馬謖。流涕三日。撫其遺孤。恩若平生。況台臺于親媳親。

孫乎。惟願率繇此道。將見專門化凶逢吉。去險卽夷。留元氣於如綫。回春和於劍極。或不失爲故家世澤也。哲謀之老。可爲忠告。輒敢披其所懷。

與胡剛中 名維孚

先生因胡生老有病。不官家居而信。忠告。惜胡生未之省耳。其叙己之衰。取皆由自。活。得未於聖賢。改。逆。不。存。之。旨。和。科。托。出。

凡進步後極易進德。蓋緣世俗以進步爲縱情害物之地。若登科除爵。每加謙冲。每加收斂寬厚。則人之頌之。必倍尋常。兄今已進一步矣。憶十七夜。填榜將竟。尊卷幾播。愚意實亦在緩急間。因覆閱且字號備卷。疵漏太多。遂仍初擬。從此想見高門。

祖宗殆有隱厚在人耳目見聞之外。若兄今日卽兼修之耳目見聞之內。未爲非要務也。世間惟進德修業最有光於師門。變化氣質是從來學問第一事。就處世言之。變化氣質亦是登科後第一事。某自幼多過。未第時鄉黨親友頗有不滿之言。及兩番倖進。極力從事於改過遷善。出而聽之。則道途之口。漸變謗議爲揄揚。及其久也。更指爲第一流人物。與往時判然兩截矣。此雖更新之效。亦因順風之呼。已驗良方。保不相誤。在兄今日正其時。

也。若以愚言頗出相愛。願立刻存之。肝膈措之。躬行。今而後必使交知里巷。翕然頌德。皆曰。夫士也。因登陳某之門。而進取變化。特達高明。至于如此。則兄之增光於不肖。又萬萬尋嘗感荷至誼。豈復可筆舌形似哉。萬物最靈而爲人人中。又幸而爲男子。男子又幸最貴而爲科第。奈何不辦第一流事。以配之。願令自負其靈貴乎。一日偶遇。將遂有數世之緣。名誼污隆。相關相共。誠不忍有聞而默。特作手書。以德業奉勸。老循癸卯季冬因給老人淡世年六十四有六

一花柳樗蒲。自今切不可復蹈。汚指汚身。旣已托跡士林。何忍下同僕隸。

一親友隣黨。自今務從謙和。切戒爭鬪動氣。尤不可輕舉詞訟。致人傾家失業。

一衙門囑托。自今概勿與聞。旣免枉法害人。亦以養高自重。

一瑣屑交關。向小民取子母之利。自今務從寬減。使笑獨轉怨爲歡。且宜以漸停止。

前三事立刻可改正。如出幽谷。遷喬木。何係何



客後一事既散在細民之手。度其事勢恐難遽停。且從寬於目前。漸停止於異日。亦曲體隱情。酌爲改弦之法也。

見過內訟爲其爲改過之源。然不可托言內訟。反緩於行事。胡兄今日須明目張膽。對至親良友。引咎自責。逐項改正。誓勿復蹈爲天地間一落勇決大丈夫。二旬以來。謗議固多。亦有稱其天資聰明者可喜。可望專在於此。夫巧於文。過是。大。愚。鈍。勇。於。改。過。是。真。聰。明。最。之。最。之。

### 與馬觀良

聞昔年誦讀時。里中有聒噪者。此世胄之家。往往有之。不足爲異。今既進步。踵先公芳武。前途甚大。視往事拂意。皆吾砥礪所資。以有今日。凡于一切舊隙。萬萬勿修報復。務期含容士類。包畜細民。此自是君子平正學問。況諺云。量大福亦大。雖俚語。實至語。以弘先德。以慰慈親。至隆之誼也。以繁子姓。以垂家教。至永之澤也。以揚仁聲。以結衆歡。平居愛戴。有事擁護。至長之算也。連日觀兄詞色氣

宇知非存心刻儼者第恐識量未至意見未定敢  
以此預爲勸規與胡蕭兩兄書一通附覽雖不相  
蒙其中語有可爲世俗箴戒廣布同志或未爲無  
益云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幾亭續文錄卷之三

解

心君解

五行之生。則始於水。成始成終。莫大乎土。元善之  
長。則首乎木。各有攸當。無重火者。今在人爲五臟。  
而心獨具五行之全。以火爲土。金水木之主。與造  
化生成之理。皆不相合。何哉。人身猶天然五行之  
氣。皆稟令於太陽。太陽雖火精。而不在五行之數。  
日爲天君。心爲人君。君火生相火。相火乃與四行



相配。人有心。猶天有日。心列五臟。猶日列七曜。就其中而君之者也。水非太陽不溫。木非太陽不長。金非太陽不光。土非太陽不暖。一切火氣非太陽又何根哉。人心全備五行。理正云爾。若止以光明發動。能具萬理。則彼腎水之藏。智動而能覺。與明德之體。最近脾土之藏。思凝而能通。與作聖之用。最近。宜皆足以具萬理。而卒皆讓能於心。君何哉。

### 心意解

性有體。用心有體。用知有體。用體皆無惡。可言其

或善或惡者。皆用也。情卽性之用。意卽心之用。別卽知之用。故性云性善。心云良心。知云良知。而不云良意。意有良有不良者也。近有賢者。謂意皆善。心有善不善。似認意爲心。又認知爲意。設如所云。將謂情皆善。而性有善惡乎。別皆善。而知有善惡乎。喜怒哀樂之發。皆善。而其未發。也有善惡乎。感於天下之頃。皆善。而寂然不動之中。有善惡乎。不然。或者疑心本有邪。故言正。而意本無僞。直言誠乎。夫誠也者。誠之也。去僞之謂也。而正也者。非正

之也。無所偏繫。常得其虛靈之正位也。非閑邪之謂也。閑邪者。閑思之邪。非閑心也。心無邪可閑也。又不然。疑方寸爲心。形而下者也。與性異也。而意無可見。形而上者也。與性似也。夫所謂形而下者。以心在人身。其靈隨氣機出入。非如性之無可指。似云爾。乃心之所以爲心。非指方寸之形。亦非指已動之靈氣。固統性情者也。動者情。其在靈氣未動之時。乃心之體也。所含者一性而已矣。正形而上者也。而有善不善乎。若夫七情皆意也。心靈所

動。雖無形可見。而其靈已乘於氣機。固不得謂之形而上也。或過或不及。固其所矣。安能盡與性同。其中同其善哉。且夫格物之說。自昔叢疑。心意之分。千古未有疑之者也。無端而疑。無據而信。其不猶白日之下。忽起雲霧。澄淵之內。投以沙泥者乎。

格物解

性形而上者也。知亦形而上者也。性不可言。言性之用而見性。知無可証。卽所別之物而顯知。如藥性寒熱何在。但飲之食之。有作寒作熱之用。則其

性之寒熱也。吾心之知何在。能別此是彼非。與其何以是非。則吾是非之心也。疑者曰。知自在心。何假於物。豈有格在外之物。然後可以致在內之知。豈知物非外也。格而致。正合內外之道也。夫能知是能。非非者。心所具之性也。自然之靈也。然離物則是非無據。無據而徒守其靈。卽有遇是非而不知。所以用別者矣。必明與吾心以証據。而是非之心。始豁然可用。如心本知仁。就堯之所以治民格之。必如是。方無虧於仁。而吾之知仁者。至心

本知孝。就舜之所以事親格之。必如是。方無虧於孝。而吾之知孝者。至心本知義。莫肯爲盜爲穿窬。格乎諸侯之取。非其有士之言。不言皆餽。然後知義所當充。有若此之類。而吾之知義者。至堯舜物之善者也。妄取妄言。物之不善者也。就善不善各究其極。是物格也。然後吾心洞然於仁孝義之理。無復一毫疑眩。一毫偏蔽。是知至也。內外合乎不合乎。若云堯舜觀何人格何物。而知至若此。夫堯舜生知。非學知也。大學之道。爲學知以下設。不爲

生知設也。世皆生知。三綱可無提。八目可無剖。豈獨格物爲多事哉。且河圖洛書。璿璣玉衡。羲舜禹。皆知至而後立此物以示人者也。後之人格此物而後知之者也。然羲觀馬而畫卦。舜觀象而加察。禹遇龜而演疇。馬也。七政也。龜也。孰非物乎。三聖人亦物格而后知至也。然則格物之功。固兼統乎生知之聖。而遺物之說。與學知以下致知功夫。全不相攝矣。且如喜怒者。人情至切者也。何日不有。而不必能自認也。喜所不當喜。不自知其失也。或

當矣。而不中節。不知其節之如何也。有人焉。遇某事。衆喜不喜。衆怒不怒。吾于是格之。始知其本不當喜怒也。衆皆習而此其性也。又有人焉。遇某事。衆所哀樂過甚者。而彼適可則止焉。吾于是格之。始知其節如是止也。衆雖發乎性。而不能止乎節也。是喜怒哀樂之爲物。合內外者也。猶夫仁之于治民。孝之于事親。必格乎喜怒之爲物。而後吾所以爲喜怒之知。始至也。一切人倫日用。又何疑哉。詳說反說。皆格也。思之慮之。皆格也。所說所思慮。

者必物也。遠取諸萬類，近取諸吾情，莫非物也。但物無窮，吾安得窮其無窮？不過細吾心，竭吾才，就人倫日用切且大者窮究之，使無遺蘊而餘固可觸類而通矣。明乎近則舉遠，察乎經則達權，其他泛者瑣者，雖有所存而不論，不害其為物格也。雖明日晴後日雨，此草何名，此鳥何出，聖人有所不知焉，不害其為知至也。雖契不攻於治水，棄不深於明刑，臯不精於播種，不害其為知至也。故格物之功可以無不包舉，無不通貫，而實未嘗屑越其

精力於泛濫瑣碎之歸，又何慮萬物之不勝格乎？王文成謂朱子添出理字，孔子當年何不直言窮理？然平心論之，直言窮理，理在吾心，學者或仍有遺物求心之病，不如言格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格之者正，即物而求其天則也。離物無則，故則不可以單言言物而則在其中，格之者為誰，固不患其逐物而遺心矣。于文言云見天則，于大學云格物各有攸當也。于繫云窮理盡性者，就物云理，就我云性，如親與子皆物也。子事親之理窮竭而無



餘則謂之窮理。孝者我之性也。孝親之性極盡而無遺。則謂之盡性。但窮理合知行而言。就已到之地位言。格物單就知言。就用力言。朱子特借彼以明此。而非添出也。其不言求則。而借言窮理者。蓋理字雖不如則字之自然。而求字亦不如窮字之徹底。又求則二字。經無明文。若引見天則以爲言。則見者。乃知至之事。非格物之事故。姑舍天則。而借窮理二字以明之耳。使當年直云格物者。卽物而求其則也。或足以釋後人之疑。而止其爭。此則

愚見與朱子同意而異詞。以俟百世者也。文成所云格去物欲。是乃主敬功夫。以爲辨說思惟之本。則可。而卽以當辨說思惟。則不可。彼枯坐耽空之流。皆求去欲者也。望以精義入神。沉應曲當。其將能乎。蓋大學入門早已爲合內外之道。而是說者主內而棄外。欲超門而徑入其室者也。

### 善惡難易解

金伯玉曰。善人少。不善人多。豈爲善順性。而反難爲惡逆性。而反易歟。曰。是惟誤認善惡。故倒視難。

易也。父子相愛，善乎。相夷，惡乎。曰：然。相愛，易乎。相夷，易乎。曰：相愛，易。則是善，易。而惡，難。未嘗善，難。而惡，易也。飢而食飽而止，冬飲湯，夏飲水，善乎。未飢而強之食，飽矣。而過食，冬水，夏湯，惡乎。曰：然。因之難乎。強之，難乎。曰：強之，難。則是善，易。而惡，難。未嘗善，難。而惡，易也。男女居室，而和，時感而化生，善乎。此離而反目，不節不時，勞憊而疾痛，惡乎。曰：然。因其自然者，易乎。強其所不能者，易乎。曰：因其自然者，易。則是善，易。而惡，難。未嘗善，難。而惡，易也。以理

義觀之，如彼。以情欲觀之，如此。善惡難易，較然自定。伯玉曰：然。則善人終少，不善人終多。何故。曰：此以行事定人。善惡不以心觀，善惡故也。人自有生以後，所見皆小體矣。小體有形，是。小人之不思而得者也。小體之所以然者，即大體是。小人之不思則不得者也。惟不思者多，故從小體以逆大體者多。然為惡必慚，有惡必揜，不假於思，可謂知慚。知揜之非善乎。曾見不慚不揜者，有幾人乎。以此際觀人，是善人終多，而不善人終少也。伯玉悅。

位育解

答金伯玉問

萬物在天地後猶人在萬物後其位育也則先人而後萬物先萬物而後天地育之者實政實事也位之則精神感動而已矣然皆有界限焉吉人所居耕牧得宜雷不震其廬火不焚其室或化被鄰黨均受天澤一家一鄉之位育非乎子賤宰單父鯤鯢不獲水旱不作一邑之位育非乎孔子相魯三月人心風氣大變一國之位育非乎使以聖人為天下而又久於其道則四海內外之天地無不

位萬物無不育矣學者惟不識界限之義見夫春秋有孔戰國有孟安在位育之功于是姑然其理不必徵其事雖曰然之實疑之也若知自一室以至海外皆有天地自鷄犬桑麻以至於凡有血氣皆為萬物然後信致中和之聖賢生於世間因其所處各為分量未有不位育者也火不值原且隨薪而燎泉不灌疇且隨汲而盈其燎原與盈疇之量自如也且如夫子聞政當時邦君亦必有感於衷與其朋徒領畧者動一善念施一善政卽皆大

聖人之中和德意。默默流行。於以輔相天地。曲成萬物。亦何在無位育之實。可指可言者乎。天下歸仁。與恭寬信敏惠諸事。胥以此意通之。而小儒之死泥事迹。異端之侈說虛光。渾然併包。豁然融釋矣。

正誼明道解

人事之有功利。猶天道之有福祥。同一善類也。非不善之氣。從後而參入也。三事曰利。四德曰利。性故曰利。利以自然。利以天下是利之本然也。而放

利。喻利則惟知有身。惡競甚焉。九功成功。敏則有功。功在天地。功在民生。是功之本然也。迨霸者急功。小人邀功。功求在我。于是功亦惡矣。聖人曰無欲。速功固不可速。爾曰無見小利。小利則不可見。爾若夫教之。樹畜專為欲。民富教以人倫。專為欲。民仁。故曰欲明明德於天下。是欲也。乃聖人之所以作聖也。豈謂欲民富。欲民仁。乃人欲之私。不當存於胸中者耶。行師不顧勝敗。謂之殃民。教民不問從違。是亦戲豫而已矣。今日止盡為君之分。不

期○民○勸○雖○純○言○道○誼○而○起○見○終○繇○一○身○聖○人○惟○知○  
憂○民○不○獲○其○身○而○一○體○萬○物○之○大○公○盡○焉○故○已○身○  
者○天○理○人○欲○之○根○絕○功○利○而○不○道○已○見○未○必○能○除○  
實○窮○已○私○使○立○功○自○利○之○心○消○融○淨○盡○則○早○脫○然○  
於○功○利○之○外○唐○虞○之○治○理○天○道○之○吉○祥○孰○清○虛○孰○  
純○粹○如○之○嘗○合○董○仲○舒○張○敬○夫○二○子○之○說○申○其○解○  
曰○凡○爲○天○下○而○謀○之○計○之○是○無○爲○而○爲○也○是○道○誼○  
也○凡○爲○一○身○而○謀○之○計○之○是○有○爲○而○爲○也○是○功○利○  
也○庶○幾○堯○孔○之○道○誼○渙○然○大○明○而○其○功○利○之○被○於○  
天○下○則○猶○春○溫○必○生○秋○肅○必○成○體○用○自○相○從○也○後○  
起○者○尚○能○致○疑○於○道○誼○之○寡○用○乎○

剝復解

勢○從○君○猶○雲○從○龍○也○豈○人○臣○比○哉○人○臣○遇○無○道○之○  
世○忠○而○被○禍○信○而○見○疑○有○之○人○主○誼○正○天○下○風○草○  
之○機○爾○何○感○不○應○何○善○不○行○或○惟○勢○窮○數○極○效○死○  
社○稷○守○義○犯○難○遂○志○無○咎○我○自○欲○之○非○因○行○善○而○  
致○禍○也○亦○猶○夷○齊○采○薇○比○干○直○諫○殺○身○成○仁○所○欲○  
有○甚○於○生○者○也○人○臣○固○有○無○可○奈○何○之○時○矣○剝○之○

六三獨應上九復之六四獨應初九與上下羣陰各不相得故聖人于剝云无咎于復云獨復而皆不云吉凶取自得其道而已矣言吉則非勢言凶則非義義與勢反人臣之位或值其窮則然也若人君者勢固其所自爲安有正誼行仁而吉凶難必者哉故六五在剝貫魚有寵六五在復敦復自中非特開以他義則專計以自考爲其制天下而不制於天下也然勢振於勵精權失於媮安雲雖從龍亦龍自奮其氣而後從之豢養倦卧雲何繇

作人主之以厭勞耽逸失其勢者變也振則威不振則玩无咎則必吉欲復則無剝惟人主爲然故知道者不以臣道概其君知變者不以變事阻吾恒

器小大解

識器始知器小之義器專爲容才而言容之者忘之也器如孟才如孟中之物有若無實若虛自忘所有器大之明証也伊周而下才無大於管仲雖諸葛武侯猶遜之然武侯之器實大如云不求聞

達於諸侯未嘗欲自表其才。如云先帝知臣謹慎。未嘗自恃其才。蓋若無若虛之亞也。仲之器小專論心源。無實可証。聖人微顯闡幽。欲人共見。故不智文仲實以居蔡不直。微生高實以乞鄰獨于仲。雖或人再問而終不語其故。此以知直探仲之心源。有難以行事言者矣。太史公曰桓公至賢而不勉之。至王甚違。夫子東周之心。此全失之者也。楊雄云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夫器視其所容。規矩準繩乃制器者耳。何與有容之義。且

循繩守轍。小儒亦云自治而實無運。掌天下之能本無足恃。又將何忘。雄之言似是非而非者也。仲之德。鮑叔也有曰。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其對桓公以五子易夷。吾夷吾不爲也。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夫惟斯語畧可窺其自負自見之意。所謂器小庶幾其証乎。彼天地亦器也。以其容蓄萬物。泊然無心。故器亦不器。器之大者。忘功業。忘智能于已之所長。無不容而後可以容天下。及其至也。配天配地。大器卽不器矣。仲未能自忘其

所長故去道猶遠。豈下同斗筭之士哉。才小則自  
容也。猶易才大則自忘也。益難因仲才特大。乃覺  
器之未稱。不然五伯之佐。列國之名卿。其器顧皆  
大於仲耶。

### 天民解

逸民天民。皆創立不官不職之號也。原天民之意。  
寧終藏不輕行。寧就閒不小試。寧不得居用人論  
思之位。不甘列分勞效力之員。惟念上天生我。分  
量若何。奉天而處。是號天民。粵稽往昔。參差殊致。

有心本大人。而蹤類天民者。有志慕天民。而其才  
不足當者。有心與事偕。渾然天民者。有有天民之  
才。而學微僻者。有願學聖人。而身不任勤。遂依天  
民之遺範者。伊呂傳說本大人也。遇聖王立登師  
傅。霖雨萬邦。故其蹤類乎天民。而非止天民也。嚴  
子陵魯兩生輩。有其志而非其才。季札管寧。庶幾  
之矣。心與事偕。殆敬仲孔明安石長源之儔乎。敬  
仲處一國而匡天下。孔明限於時勢。安石長源。于  
禮樂則猶未備。學之微僻。老子孕之。子房衍之。康



節不免焉。其才誠天民也。之數者。或于大效。而信其天民。或于不肯小效。而知為天民。若夫願學聖人者。大而救天下。小而救一方。辦一事。無小大。皆盡吾心。固所志也。然論思用人。可以運天下於掌上。使之分勞效力。易疲易瘁。不及中人。嘻。此何人哉。天所使耶。天所限耶。天使之。烏能違。而小之。天限之。烏能強。而充之。寄閒局。則啓廸乎當事。俾各隨量而行。退園林。與朋友子弟。講習修明。為無窮計。爾惕然而居。恬然而以順時。又天民之渾其呼而

更其顏者與

幾亭續文錄卷之四

論

顏子發聖人之蘊

崇禎丙子  
順天程

聖一天也。聖蘊一天蘊也。其默也為蘊。其識之也。者則云發而已矣。夫聖人之修悟有二乎哉。聖人之傳習有二乎哉。所傳惟其所習。所習惟其所通。萬世而下。皆以一貫為聖門傳道之第一事。而其實非第一事也。一貫特有主之功夫耳。以主於為善之心讀書。則能擇書中之善言。以主於為善之

心觀人則能取人中之善士。猶夫忠臣有見總以作其忠氣。孝子有聞總以感其孝思。一貫者特傳其用功之法耳。非傳本體也。本體無可傳。姑以予欲無言一語顯之。此非獨見大意之曾點漆雕開未能或發其蘊。即親受一貫之曾子子貢亦未之概發也。而惟終日不違之顏子足以發之。元公以為教萬世無窮者。厥肯深哉。夫顏子一生好學人。也未嘗教人者也。亦孳孳進修不惰耳。未嘗有著述事業闡揚聖道也。而發何以獨歸之。蓋聖人之

蘊至深也。至無窮也。深則不易發。無窮則不勝發。何以見其深也。聖人一心萬理。醞釀渾無端倪。正如畫前有易見聞思惟全無可用。所謂深也。何以見其無窮也。聖心一理萬事。橐籥宗廟百官未足罄喻。正如伏羲一畫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莫不具焉。所謂無窮也。聖人之蘊不自發。必得人以發之。必得幾於聖焉者以發之。猶夫天之蘊不自發。得四時百物以發之。而時物亦未嘗有意發天之蘊也。自行自生造化之精神宣播焉。乃忽而

有景星慶雲則無窮和氣皆吐露于此一時之間  
可以恍然對矣忽而有鳳麟瑤草則無窮靈氣皆  
舒寫于此一物之身可以躍然領矣故凡與聖人  
遊若啓若助若問難酌酢者皆從而發其蘊者也  
直聖人之四時與百物也不違如愚默而識之然  
後聖人全體微密之妙因若人進修之機而大著  
是則聖人之景星慶雲鳳麟瑤草也夫不已者天  
之蘊不厭不倦其非聖人之蘊耶然而首遜聖仁  
可謂云爾此之不厭不倦坤能之恒處也根乎默

識何有於我此之不厭不倦乾知之恒運也于處  
則君子運則謝以是知默識與易知同撰上天同  
載也既已貴默識矣一言不可又可終日言乎言  
之而蘊不存純乎不言而蘊不可見惟言其所何  
言猶思其所何思慮其所何慮故曰思則得之得  
其何思者也曰慮而後能得得其何慮者也是道  
也惟顏子得之其不違卽默也亦足以發斯識之  
矣于是乎博約之訓與精一通或因竭才之後喟  
然一歎而發于是乎損益四代爲集大成之治法

或因為邦一問而發于是乎視聽言動使學者皆可據可依或因請克己之目焉而發于是乎忘其善勞與無知無能者近融其過怒與安汝止復天心者近則又直以性情體驗為發凡此類莫非發也而不得執何端以竟發也然則顏子果發聖乎自發乎其發之所得力者在已發乎在未發乎顏子亦自發其蘊而已矣未發之中顏子所自有也有中斯有和人人有未發則宜人人能發而不知未發非人人所能有也無事無物未嘗無念細推

其念不涉喜樂則涉怒哀固時時發也不能有未發所以不能發也不能自發其蘊所以不能為聖人發也顏子亦曷嘗有意於發以教人哉今試觀無所不悅不厭也語之不惰不厭也欲罷不能不厭也一生止不厭之事而周子獨稱其有不倦之功蓋惟真能默識之而聖學于是乎顯聖學顯而萬世而下猶能見聖人之與天同蘊不干發求聖人而于未發求聖人未發者固萬世無窮者也無聲無臭之天載不因時行物生而或洩也發乎此

而教思乃可以無窮。若果以發觀，則顏子之發處鮮矣。曾十傳，思三支，孟七篇，發豈不弘。教豈不長。然皆嗣顏而發者也。故不歸之三子而歸顏子焉。雖然，顏子之取善發者，尤在執禮。凡超悟之景如電光無踪，循此禮為坤能而乾知，始疑而不渙，異端以空為宗，其所重亦云不壞。彼蓋微窺此意，而不于物倫加明察。至欲平等善惡，將謂天之蘊不在。確然易知，而在混沌乎。聖人之蘊不在虛靈，不倚而在無分別乎。則雖巧訶外道，終當以不學不修直任自然者為至。而舉一切擇善服膺之功，皆安所用之。無惑乎其塞聖教而誣萬世也。故妄發又不如無發。

說

狷庵說

贈金伯玉

狂矜，愚民之疾也。狂狷，亦士之疾也。而孔子皆取之。豈不以真哉。自顏子沒，有不得中行之歎。繇曾及孟，非狷則狂。無中行者，顏子而後。不學之中行，則有黃憲、郭子儀學焉。之中行，有元公、大程爾。其

餘多假中行。假有二端。霸者以驩虞假。鄉愿以衆悅假。上下位異。媚世之心非異。故自古以來。無假狂狷。有假中行。從狂狷分之。或有假狂。卒無假狷。假者必趨斯世之所悅。而狂狷皆鄉人所厭。狷又取忤於世。而妨於欲者也。故莫之假也。悅於鄉人者。厭於天。厭於鄉人者。見思於聖人。其亦思其真而已矣。伯玉金子。未弱冠登朝。俄以言罷。遂留意學問。自顏其齋曰狷庵。且云。吾不能舍性所近。而他慕。吾且專讀四家書。于古伊川晦翁于本朝。

則薛文清高忠憲。蓋皆家法嚴峻。論學精實。無容一毫假借者。所宗在是。其以躬行實踐爲本。詎再計哉。學一也。有云。變化氣質者。有云。各得所近者。就所近而裁之。以中是變化也。云爾。剛克柔克。斯剛中柔中。使棄剛學柔。棄柔學剛。終何有平康之日哉。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今之時。賴傾否。幹蠱之人。特甚。伯玉以不爲自盟。真欲有爲於當世者哉。

奕說

奕戲事也。敗亦可喜。眉山以戲言奕也。嘗推之事。理不妨於敗者。奕而外。疑天下無第二事。徐而思之。不可敗。惟用兵爲然。其餘皆不妨於敗者也。意氣爲人勝。不庶幾致柔乎。議論爲人勝。不庶幾守訥乎。名譽爲人勝。不庶幾近情乎。舉而推之。天下所競勝者。亦何事非奕類也。意者人生自有大事。當發憤爲天下先。然善貴同治。貴讓。則是盛德大業。終未嘗有翹然傑出之意。而凡作善而求過人者。豈至善也哉。又況他務之無與於禔躬理物者。耶。用志不分。寄思鴻鵠。得失其未有定也。



幾亭續文錄卷之五

策

奴寇

崇禎丁丑會試第四  
問奉委擬程未用

居重故可以御輕。借衆輕以市重。則那居之勢。舛矣。安內故可以攘外。置安而議攘。或乃愈亂。欲返其亂。非仍求之內寧。又何術哉。夷狄叛服不恒。雖極盛之世。不能無。而中國百姓自相煽動。則土崩之禍。有識者深憂之。獫狁熾於周。而禍周者。卒非獫狁。匈奴跳於漢。而禍漢者。卒非匈奴。吐蕃回紇。

張於唐而禍唐者卒非吐蕃回紇也。百姓心離則周漢唐之末局耳。周之盛也。振薄伐之威。然後朔方以城。殷宗赫然中興。神武在握。三年克鬼。方當猶格苗之意。非艱於奏效。姑寬之以待其自服也。不然。亦如後世師老兵頓。曷稱既濟乎。越自奴虜倡亂。徧調客兵。客兵無律。背逃相繩。窮民從之。此流寇之所繇起也。今又因流寇而屢調客兵。民之畏兵甚於畏寇。此寇之所繇愈多而難熄也。其始也。奴先而寇後。論今日。國家至計。則寇本而奴

標請先分二者。內外緩急之執。而後詳所以制禦蕩平之道。可乎。奴於京師近。故京師視奴患急於流寇。乃四海則各有近流寇之處矣。半天下皆流寇。卽半天下皆與寇近。凡近寇之地。患寇甚於患奴。各從所見爲輕重耳。國家取天下於夷狄。夷狄雖橫甚。在天地乘除之大機。必不能我加。小民思亂者徧天下。而復多方以驅之。禍亂相尋。何日之有。嘗妄謂今天下若有淮陰李靖之將。東奴可制。而流寇必不可平。奴雖狡。其用兵視枯沒

喝幹離不之徒遠甚。已已丙子。再大入。皆茫無紀律。使出奇兵。邀而坑之。可使匹馬不還。所以往返自如。乃我之太謬。非奴能也。我之謬有二。其無能者。既已束手坐視。而所謂能者。又專欲以技力勝奴。豈知我之技力。雖使選練數年。未當奴半。彼丁何丁。騎何騎。射何射。而欲與鬪其所長。卽議復開平。立志甚壯。與往年取大寧之說。堪相表裏。然究其所以。不過欲練兵三萬。以與之力角。而取之。無乃疎乎。夫令開平果復。大寧果取。藩籬既擴。堂與

自寧東北之奴。西北之插。皆限隔山外。豈非形勝。豈至講陵後。增築勞民傷財。損鑿地脉。爲萬萬無益不可行之計。但要害必爭。復之既難。孤城遠戍。守之尤難。必也我兵既精。我餉既裕。俟其來。一大創之。乘勢而取之。耕屯以守之。斯經久之規。爾而欲創奴制奴。無如困其所長。用我所長。奴長在騎。射有坐困之法。在我長則人人言之矣。曰非火攻不可。曰非以車營用火攻不可。皆似也。然不如一言以括之。曰用伏。古今用兵。皆專用間。今奴無歲

不問我而我無一刻能間奴。即賊已入境尚不知從何道往來。數若干。將何人。方畧運用何在。貿貿焉邀倖堵截。猶閉目而行道。步步顛躓。故今日第一要務。在選能使間之將而任之。然後我長得施此伏人者也。外是有伏器者。如弩如砲。如刀如石。如毒烟之屬。不特平原可用。以結營。任山川峻隘。道途崎曲。隨處可設。設又易收。凡害敵之物。使敵不知。然後陷焉。此伏器者也。外是有伏地者。大而為溝洫。川澮。寓險於屯。明而為榆柳棗栗。植險於

樹。隱而為攪地。飛龍之屬。數十里。自相觸動。頃刻傾陷。唐李光弼。本朝蔣定西。皆能為之。今世豈遂乏人。此伏地者也。知此三伏。則虜情得虜長。困使韓李之徒。為將優為之矣。今所取大患者。伏人一說。我不能伏人於彼。使彼得以伏人於我。彼所不能伏之處。我又隱然代為之伏。今雖幸離腹心。猶布滿肘腋也。可不寒心乎哉。謂宜早為之所。上則消弭於未然。次則控制於臨事。不然。城社盤結。一誤再誤。何以堪之。故三伏之中。尤當急商伏人。

未知我伏之利。且杜彼伏之害。庶幾先不敗而後求勝之一機乎。若謂奴併插套。其心未堅。其勢可離。此當在新定之初。今已久定。而我與插套。漠不相通。欲希如汾陽世衡之用。回紇以反攻吐蕃。去元昊二腹心。將以速其臣附。不可得矣。至於流賊。又同而異。其同者。賊伏人於我。我不能伏人於彼。亦當先講伏人是也。其異者。則中國之民。非夷狄比。勦撫二言。皆失窺要。何則。流民流賊。原分二種。流民就食。急於求安。則宜安插。成化時原傑之處。

郎陽是也。流賊焚劫。民間應者尚寡。則宜誅剿。正德時劉六劉七與官軍互有勝負。而卒殲於江。是也。今則流民與流賊合矣。賊所至。民強半相率而入賊矣。非選良將先摧破之。則流民求安之情。不。急。非得良守令。徧與招集而安插之。則賊黨何自。孤。而種。何日熄。今議者云。剿云撫。夫剿之爲言。使無孑遺。所以待反叛。制羗戎也。今皆中華百姓耳。勢可剿乎。心忍勦乎。議剿者失也。撫之爲言。赦而罔治。亦謂脅從餘民。及蠻夷之屬。彼故有廬產室。

家赦其罪。自相率而安業矣。今皆孤子窮民。散何所歸。歸何所事。正須治之。可云罔治耶。治之之法。必與行糧。必定鄉土。必給廬舍。必授閒田。而又多方調習。乃可以永定而不復亂。故議撫者未盡得也。書曰。殲厥渠魁。識渠魁而後可殲。今且不知踪跡。何所賊首。何姓名。競云某回回。某大王。此皆無是公。浮游先生之別號。任其倏忽變幻。雖欲殲之。將誰殲乎。我兵往往反隨賊以俱流。而全無定筭。今欲破賊。總貴先知賊情。欲得賊情。總不出於用。

間。凡刺臂字。灸髮頂者。皆脅從。非真積賊也。果賊腹心。何煩刺灸。以爲羈制。今遇此輩。便謂罪在不宥。是絕其歸途。而堅從賊之心。賊每至一地。挑壯勇者刺之。使欲逃不得。反正無門。所以新賊日增。舊賊難散。須入間於賊中。布散流言。許以歸順。如唐時高仁厚破阡能羅渾槃之法。但服一寨。卽諸寨聞風降附。其髮頂無灸痕。臂無刺字。乘馬跨弓刀者。乃真積賊也。數實不多。其勢旣孤。剿之自易。故必得善用間之將。然後可以用殲。能殲魁。然後

可以善治其脅從。是則蕩平流賊。非勦非撫。遵古人之殲。而又善通其罔治之意。庶幾魁從俱消。或疑行糧廬舍。費數百萬。安從出。然今年亦費二百餘萬。使流賊延蔓更數年。費寧可計。若合數年虛靡之數。成此永寧之績。費耶。省耶。至其間驍健願兵者。選而練之。俾師旅益壯。如此分別三等。布置既定。土闢而賦足。賊還爲良民。藉其精勇。又可以禦奴。豈非去流賊之害。而反收流賊之用者乎。拔齒安兒。先臣王守仁破賊安民之喻也。當時桶

岡。淵頭等賊。原係獍獍。各有巢寨。雖蔓延三省。實回顧其家。故守仁欲鵬剿。不欲大舉。寧獨任。不欲夾攻。其意微矣。搏穴反虎。先臣俞大猷擒張璉之喻也。當時璉賊離巢出劫。督撫欲野擊之。大猷以爲我兵數萬。豈可從一夫浪走。遂舉兵迫入其巢。璉果還救。就擒。蓋不以我師隨賊俱流。正今日對症之藥也。今日賊勢幾於無所不趨。而非有專趨。雖陝爲老窟。有所必反。而諸股散蔓。亦有所不必反。使二臣處此。其于鵬剿入穴之計。自能隨宜變

化豈憂拘牽。土寇一種。或與流合。或與流分。流既有真假。土亦有首脅。必先分流。土又能就流。土中各爲分辨。方可使之互相斬捕。此又處置流寇之剩技餘事矣。故求大將之才。用三伏之說。則虜長坐屈而失地可復。酋長可擒。王庭可空。兼得良將與良有司。俾兵威旣振。解散有法。安插有歸。然後流寇永歸底定。此皆言之似踈。潤行之似格。惴然舍是實無良圖。所謂大病大藥。挽回命脉。整頓乾坤之法也。其制奴平寇之不得不同者。曰重賞大凡鼓舞戰士。非厚賞不能。平日動民間一草一木者。必誅。至于破敵之日。一切賊壘所有。聽得勝本營將帥。遍行給散。以賊貲財。賚我有功。未嘗費府庫錢也。孫武法。凡能奪敵人車騎。卽以充賞。而更其旌旂。蓋恐徒賞未足。示勸。又加旌旂。以寵異之。若平居無格外賞。懸募死士。而臨時所獲賊財。又令入官。登先之人。有廢然返耳。故平時嚴戰。與勝後均頒。二法並行。乃當今磨勵將士之至要也。祖宗時。置邊兵六十餘萬。皆在畿輔。此卽居重



之意故

文皇專重開平謂地形卽兵勢也今

不汰老弱不練土著有急則遠調客兵冗費無算而不得秋毫救援之力所以增餉三倍而反失其重也今能永不調客兵以其費核練額內之兵則居重之勢復矣

內之意 京畿天下之本也今日之

陵寢則

又京畿之本也上下有固心而後可以商禦侮謂人心卽兵勢也今似有岌岌不崇朝之意何也是又非羣工所能與也明大義剖大疑決大勢彰

之以可恃持之以必不可動其將得力於帷幄論

思之際乎有道之盛守在四夷卽四鄰猶侯服事

耳而況欲增得已之役於層城之外哉故以蠻夷

視中夏爲內而不可以先定流寇爲定內 廟堂

主宰確有成畫乃爲內之內大將伐謀良有司勞

來爲制禦之本而誰能識拔大將何道能使羣有

司一時俱良乃爲本之本 國初重開平往重大

寧今不得已重 陵後宣口三協諸路此亦隨時

異宜之兵勢而定志氣任賢才戰勝於朝廷乃爲

勢之勢。豈直如。明問所云。大意相通而已耶。一以貫之矣。經濟推入於精微。而事與道無殊致也。

謚法

崇禎丁丑會試第五  
問奉委擬程未用

人臣之一定者功罪也。難定者心事也。無窮者善惡也。有窮者賞罰也。治天下之道。禮窮則救之以刑。故刑曰弼禮。惟天下有賞不勝賞之善。罰不勝罰之惡。則慶威之道。或幾乎窮。所以救其窮而使之垂於無敵者。則猶然禮之意也。榮辱以實事而佐榮辱之所不及。必反救以空言。故謚者人主之

春秋也。謚之時用大矣哉。謚法創自周公。嗣是而後。以書名者凡六。曰春秋謚法曰廣謚。曰今文尚書曰大戴記。曰世本。曰獨斷。而春秋法最著。春秋定於宣聖。與周公風勵百世之精微。互相發也。以人名者凡八。曰劉熙曰來與。曰沈約曰賀琛。曰王彥威曰蘇冕。曰扈蒙曰蘇洵。而洵最著。洵後出集諸家所長。而折衷之。此所謂十五家言也。十五家之外。復有鄭樵表章蘇氏。而欲盡去。自來釋義。豈知文同義異。去之何以別幽微。使後世聞異人同

謚茫然不辨其所從來。則樵之意。於是爲踈矣。周公立謚。兼備善惡。故有禮有刑。唐以前猶近古。至宋大臣無弗美謚者。去刑之意。而禮反以不尊。秦以君議臣。而溢美掩惡。何以勸懲。宋之忠厚。適成混淆而已矣。夫大臣之謚。例也。美惡宜兼著。小臣之謚。非例也。有美無惡。宜也。若大臣有謚。皆美。小臣雖美。弗謚。是謚其官。非謚其人。人又何憚不委蛇。俛仰享大官於生前。兼令名於身後乎。是謚乃

人容悅之門。失周公之心之甚者也。就美謚中。義有偏有全。就同謚中字有兼有獨。周文王經天緯地。而曰文。重耳匡周。孔圉下問。亦曰文。商成湯高宗保大定功。而曰武。鄭武昆周。寧俞濟君。亦曰武。其間文武之全德。與一事之文武。偏全之致。豈不猶燭火之於日光。秦岱之於培塿乎。朱子謚文。程叔子謚正。而范仲淹。司馬光。皆兼文正。豈以爲德業有過程。朱衛武有斐。君子而謚武。公召虎。謚穆。公而岳飛。初謚武。穆。豈以其功賢。遂冠衛武。召

公上也。隻字之不必遜，兼字之不必優，又瞭然觀矣。周札初不知王敦逆謀，開門延敵，王導重其晚節，欲侔謚於周戴，廷論之日，卞壺郗鑒持不肯與，所見爲優，蓋札之殉國足以贖罪，未足以揚休也。郭義納女得官，擬謚曰宜，北魏主奪其謚而兼譴，擬謚者風勵之，公不亦遠夫。許敬宗之以奸諂謚，謬也不特棄子嫁女二事，袁思古避其顯過，以此徵之，賴王福時堅執於後，卒得不改，見唐初之公議猶嚴。王通之謚文中也，稱也，孟郊之謚貞曜也。

徵遺其實矣。雖皆其弟子與朋友爲之，而未可以槩譏。使謂私謚非禮也，無爵而謚非禮也，則柳下謚惠亦其妻私謚，孔子何以仍而弗譏。至於議謚改謚得失，互有使將謚之前，早加熟議，則旣謚之後，自無可更。倘議者懷私，後有遺議，如保舉之法，并坐舉主，亦誰敢懷僥倖而妄議乎。若謚前不慎，俄與俄奪，卽至當足以快人心，而國典亦稍傷矣。此爲改謚者言也。近又有補謚之說，春秋之法，善善長而惡惡短，然識者以爲補謚乃榮中之榮，應

主嚴奪謚乃辱中之辱。應主恕。是則議謚者。惡惡可短。而善善不得槩長。又春秋之權也。國朝文臣有謚。小臣有謚。皆始自王禕。蓋建文時。追謚文節云。永樂時。乃有姚廣孝。恭靖。恭靖於爵。則公固難列於文臣。迨洪熙。而文臣之謚始廣。然當時有文榮焉。僅以爵也。有文愍焉。間以事也。猶寓貶也。惡謚之不行。自侍郎賀銀始也。厥後有褒無貶矣。有流芳無遺臭。而人存倖心。禮不復通於刑。賞不復兼於罰。而謚之用。僅存其半。權不倖於春秋矣。

況夫經緯之義。概於詞翰。不以其人。而以其官。是謚有定格也。謚之難定。政恐以愛憎游移。迄無確論。而其定之太易也。生時居某官。而已知得某謚矣。非惟無懲。亦復何勸焉。聖明在御。激懦懲貪之思。甚至欲激懦。無如表節義。太祖時。雖勝國犯難者。必旌。忘其爲已仇也。故建文之季。奇節不可勝數。欲懲貪。無如表清貞。文彥博有言。朝廷抑躁競。惟取恬退之士。舉而揚之。正合斯義。第借清警濁。猶一日之激揚。而表已往之清貞。其提

醒更徹於千秋百世。萬曆來。靖難諸臣。光輝漸出。然謚猶未普。夫論定易名。合於賞不踰時之意。誠足以速勸誘。而越數十百年。而追謚之。所以神風勵識。不怠。又何如者。而卒遲遲有待。幾成築室於道。謀哉。大抵謚法之未備。繇於謚義之難明。謚義之難明。繇於良知之未醒。良知者何也。是非之心。是也是非之心。本自皎然而或掩於愛憎。或滑於聽觀。夫惟目前之人。聽觀宜真。而不知惟目前之人。愛憎易起。乃久而數十百年矣。其事舊其人去。

與其子孫亦漠不相涉。愛無容愛。憎無容憎。則審察之也必虛。而評隲之也必公。所患世遠事湮。若恍若惚。而其大節表表著在耳目。書傳者則固炳於日星。而行於江河也。今欲崇慷慨之儔。莫如擇靖難時諸臣。死節最烈者。如方孝孺。耿清。卓敬等數十人。一舉而謚之。欲隆清貞之彥。莫如舉累朝以來。書冊灼然遺而未謚者。一朝而補之。其他或直言。或任事。皆宜補以易名之典。古人所謂以言立神。比之以筆寫神。期於毛髮畢肖。則所以作

敢言之氣。鼓任事之才。有速於命。戒孚於祿。誘嚴於刑。驅者誠今日厲世磨鈍之一大機也。嘗怪夫世之人。知有爵祿。不知有名義。猶庶物之知便利。而不知有榮辱也。直願以一日易其千秋。又其巧者。欲併千秋而奄有之。又其刻者。困君子於一日矣。并君子之千秋而欲斬之。無非自覆其良知。以錮天下。錮萬世之良知。而當其宛轉錮覆之日。良知已炯炯昭露於天下。何則。小人而慕美謚也。小人而嫉妬君子之謚也。知慕知妬。皆良知也。使其

不知慕。不知妬。曰吾惟一日之便利。爲榮而已矣。是魏徵所云。皆化爲魑魅也。人主安得而治之。而名教又何以悚惕之哉。故謚者。因人心之知榮知辱。而著之。爲勸戒焉者也。佐治之徵也。蓋自刑賞窮而有謚。謚窮而有改謚。奪謚補謚。刑賞有時。不當。故刑賞窮。謚之與不與。美不美。有時不盡當。故謚窮。夫謚一不當。則聞者將謂爲善之人。謚亦榮。不謚亦榮。爲惡之人。不謚固辱。謚亦辱。美謚亦辱。榮辱操於下。不操於上。而中人皆無所感奮。故曰

改日奪曰補。三議禁如。然刑賞之間。寧僭無濫。奪  
 謚近苛。補謚近厚。改謚又近紛。故今且不議改。不  
 議奪。而專議補。寓激勵於忠厚。毋啓苛察之門。毋  
 滋慘刻之制。時哉宜哉。宜哉時哉。將以成畫一之  
 令。觀大典之成果。何道而可謚之為義。雖朝  
 廷定之。而實與天下共定之。亦非天下之口定之。  
 而天下之人心定之也。人心者。天所托也。故謚道  
 皆出於天。明是非之心。乃可定是非之案。天在吾  
 心。而又何他求為。遠法難以盡復。近典難以

猝更。取禮之意。以黼黻之。取春秋之權。以低昂之。  
 而不善之。追刑則姑懸。而弗用。非以天道輔其君  
 者。夫孰能之。即今日舉廉楊孝之。功令藉茲典  
 以彌光。人心觸於既往。而政事興於將來。大道之  
 公。必有太平之風。請從擬議筆削之末。而觀之矣。

議

籌虜議

丙子八月 館課代擬

人有閉目而能行步者乎。天下有不知敵情而能  
 制敵者乎。則有離用間而徒言用兵者乎。孫子以



用間結十三篇猶子思以上天之載結中庸故曰  
無所不用間蓋軍中無一語非間無一事非間無  
一時非間但用間須審間謀之才用間必重間謀  
之賞非死士無以行間非厚賞無以致死士此其  
要畧矣伏計奴虜十七年來純用間勝而我筦樞  
專聞之倫從無思議及此者譬之身之所處則我  
明奴暗譬之目之所視則我暗奴明今虜營逼近  
數里數十里間曾不知賊數幾何賊酋何姓名賊  
營壘出入何規模何運用而我城下與各營則奴

騎假稱諸鎮游兵處處窺誘我不知彼彼深知我  
夫救急破敵之法無過設伏出奇設伏出奇無過  
出其不意今彼既知我則我伏從何設我奇從何  
出我不知彼則彼之伏將無所不設彼之奇將無  
所不出矣此無論不可浪戰不可倖勝卽欲倚車  
營仗神器爲持久漸驅之中策其可得耶危哉危  
哉爲今日計有一至穩至正之著而所謂救急奇  
秘無不隱括焉大司馬出統援師必非安坐而惰  
軍氣宜速請一實諳陣法實能練兵之人卽于各

營輪番操練。或疑今此何時。始議練兵。練至何時。兵始可用。不知今日之練。乃其用也。練一日。則兵藝漸精。一日。練卽所以爲戰計。練一日。則兵膽日堅。一日。練卽所以爲守計。練一日。則兵紀日嚴。一日。練卽所以爲斷奸細計。練一日。則兵將之勇怯。巧拙。日分一日。某將堪任某事。某隊堪置某地。練卽所以爲設伏出奇計。奇變之用。在正中救急之用。在緩中却敵之用。在自戢中。此正兵家隱伏無形之妙。且虜豈有見我之安坐而反退。見我之實

從事於操練而不生畏心者哉。故用兵之本。在用間制敵之道。在練兵。一言定今日之情勢矣。所以行二言者。最要亦不過二事。不吝厚賞。以聽良將之用。間關四門。明四目。以求實能用。間實能練。其之將才。彼游士乘時邀利。固難輕信。以千官之衆。鱗集闕下。豈真無忠智沉勇。親歷行伍。曾奏膚功。堪居中握機。堪運籌制勝者。一二人。昔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見賢於孔子。魏無知薦陳平。蒙賞於漢高。使得如叔皮無知其人。則子產管仲陳平

必出矣。然今日者，雖有叔皮無知，知而言之，又誰與信而入告之？是誠鄼侯之事，可以立紆。聖明之憂大慰。祖宗之靈，遍解黎民之厄。一吐華夏之氣，報我十七年同仇之愾者哉。

迎陽議

先是有冬至迎陽疏奉旨下部因補作此議

易大象六十四例，稱有五曰君子，曰大人，曰后，曰上，而稱先王者七焉。皆已行之事，故特援先王爲証。非若他稱者，獨明其義而已也。于比也曰建萬國，先王固嘗封建矣。于豫也曰作樂薦上帝，配祖考。

先王嘗郊祀配天矣。于觀也曰省方設教，先王不巡狩，不敷五倫乎？于噬嗑也曰明罰飭法，先王不欽五刑，不布治縣象魏乎？于无妄也曰育萬物，先王不有五穀之修，魚獸之禁，斧斤之時乎？于渙也曰立廟，則禮特隆，制特詳，與復而爲七焉。此其事固伏羲以來，下傳殷周，所漸行而漸備者也。至日不省方，蓋虞夏商周皆然，其不以本日南郊，斷可知矣。援先王者，正欲使後王踵而因之，又豈若建子之事，所行已爽，就講學論治之際，別立隆以爲極。

也哉。本日郊。殆秦漢以後訛也。孔子時此禮尚正也。故第引為典要而未嘗正其失。今沿秦漢以降之謬而忽忘於大象之明訓。可乎。禮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曰迎。其先日可知矣。今之迎春亦先日也。凡言迎者無不先。況大報天而主日乎。周禮大司樂。冬日至於圜丘。奏雲門。降天神。夏日至於方丘。奏咸池。出地祇。此乃分祀之明文。其於本日先日固未足為確據也。陰不當迎。陽當迎。日令於初陰也。曰。毋躁。凡有事宜優游而不迫。

也。所以小養於初陽也。曰。欲靜直無所容事矣。所以大養先期而迎之。則得以及期而養之。不先期而迎之。則勢不得及期而擾之。故先日郊兩得之者也。本日郊兩失之者也。必欲謂周公當年果以至日南郊。是亦偶爽於閉關之義。當舍周公而從孔子無疑矣。朱子謂周公有思量未到者。孔子方思量到。如典瑞駟六玉之渠眉以歛。而孔子止季孫用玉之類。又安知大司樂所云。非一時思量未到之說耶。或謂省方主於游觀。故可已。南郊事。

大不在此例。豈知省方非游觀也。巡狩則朝諸侯於方岳之下。爲臣事也。春秋則補助乎農夫。爲民事也。陳詩觀風。申誥命於四方。亦爲民事也。第因以覽山川之勝耳。豈曰其事固緩。而特以至日廢乎。爲臣爲民。至日不行祀天。可知矣。然則本日朝賀。何居曰。端拱而朝。非省方比也。天子者。陰陽之主。萬物之所待生。一陽初回。而生生之天心。見爲天受賀。不亦宜乎。

謚議

報禮部

蒙發單專訪本鄉先達本地名宦職浙人也。所敢與議者。浙紳浙宦耳。謹遵崇禎五年部頒。欽依事理。與每名下最上者書。的應謚三字。上次者書應謚二字。次者書議謚二字。仍畧撮梗概。并一二要事。以備稽酌。奉單例不得過十人。祇舉賢紳七名。宦一至于明。旨惡與惡字。則斧鉞風霜尤難下筆。然聖明特追周公之義。辱前奸以懲後人。又不敢自沽厚道。仰虛至意。竊嘗思之。歿者醜謚。明辱猶生者之金錢愧心也。邇來欽定一案。

已屬罪人。明列刑章。無煩醜謚。與惡字者。其將在漏網。遺奸乎。詳味諮單。寧遠無近一語。曲體人情之微。年遠則實錄有載。諸史可稽。而交知之意。亦已疎濶。或可從公畧議。若論地。則一省之內。總屬同鄉。雖遠亦近。不忍置喙者也。或與他省士夫。更易而議。庶幾其可乎。蓋善者取聞見之真。雖中善亦宜上聞。故訪同鄉為便。惡者必大惡彰著。海內共曉。或一時用罔。流禍後世。然後訾議及之。則亦不必拘於同鄉耳。敬體寧遠無近之意。于年遠地

遠者。各議其一。開列如左。

### 浙江賢紳

方孝孺

的應謚

精忠大節。瀰滿天壤。不俟疇咨。初

成祖呼曰

方先生。生意甚重之。繼因語過激烈。貽十族之禍。今

與上謚。允合

成祖初意

戶部侍郎卓敬

的應謚

節烈不待言。曾有密奏。主徙封南昌之說。

成

祖初見其疏。大稱善。為姚廣孝片語挑激。遂膺大

戮今合仰體

成祖至懷追予上謚

以下八人  
不全載

呈

具題出缺呈

為同年具  
稿投吏部

考選新奉俞旨截俸舊有成規懇祈具題出缺以便銓除事某等三人係選頭某等五人係守部舊例合授小京向因缺少遷延留候頃遇吏垣疏請考選奉有成命今中書俸滿者四員行人俸滿者六員比照綱等應選人數尚有餘額竊思考選之舉或需新歲截俸之期應在舊冬伏乞列名具題

出缺補選使馳驅告竣者陽春屬和遂瞻栢臺青瑣之光而班行初試者寒月趨陪亦供攬轡周咨之用陳力就列敢希八凱之同心以人事君惟賴山公之啓事

選授中行呈

為同年具  
稿投吏部

初授衙門一體在官職掌稍殊俯順微情以便輸忠事某等八人並值大選應授中行衙門體統本無低昂朝廷任使量均勞逸但皇華原隰其諷謀多在攬轡之間而染翰形廷其躡踏長在侍

之頃人之所賦微亦異宜伏祈體恤羣情分別擬授俾臣子之各得其所卽君父之愛惜人才

求移咨催限守部呈

爲錢仲馭擬稿  
投吏垣未果行

職守勞逸宜均酌派公私交便懇乞移咨各省按名預催務令遵守如期勿致臨時貽誤事守部十人職司接本向來舊例每班二人每人值班一百有五日某名在第四謹遵班次于十一年四月十六日人朝接本應于七月廿九日換班比聞第五名吳某在家守制其所應值三箇半月例應同班

第六名潘某頂代竊念某等誼關同籍情難獨勞雖班次之偶聯豈一身而兼兩似宜通筭前後牽派分承除一二兩名事竣歸家勢難復派外第三名蔣某與某同班住居京師今某願首代吳某接本半月自八月初一起至十五爲滿十六以後則應潘某接班其後四名皆照此例于本分一百五日之外各代承半月蔣某在京不拘先後隨時量補約計七人牽代恰符吳某應輪接本三箇半月之數如此則勞逸適均公私俱便既無悞接本之



職掌亦無負同籍之交情。但恐人意難齊。令行宜早。懇乞台臺即日分咨各省。一一開明接本起止限期。令各遵照前來。萬毋抗稽取矣。雖一時之通變。實可久之成規。在台臺令出。惟行則諸士悅以忘勞矣。堇將今後接本進士員名。照依原次開後。



幾亭續文錄卷之六

序

兩浙會規序

安則趨。不安則招之而引避。聯不聯之勢成於人。心之安不安。不可不察也。夫誠安矣。無其地猶趨。況有其地乎。浙未有館。每假會於秦。今年諸老慨然哀費成之。既有其地。不可以無規。規所以爲安也。所以使之趨而不避也。規有尊者。頒而卑奉。有卑者。定而尊從。無他亦以求安也。以尊體卑。則自

尊。頒。之。度。卑。者。之。安。安。爾。以。卑。仰。尊。則。自。卑。定。之。度。尊。者。之。安。安。爾。定。之。安。從。之。亦。安。顧。或。未。安。焉。而。猶。豫。於。從。不。從。之。間。者。何。也。豈。非。辭。讓。之。本。心。歟。讓。雖。美。或。失。其。中。即。為。習。心。不。可。不。察。也。朝。序。爵。鄉。序。齒。自。古。不。易。然。精。其。義。有。鄉。之。鄉。焉。有。朝。之。鄉。焉。會。典。內。外。官。居。鄉。序。爵。爵。同。序。齒。惟。於。宗。族。外。家。序。尊。卑。然。筵。宴。猶。設。別。席。云。蓋。以。鄉。而。兼。行。朝。禮。者。也。況。乎。京。師。有。會。固。朝。之。鄉。也。非。鄉。之。鄉。也。奈。何。反。純。任。鄉。禮。哉。倘。尊。者。未。之。或。察。獨。

安於謙卑者稍稍察之豈敢羣安於傲乎禮以義起謂自無以之有曷為義亦曰心之所安云爾又況乎煌煌大典定自列聖行之三百年者哉

國家圖書館

且是會也非飲食宴樂而已也從雲天之需收麗澤之兌地同則風同風同則志同志同志同則道同其或一時意見未協於大同者于此乎共商之可密訂之可無講學之名而學講無議政之迹而政議無徧接之勞而接徧以尊王制禮莫崇焉以洽朋交情莫敦焉以時規勸益莫弘焉今酌其當列

班惟三會於京館鄉之朝也。視鄉小異。班同序齒。京館有會朝之鄉也。視朝小異。小異而後可臻於大同。是聖人象睽之義也。若詞林若臺。不更序資。夙昔之體。特尚尊嚴。通之以斯。須俾有親也。或班次暫移而後者。仍從原班爲序。不忘本始也。若科若貢。若任子罔不畢至。無嫌可引也。人心安而勢自聯。不約以趨。不戒以孚。不窮以久。皆于此規乎。肇之畧序。三品以上爲前班。而僉院及宮坊以上。預焉京堂四品以下。同翰省臺銓四衙門爲中班。五曹及中行各衙門爲後班。其班次會期宴儀及一切輪管事理。詳列於左。

### 秘省典例序

職掌各有成書。居官者不此之遵。動云詢吏與以吏爲師。何別乎。吏于是窺上官之所便。游移以中之廢隳舛錯。日以益甚。久遂視所廢隳所舛錯者爲例。而視典故爲不足稽矣。相與因循。則非傑士之意。欲整頓而徘徊淹閣。則未足以稱任士之才。奮然擔荷而研幾。或疎垂遠。或滯亦非韓魏公所。

云入麤入細之識也。昔王文成宰廬陵。七月前後諸務畢舉。內外繁簡。理無二致。秦五梅年翁視中秘篆。兩月間。無蠹不釐。無蠱不新。其大要自正。自明。自勤。雖在羣胥。猶知心服其德。莫敢不投誠效命。性善心良。茲亦可見。獨感夫中秘冷曹。一留意振剔。而規條之煥飭。如干。氣誼之周遍。如干。俸薪公用之清徹。如干。然則何官不有實績。何時不可修業。特患無心耳。秦翁業已有心。而適幸心心相接。新篆君王俯翁語。余曰。秦翁任怨。愚斷不敢示

恩。秦翁任勞。愚幸可行。所無事。至哉二言。竊深佩之。薇局雖小。可以喻大。秦翁非敢以較。若畫一自居。而王翁斯言不悠然。有載其清靜之志矣。夫典例重刊。余奉秦翁意諦閱焉。典之所載。莫敢更也。因與次第。例之所沿。有空設者。因與斟酌。大約準以義而權。以時俾。上下前後。共觀之。以爲通行之。以爲安焉耳矣。凡物之有損益也。皆因也。其敢自外於因。

總目 計分四篇

上篇

銓選

職掌

扈從

儀節

差遣

考覈

俸給

自銓選以下凡七條皆命於朝者也。不易之典也。敬其事。後其食。凡諸掌故。繇大及小。繇近及遠。次序臚列。而以俸給終焉。

下篇

科規

班次

到任

視篆

公禮

公會

體式

各差儀注

自科規以下凡八條皆盡於已者也。相承之例也。先自治。後治人。分所當為。靡不致其詳。敬人亦誰敢萌侵職之思。玩令之氣哉。

雜篇

公用

封差述

公館約

續定科規

九則

續篇

兩

殿兩房

一紀綱

覈俸薪

肅體統

部科題叅疏

語

掩骼會序

嗚呼。糞民。沒無。樸。猶之。生無食。其無告。同其哀迫。同然。生而無食。足尚能。遊行。口尚能。呼號。告之一。綫有未。或窮者。死矣。不能。告矣。非仁人。自往求之。且誰與。乞之。是故。謀生。非後。哀死。尤先。嗚呼。統之。無告。至較。量於。方生。方死。能乞。不能。乞之間。又寧。獨乞。人之窮。而非。施濟。者之窮。截然。救民。之生。固。不一。端。一命。之膺。一箸。之餘。長懷。是心。何言。何動。而忍。為民。害。何居。何往。而不。思。為民。利。雖窮。於勢。豈窮。於心。于是。乎。處。京師。者。來。遊。京師。者。一與。若。會。人人。皆。太。顛。閔。天。散。宜。生。之。徒。而。可以。疏。附。我。文。王。也。已。

畿南刺治譜序

治人必能立法。治法亦足以成人。嘗讀守令懿範。而悅之。皆古之仁人也。茲者得從直指李灌翁所。讀。余中丞治譜。而悅之。皆今之良法也。人古而意。存。意存而法興。人亦貴有其意而已矣。然初仕者。各抱利世澤物之意。而苦無其方。于斯時也。則傳。方最急。譜所載。詳於州縣。司理次之。大都不違道。

心不失宦情。治民獲上。相須而濟。蓋將使上中下  
人皆可率循。以爲治意甚勤矣。直指公初宰粵之  
東莞。業已報最。擢今官。顧見是書。歎曰。惜吾向時  
猶有未盡宦成者。感動如是。其所助於初仕。更何  
如哉。公旣按畿南。謀之長叅蔡雲翁。冀廣其傳。俾  
初仕人挾一冊。舟車道途之間。翫釋躊躇。設身以  
居。迨履任。如就熟路也。夫一司理一縣令一人之  
身耳。然此一人意。主於爲善。受其祥者無疆。意不  
主於爲善。受其孽者無疆。今使人人見爲善之方。  
盡得爲善之意。李蔡二公。固將養無疆之窮。黎於  
率土之濱。庸獨爲官。其土者。設便耶。時有必變。數  
有必窮。不變不窮者。人之美意而已矣。美意具。雖  
譜所或滯。從而融之。譜所或遺。從而備之。無難也。  
亦云暢吾之美意而已矣。求治之心不貳。則致治  
之功不測。又安知後之人不愛吾治而譜之。

### 治譜新序

間嘗進。余中丞治譜於按君。喬聖翁祖臺冀其以  
茲訓吾浙吏。則嘉惠吾浙民無窮也。而公報云是



書非獨爲吏之方也。察吏者將于茲取方焉。睹求人之式歸以求已。豈非爲學爲治一心貫之者與。公亟稱浙舊按君懋翁李公祖之賢正身表物令行禁止所摘發舉措多奇中人咸驚服訖無間言。因嘆今時勢不無小異然術生於心心具卽不虞無術術具又何虞違時乎術與心俱神而明之喬李後先不再問矣。公又言古人止作一事故透今人事事欲爲輒難透旨哉乎其言之也。夫一事未必該事事操之縱之中其緩急而衆理以通猶夫

一人非人人也。激揚適愜其微則風勵神焉矣。是皆所謂握一而萬畢者事與人孰無一貫之道而況心乎哉。公夙昔以是非之心行其惻隱蒞浙後大端風動之暇或布是譜焉爲循良助使之明條理詳委折有據有循若引若持官皆清民自平多可勸希可懲則二浙方千餘里之間爲公祖若父母者十百其官爲紳士軍氓老者穉者壯者百千萬億其人一舉而旃幪誠格之縹緲也。愚又嘗讀前哲山岳動搖說初疑其命名近於取威細展之

皆鎮靜之事耳。釐從來之所不能釐。斷目前之所  
不易斷。則流俗不得不驚驚。則動搖所繇名。而吾  
不過以靜之焉。已矣。行地者鑿龍門。乃曰行所無  
事。夫固身代天行者之教祖乎。跋以呈公公首肯  
之。兼識以見公之不厭芻蕘如此。凡遊宇下有所  
懷來振民危資國謀。竝可哀而進諸我公。

西澗備兵杞言序

吾觀雲怡蔡公。其心悃誠。其氣翕靜。其學淵微。巡  
吾西浙也。朞月而可。大類王文成侯之尹廬陵。蓋

舉自來難釐之蠹。難報之績。一時畧奏。衆驚曰。天  
之降碩士英才。則然。其實非才能之特殊。所以出  
其才者有心。所以養其心者有學也。公以無生爲  
宗。不離有生以爲用。禪而非陷於禪。不染世而畱  
心救世。督學江右時。衡文之外。黜陟優劣。出諸袖  
中。蔑不曲當。莫知所從來。傳以爲神。巡西浙也。亦  
類於是。能文能武。心之神明有之。則固學者分內  
事爾。然文以較士。不偉於養賢。武以殲盜。不濶於  
銷侮。昔者文成侯數建武功。人至今服其雄畧。使

當年移而筦樞。或外擧不作。進而秩宗。則神人以和。再進而統百官。當使賢才任。百姓附。又進而天子是毘。其謨明弼諧。身修思永。尚未知何底也。世第驚所已見。而其變化之藏於未可見者。安知不倍蓰於是。而必以是概侯之用。使終老兵間乎。蔡公心文成之心。學文成之學。籌天下者。當熟籌所以用公。而或多公之獲首飭備。于以概其用而疲其身。吾知愛惜人才之朝。必不然矣。返性命耶。酌泉以問源。綜世務耶。對一班以思全豹。

余學士武貞 經筵講編序

諫官指陳。常在事也。講官敷陳。常在理也。理緣經顯。未涉事而足以權輿。事事。故惟深於經術者。能深於救時。救之為義多方。豈獨救其人。欲云爾哉。雖使勵精願治。覈才敦親。設險禁奸。一一皆天理中事。然必得精明天理之臣。日從而啓沃之。始每事得臻於至善。而罔弊。吾莊誦武貞邇者講編於春秋。尤詳曰揚媿。必防微。曰羅舊。必關時。曰提要。必補衮。古稱言人所不得言於天子之前。殆實近

之。昔程叔子居講筵。每有建義人主聳耳。內侍隱屏後。亦各執楮墨。私識其說。經術既精。積誠所彰。動物固然。蓋千百年來講官之羽儀也。武貞其得此意乎。

### 退思堂集序

韓魏公以同升歐陽學士。爲宰相之文章。吳公薦賈生文學。雒陽治行。倬有光焉。取人自補。謂若已有之。可也。非已有之也。向令稚圭擅廬陵之采。吳公矢長沙之筆。兼長絕盛。又豈不炳炳千秋已乎。

雖能兼不自見其兼。則學繇靜成。又非事業文章可與幾也。吉謙菴李侯來宰吾邑。三年而報政。吏習民安。以獲乎上。朝廷錫以綸典。予適處薇省。翰墨之役。舉親承焉。入而讀康侯之譽命。出而讀退思堂之編。嘆曰。穉穉乎。三不朽。其源也。內聖之道。舍百姓無心。外王之道。舍百姓無事。行其安百姓之實之。謂大業。吐其安百姓之實之。謂弘章。然爲宰之體。有言先而政後。請詳商確之類是也。有政先而言後。申報移會之類是也。有言與政教

爲二官所自行之事是也。有卽言爲政教使其下奉行之者是也。言與行旣平分學仕之功而言之數復多於行。爲從政者有時兼行爲言也。孟子知言之學必推其流發於政事而歸根於心。微乎彰乎。心在言事之頃耶。錯綜乎言與事之後先耶。在昔素絲之節表於退食。盡忠之誼顯於退思。何則。入朝而矜閒中一觀則善過莫揜矣。廷對而莊靜中一照則慊疚莫遁矣。人之克有其退思者或鮮矣。惟退思可追往者之幾微。因可蓄來者之純粹。

通先後之謂思而思則何尸先後哉。易繫无咎善補不專屬於事君爲補衮計。思在立朝退食之時爲自補計。是思也。固終身以之。仕者進忠之基。乃學者進德無窮之門也。我侯未仕以前設此退思久矣。仕不怠思。思非以仕肇。今日未值賈生則吳公與兼焉。異日必有永叔則稚圭取焉。有諸已者愈能采諸人。雖兼也。忘乎其爲兼。思之所通固如此者。故不獨以思頌侯之政與文。而兼以頌侯之學。

掌上集序

少嘗疑天下大矣。孔孟皆云運之掌上。何易也。且學焉。且思焉。久乃漸信。天下人才雖衆。我所欲辨識者。不過若而人事。雖繁。應預曉者。不過若而事。其餘皆轉屬而舉之。隨時而理之。相道約而易操。亦與君道不甚相遠也。第君倚相以通天下之志。相使其君與天下之志交通。是爲不同耳。人君而信我矣。苟明於其要。天下豈有不可爲之時。不可熙之績哉。有人我位。無人我道。道在茲而必於自行。設不得位。將吝之乎。道之爲物也。藏可也。吝不可也。茲行彼行。均足以出蒼生於塗炭。則已矣。道而有人我乎。所貴於陟其位者。樂取諸人。遂得道而成位。亦曰位無人。我不可乎。

理學經濟編序

汪公登原。天啓朝爲大司徒。精神甚強。忽一日。堅辭去。叔子念原密叩其故。應曰。生財無如墾荒。我再試皆有成效。而皆未竟。緒以去。豈非天耶。今居此。屯墾不易興。諸司所謀。皆聚斂事。失今不去。百

世下謂我盜臣不若矣。噫。公之心何心哉。公嘗于天津初試收穀萬石。次冬遂得六萬石。其明效如此。今去公辭位時。又十四五年。事益多用。益貧。談理財者。搜括已窮。謂舍加派無法。此無他。見金而不見粟。故知取而不知生。一聞屯墾二事。又聞永不起科四字。則疑議蜂起。或曰。緩不濟急也。獨不思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耶。且良醫標本兼治。縱有救標之道。茲固其本也。顧可置耶。又曰。不起科。朝廷何利。不思今若荒之固無可科也。不起科亦與。

今荒同耳。而菽粟多於中國。顧不愈耶。粟多價賤。金因省而暗增。非上之利耶。又曰。中原無荒土可墾也。未問他境。公所蒞津海及親歷河間雄鄭一帶。各可數千頃。亦概覩矣。猶未之信耶。叔子梓此二編以救世也。語理學且以平實救虛無。語經濟獨以墾荒救聚歛。此實當今理財百執事之明師乎。叔子有家傳於墾荒事甚晰。若俾主一方耕屯。必有實効。余感今海內日貧而棄土而蕪之也。讀斯編喟然嘆曰。爲治之有足食。猶爲學之有存心。

欲經世而曰墾荒與屯非所先猶從事於學問而曰求放心非所急也至善皆宿於心太平皆胚於食語既竟又憶叔子述司徒言海水味鹹人謂能爛苗此特揣之耳海水乍過而乾土面輒起鹽一層苗根遇之果壞若能使田中時時蓄水水中鹽味更能肥苗吾再試皆然謂近海不可耕者耳食之說也此理甚微汪公所親驗蓋鹽未出水含潤性具生氣與乾鹽之能抽物液者殊情斯又卽事窮理之一節矣余恐世人聞鹽爛苗則易信聞鹽

肥苗則易疑附闡於尾以擴墾荒之識

崇禎元年海塘圯海水溢入港中味鹹不可飲吾郡數邑皆然農家車水入田競憂傷禾既則大熟鹹水不害苗于茲可証

用兵奇畧序

是書也果治世之殺機矣以爲亂世之生機何居奴毒吾民已甚滅虜乃可全吾民然虜獲吾民皆髡其髮置之前行我之機阱毒弩神火一見輒用縱萬舉萬當所殺皆被虜脇從之吾民耳吾不能以夷制夷而虜習以中國殺中國吾且混無分理



登不痛哉所殺既多又非其罪生機安在必也善  
用間之將乃可善用是書分其孰真奴孰假奴假  
者散之全之真者乃從而毒之所殺者少而皆去  
其真害人之人則所生者多矣且離其黨孤其衆  
以施吾術不尤便乎流賊亦然治流賊亦然于爲  
政也合好生之德于行師也得伐交之道國之功  
臣庶免乎天之罪人爾傳是機者恒苦不用吾特  
苦其混用而不審于用用是書者念哉

### 施玄度傳序

語云戰陣無勇非孝也勇根於孝故孝以勇成忠  
勇如周處獨名孝侯爲其終身不敢忘父母也云  
爾玄度彬彬儒生報父仇不減古俠士其勇乎其  
孝哉邇因流警漸偏瓜楊爲語江海間舟師情形  
晰若指掌蓋實身試之非猶他人耳聞之目觀之  
而口談之行所明然後能言所明言行一也愛親  
者報其仇愛民者爲同胞報其大仇愛君者敵王  
所愾凡勇皆愛也今日有能用玄度之忠勇者乎  
必反而先稔其孝思

離騷釋序

釋其通古人之志乎。自淮南王史遷皆詮離騷爲  
離憂而騷之義微隱。然義之大者尤繫於離。夫屈  
原一離而見疎。再離而遷江濱。三離而自沈。則長  
已矣。是遂足以盡離之義乎。未耶。原蓋痛君志之  
睽離而忠不伸也。忠苟不遂。在朝亦離。皇皇靡寧。  
何必遷廢哉。原自讒譖上蔽。長抱此離憂。以老非  
釋。莫知若英氏顧獨釋而知之。蓋若英事親孝。嘗  
緝孝彙一書。載古今孝行甚備。因其暇以已得親  
之樂。釋古人不得君之憂。俾屈子越二千載復獲  
一知己焉。繇大入細。一言一韻無不入所釋中。吾  
特從其大者舉之耳。然君也者。治平爵祿於此。同  
出焉。事君也者。德功富貴於此。交會焉。離君而騷。  
屈子之忠不得君而熱。亦庸人之慕而已矣。千里  
判於毫釐之義也。之心也更何可以不釋。

四子詩餘序

物有體。體有貴賤。文至於四六。體斯降矣。然而隨  
物賦形。蘇子於抽青。婉綠中見之。而古今推大文

人者歸焉。不以體賤貶也。詩至於排律七言律體。斯降矣。然精微縹緲。多老句。多雄句。子美率于近體。見之。而古今推詩宗者。必歸焉。不以體賤貶也。詩又降。而有餘。詩之盡曲之初矣。然亦問其所存者。何志所賦者。何意。若志存乎潔身。而意主乎移風。雖古昔先王九歌。是勸皇極。是訓足使輔翼而行。又何嫌乎體之降哉。楊墨害道。至於無父無君。其篇章非不韻。顏語孟也。鞅斯害政。至於赤渭水。毒七國。其屬詞立句。未嘗不垂爲後人式也。又豈得以體揜其惡哉。初聞四君以詩餘相唱和。竊疑之。及以扇頭四望樓見寄。所存與賦。殆皆閒靜之思。蕭散之致。淫哇嘈雜。毫不涉焉。審皆若是。雖純以詩餘唱和。何傷乎。噫。審皆若是。又豈特無傷云爾乎。

涂之瀾集序

亦省夫六二之顛。願乎人非坦衷不咸。行師非機密不克。乃或狡獪遇人。而疎率行師。一顛也。才者器之餘。文章者才之餘。詩者文章之餘。故驕吝則

周公之美弗稱。文士多無實用而一意好詩。亦于經濟之文恒遠。乃或矜其餘以掩其初。是又一顛也。涂子爲文質而不俚。期于事無苞塞情無約結。理無舛錯于詩也。觸物命題。概寄意焉。初聞駐節梁山時。倉猝集鄉兵千百。遏數十萬橫行之寇。設機運奇不測。若神卒以一隅力保障全蜀。至臺章交薦。絲綸褒勞。意其人必多權任智善。籠絡羣策羣力。及相見。開口示腹。如疏簾清簟。又如西山爽氣。洞無障塞。向之機密。直用行師。而不以待友。明其爲人。蓋順而不顛者也。故其爲文亦順而不顛。不察涂子之。事事皆順。誰省世人之。事事多顛耶。

西征北游集總序

秋杪與美子同充較牝闈。因念癸酉是時。美子方衡於人耳。今遂衡人。三秋以前。恐不得爲人第。今也坐而爲人師。何其遠。又何其速歟。蓋同與分較者十有四人。夙昔舉南宮者九。其于闈試景況。差遠也。初舉南宮者五。其四皆非聯雋。則于春闈景

近而秋色已遐。若夫春秋聯飛，纔釋士服，卽醮士者，惟美子一人。而又以浙人發自北闈，三秋以前，望聚奎會經之堂，聞其名不可得見。一旦飲食乎其中，徜徉乎其上，顯榮之。若矣。使他人居此，宜欣欣若有得也。嘻，是固足爲美子夸乎。出關乃以西征北游二集見示，其詩皆唐調也。宋元以下弗涉也。其言皆愁思，幼眇之聲也。歡娛揚厲，十無二三也。何哉。遇使然也。遇有世榮，有天顯。美子枯於少壯，榮於晚暮，譬猶食蔗味固彌好。乃

天顯之遇，則天若靳之，故處榮而愁思如故。其聲幼眇如故。然願有以進之於淡泊和平。易云：樂天知命，故不憂。樂之知之云者，豈汎若浮雲爾哉。天不可邀而可祈，命不可衡而可立。方其枯，徒有所立之之心。今而榮矣，祈之立之之權，兼授之矣。天所愛在人，所尤愛在俊。又筮仕以往，苟存若心而不放，何語何事不可益人。卽頃者美子拔俊，又十三人取之也。必盡厥心，教之也。必勉厥德，則益人之事。又有演之無疆者，天命所已定，安之而已。

矣。吾當何憂。其可祈可立者。吾方自爲之。又將與人共爲之。則又何憂之有。于是易愁思爲和平。易幼眇爲淡泊。直美子讀易之一解。爾又何難。

### 擣堅錄序

孔門曰辨惑矣。辨諸我。非辨諸天下。以情欲不在天下也。然而人各自辨其惑。而天下治矣。老曰。病病。自識其病也。不從天下。識以疾痛不在天下也。然而人各自識其病。而天下治矣。言之立也。皆所以治人。循其立言之本也。者皆出於省身。是錄也。君將以擣一世之堅也。然詎有身堅不破。而能爲擣一世之堅之言者哉。余讀之。汗津津溢矣。汗夫身堅之可擣者。尚衆也。

### 贈魯藩儲君序

天子嘉意之所向。必有賢人起而應之。愚嘗遡物之大者。皆五蓋本於天地之五行。六經存五。樂在禮中。亦默符自然之數也。孝經出孔。曾親傳。向與魯論竝尊。自趙宋諸儒。表章四子。疑駁孝經。而其書稍隱。竊意聖人復起。必復尊其書。使五子五經。

燦然同揭於中天。誦法時持此議有日矣。俄而

神聖登極。孝思龐鴻。風厲天下。尋果頒孝經於

鬻序與私衷所期。駸駸有合。而東魯藩儲遂以躬

行孝道顯。其一切就養嘗藥宵立顛天。諸懿行奇

節中丞悉上之朝。天寵有加。雖河間東平見

重於漢未遠過也。孝經自天子以達庶人。孝分五

支。蓋使人知其同。則知一孝之可以包天經。括地

義。又知其異。則人人可以循所居而各盡其心。

今上之孝。天子之孝也。今魯儲之孝。諸侯之孝

也。天子為感魯儲為應。從是大夫士庶人薄

海以內。烝烝起曰。藩儲猶爾。況我臣民。則儲君為

之感。而四方又為之應矣。今且使民間有一孝子。

鄰封比壤。猶將播揚不置。況儲君上事。聖明

於分。則藩臣也。於情。則宗親也。風聲所呼。德意磅

礴。豈有量焉。孝者所以事君。人盡孝子。則人盡忠

臣。儲君以孝感天下。是即其能以忠作天下。宣聖

在魯。魯者孝經從出之區。天子方加意此經。

而孝子即挺出於魯。藩之元子。天其或者就儲君

之身以顯久湮之聖經於天下乎。愚頃者奉命致祭先憲王，因得謁今王暨儲君，預聞盛事，竊慶聖主之得賢宗，而今王之有聞嗣也。又與誦讀素懷，列孝經於四子，足相感發者，遂并述其微而引申之。

按豫還朝序

為少宗伯雷若翼具稿

古之重臣識時與地，然後可以盡職。識時與地，然後可以掄才。夫職者一成之官，守耳才亦人各自具。長短偏全，分量一定，豈顧因時地而變化者乎。

盡之掄之，實有其心，則變化生焉。此重臣之拯災黎扶厄會，有出於恒度之外，而邦本卒賴以攸寧者也。翠屏楊公繇木天出，握繡斧，初閱鹽河東，政尚寬大，半歲課纔十之一，相愛者以虧額為憂，又半歲差竣，課更以最，蓋商德其寬政，亦繇肯綮在握，毋敢玩漏云。今天子惠恤元元，中州多事，命公往按之。豫于時最稱寇藪，流土二種，充斥盤踞，利器幾莫展，流之為害，與秦楚晉蜀江北埒，而土寇窟穴尤過他處。公念勦寇非按臣職，然古人



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轡策積玩適逢其會。寧嫌越俎而忍坐觀乎。又念致寇不靖之故。皆因吏鮮仁能。鄉多黠暴。戰守無具。感格無術。或以毆之。或從而長之。于此拔本塞源。因勢隨時。竭股肱之力。廓清維持。則皆巡方事也。嘗讀其興革疏。凡十八則。大抵本末具舉。嘗變交盡。公之察文吏。主於廉慈。然大廉必能使賊不奪。大慈必能使賊不殺。苟才任干城。卽小有出入。猶爲節取。蓋以察武吏之道。通之。至于驕弁貪將。極意駕馭。使不得縱如。

平時不惟安百姓。安驛遞。且兼以安長吏焉。此又以察文吏之道。通之也。故曰識時與地。而後可與掄才。公初至。養壯士百人。自廩之。各郡邑則令自練鄉勇。多者七八千。少者千餘。量足守其地而止。建堡堞以千數。修易城隍以十數。買馬備弓矢火器。燈簾藥石無數。皆自捐金穀。繼以設處。各道從風。秒毫未嘗煩民。守有人禦有具。上下之志定。士民之氣壯。丙子秋。公在文闈。聞流寇突至。單騎出營城外。賊驚遁。闡事竣。公復遠趨禹州。賊又遁。已

而先按期猝之雜大小四捷。又循長河相度要害。檄各道分據之地。定守益堅。賊不得渡。舞陽土寇楊四楊五楊六。僞號仁義王。圍城殺將。儼然叛逆。非復狗鼠態。公未嘗遣一旅。動一餉。每出賊不意。雕勦之。四等暨他州邑。大首相次就擒。直以按行撫之事。有兼才。乃有兼職。有兼職。乃有兼功。偶值其艱。何居何避。惟知拮据王事而已。豫故多土豪。而勢家亦磨牙吮血。小民冤苦無所控。輒從寇。公計欲巨室與筑黎並安。莫如使巨室自戢。特嚴其

約束。又因請罷乙榜薦舉。疏尾及之。得

俞旨

著爲令。兼申飭海內。舒民之憤。以爲寇源。故曰識時與地。而後可與盡職也。昔之明於弼教者。新國亂國。輕重異典。精於牧者。頑郡淳郡。寬猛易治。達於用世之權者。或薦士博雅。剛柔並存。或專取奇特。英偉之才。以備意外之用。大抵深識遠猷。利社稷。保蒼生。各惟其宜。以觀於公。謂非曠世而合節者乎。使公遲屆清夷。遇樂郊之氓庶。省方作用。卽恒以寓變。握本以舉末。俊傑經世。猶蛟龍變化其

可一概測耶。古者飲至獻囚，必于學宮，固以文爲長道。公于所部諸郡邑文事多所加意，新廟貌，立坊表，賑寒衿，人心蒸奮，而寇盜少衰。歲飢，煮粥活之，或粟或金，惟其便，稍暇則發金糴穀，每州邑少者二百金，多者倍以上，皆出自搜括。豫駟郵久苦客兵，慘死萬狀，公預立條禁，所司得執以繩之。外是又有勢不可制者，公抗疏入告，天下想見風采焉。豫漕米向無定價，往往借名加派，公痛遏之，而于各屬畫一其價，務令及時，住糴毋致湧貴，迨虜

氏逋漕八千，無從出，遂均括各厥底補之。如其數往時耗復加耗，頻苦乏，茲夏得羨，以甦鄰邑。公疏有云：以必慎其獨，一言自矢，然則公之有猷有爲，皆從守出。上下懽服，動必有功，固服其運才制事之源也。感應之際，微乎神哉。公興舉百事，所費皆不貲，始終云不煩民間。誠識本之論，至云得之搜括設處，亦復諄諄數四，則時爲之隨時而後，可以有濟，是故隨之義，于易爲大。余方家居，去公治遠，讀公奏，知爲字字丹誠，遂不辭諸鄉老命而揚扆。

之用以式後之巡方者。

### 范氏五節序

人生萬事孰可必得。可必得者死耳。人皆慕其不  
必得者。怖其必得者。雖怖竟不免也。而因以不得  
其死者。遂衆。定興范孝廉箕生。厥配曰馬。媳曰王。  
長女十七。中女十四。少女十一。皆未字。與母嫂五  
人。共投井死。是日也。鹿奉嘗善繼。亦抗賊死焉。夫  
定興之陷也。男女死者數萬。被虜者數千。被虜不  
足云矣。而死者若干。其間亦或有節烈如奉嘗如

范氏五女子者。而姓名歲年皆不可問。又烏辨其  
死之得不得耶。夫考終命之得其死。易知也。死火  
死水。死兵之得其死。難知也。桎梏死之不得其死。  
易知也。死義而未盡義之不得其死。難知也。方馬  
氏之趨井也。仲孫從。馬急使走避。而身率其媳與  
女就義。臨死一息。皎然明決。余竊哀焉。敬焉。又以  
思虜騎猝入。一家若是忍聞。千家一城若是忍言。  
十城昌齡詩。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今令五節駢屍以死。令百千萬人不知姓名歲年。

以死嗚呼果世無飛將耶不覺移礮爲哀而益之以恨恨也

胡氏前徽集序

財士君子之末耳聚散之間乃有道焉能聚見才能散見識至於聚而散復聚而復散其散也合於親親仁民其聚也又不以逐末而以力田本計此其人設令鴟夷子伏波將軍聞且見之不讓一席乎則余同籍胡比部之高祖隱君有之少壯時席萬金業悉以讓兩弟此敦同氣非豪舉也豪舉似

義而非義敦同氣非有心於爲仁而仁末年產復殖鄉人待以舉火得榷者彌衆友愛之志旁推庶類仁乎義哉義乎仁哉諸名宿因比部君請競作讓產歌而渠水范公箕生復爲之小傳論天道人情甚摯范公世有義風丙子歲一室五貞蓋其所隱痛者觀前哲讓產之事遂津津乎有味言之平居而讓殉變而貞所遇殊而足以感人一也讀小傳隱君不亾矣

路母陳氏節孝序

節有旌。爲匹婦發幽光也。富室有賴。卽可已矣。況  
早受榮封之命。婦猶欲與匹婦爭寵靈哉。昔靳文  
僖。繼夫人請旌。吳宗伯沮之。徐文貞勸之。宗伯曰。  
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文貞默然而止。故最  
宜旌者。莫匹婦若也。然最不可得旌者。莫匹婦若  
也。或以野之詠。當朝之旌。隨所見而闡之。可乎。如  
路母陳氏。亦其一乎。

### 二賢竝祠咏序

向榮得於澗根。滋大。歷於清真。此造化自然之情。

性而邦家之符也。凡物之芳榮。滋麗莫盛於德行。  
而才名勲爵。亞之。逃覽古人。同胞雙德。載藉幾家。  
知其希。則知所謂盛矣。而吾浙遂有來氏兩先生。  
其根之能敷華也。真之能取精也。是兩先生之後。  
胤以兩先生爲根者也。然其滋榮業已配古人矣。  
則兩先生之前。必又有爲之根。澗者而茅苗。因是  
以不窮。澗乎澗乎。孰能探其自哉。兩先生以孝友  
奉先。以之淑身。以之垂後。今者銓公澤蘭。繇二邑  
循良。登清通簡。要之席。不改家風。謂兩先生之遺

澤遺教、非與、兄弟、俎豆、古今、曠事、而銓公有是父、有是伯、芳規盈庭、除令聞流鄉國、奉以周旋、所云向矣、茲大者、其將使進賢致治、光被宗社、慶流苗裔、以增兩先生之道、而悅諸幽寧、惟是罔敢失墜而已、耶韻以傳焉。

魯母沈太孺人七十壽序

知人不可學得之性、生居多、生何所授、豈非有種耶、婦人知人尤難、卽有之亦不可見、見於知其子、二程之母、知二程之所至、斯其標準也、歟、讀魯母

沈太君引言、見其能執義以相夫子也、貧不求人也、旣富貴而不遷其素也、皆婦貞之可久者也、所尤難尤可久者、二事、三昆方少、獨以詩書課青海公、及青海宦遊、則母依二昆於家、以爲一入官署、卽無繇聞厥嗣之官評、人有口、我有耳、達於家、顧易可隨方而藥也、欲識廬山、應使身在山外、此豈常談耶、口碑載至、不輕信言、遜則必求諸非道、又非其知人之本、暗符於古聖人之志矣哉、青海初司李新安、辨十四郡之人才、以保數千里之生民、

者也。今棲木天翔鳳池。異日者將辨天下之人才。進之。天子以保我無疆之子孫黎民者也。揆厥攸原。豈非母也。云種乎。以蓋世之保爲年。其年大。以世世之保爲年。其年久。生壽世之人。必享世之上壽。壽世惟知人爲最壽。身惟知人之種爲最。願以爲是母是子也。契。

高聲野六十壽序

有千穉之人。其仁賢與有千秋之事。其節義與有千秋之氣。其直與有千穉之心。其克勤而匪懈與。有千秋之祝。其以道爲頌。與聲野高翁年六十而令嗣儀部公方從王事。計懌親於三千里之外。當不以物而以言。徵言疏戀戀膝下身遠心近。乃翁之誠其子。則又令母以家爲念也。子念親。親誠子以母念。均屬壽道。何以故。子念親。必有以安親。親誠子以母念。必有以自安者。翁每貽厥嗣書手錄。古今格言懿行。使之勤盡職。慎持躬。親有道。夫以儀部公粹質夙成。久服庭訓。而又時時遠奉至教。不貽親以憂可知也。所謂安親者非乎。翁少壯卽



留意課諸嗣。篝燈不為疲。迄今長如一日。固已勤矣。性好節義。見聞所及。護持之恐後。千秋之令事。翁每成之。直躬直口。孚於鄉里。里中事。得翁一言而定。千秋之生氣。翁每保之。而總以成其千秋仁賢之身。所謂能自安者非乎。猶未也。翁性本好客。十年以來。遊神寧靜。若干忠憲夫子之遺教。悠然有會。兄以神友。弟以身恭。覺世之逐紛華。度日月者。皆無聊之情氣耳。於是寡交而和遠。寂處而天。狂默默匪懈。乃謂克勤心靜則氣安。氣靜則身安。其涉於自安之旨。將於是乎。在然則翁固特立千秋之心者。余因得以一日之言。當千秋之頌。夫果有當於翁志者哉。果驥然色笑於家園。而慰令子之遐祝者哉。

顧子凝父母四書義序

瓶水冰天下寒。一見斯知之矣。昨幸讀子凝三義。而全業在目也。于問學曰小心。于康濟曰知變。于倫理曰務實。此三言者。亦幾乎冒天下之理矣。冒天下之理。可以成天下之文。小心則無時非戒慎。

無念非爲善動云無思無爲者其忌憚亾也知變故實能救時腐古矜古遇事惘然斯誠俗士俊傑云乎務實則族黨見其行朝野考其事諉云吾盡吾心而藏身之藪或反寓焉修德者修此者也講學者講此者也修之履其真也講之防其似也夫文章者亦講之之一類也而制科義尤切於講者也朋友講習求相與發明自發爲制科義講其所已明子凝第據所明者舒吐爲文而理妙天下則文妙天下揆夫小心也者其所得於家端文者耶倫理必誠殆平生矢之矣知變之效自今以往將親試之嗟夫百里之命非小寄也大將軍命三軍大聖賢命世寄命而有小大乎自魯肅謂龐士元非百里才後人遂有小視百里意盍思辦百里之才寄百里之命同乎異乎辦百里者不必能辦天下曾有愛百里者而不能愛天下乎請於百里之內四載之外日行其愛一世之事日養其愛一世之心心量同而命世之才屬焉

朱弼成四書義序

念舊冬分較自矢曰吾爲國求士一願得力行忠  
孝者二願得弘濟時艱者三願得文采俊拔春雲  
聯步者初中二願純乎天也末一願微乘以人復  
念天下士豈無以一人兼茲三願者乎俄而主考  
先生以五經宗侯卷竝付使拔其尤遂得彌成其  
精誠皎潔往往于文中見之真以父視君以家事  
視國事衮職有關若疾痛之在躬憂時危若處漏  
舟而渡春江之漲也而亦非不足於文采者及出  
詢其人果以忠孝經濟久鳴于厥宗今文且券矣  
余之末願慰矣前二願則請彌成自今以往益勉  
勉焉爲宗臣標爲異姓諸臣倡以無負 主上

親親賢賢之義蓋斯二事分量甚長日引日伸彌  
成行之無已時余願亦無已時非若闡中文字淺  
者當日售則已淡者以秋券春則亦已也彌成送  
平日制義若干首爲之訂定因述始終遇合致望  
之意以弁其端若同時首拔則有江右黃石公其  
人其文夙著海內業與彌成聯雋而河南王生名  
輔運者善解悟富記問理時務踵二子而起將若

人夫

李長孺四書義序

士大夫有以文顯親之事。不若有以道顯親之志。文之顯在當年。道之顯在後世。非天所篤。孰能兼有其志事者乎。李子長孺。纔弱冠。登賢書。讀其文。固神駿也。考其家乘。固閥閱也。徐而察其志意。則以古名賢俊傑自期。每讀史傳。至忠孝節義事。輒慷慨嚮慕。蓋自少而已然。是志也。固立身之具。而揚名之本。與卽率其神駿以往。取甲第如操券然。

李子視其文。爲舒寫忠孝之言。視其身。爲力行忠孝之身。異日登仕位。爲發揮忠孝之位。豈獨以文樹幟。以科目愉快耶。高明者曰。顯榮易盡。道誼無疆。固也。抑又知李子以此志行此事。其顯榮道誼。固合遊於無疆之府乎。余所引者。端也。身所從來。道所從出。立之行之。必有其實。願李子研精而覃思。如覃思之矣。貫通猶待其時。願更質之善發之君子。

葉玉果五十義序

才○依○於○情○文○性○始○見○氣○有○離○善○非○才○也○意○有○離○善○  
非○情○也○故○才○依○情○以○爲○根○闡○中○與○讀○玉○果○卷○吐○難○  
吐○之○狀○快○難○快○之○指○于○是○已○見○其○文○才○迨○吐○矣○有○  
舍○者○快○矣○有○不○過○者○于○是○則○有○以○見○其○文○情○瀟○然○  
翩○然○若○無○有○得○失○介○乎○其○胸○噫○此○才○情○之○所○以○自○  
如○也○于○是○則○有○以○見○其○文○性○出○讀○五○十○義○千○變○一○  
致○非○一○日○之○長○也○不○以○一○日○晦○生○平○也○克○見○玉○果○  
耶○玉○果○自○見○耶○內○以○超○乎○得○失○而○得○之○外○乃○以○超○  
乎○得○失○幾○復○失○之○玉○果○以○收○我○爲○感○兼○以○玉○成○爲○  
懷○非○喜○非○慍○迨○迨○若○素○歸○而○侍○二○人○山○間○又○將○有○  
深○得○乎○學○者○窈○視○希○聽○萬○類○以○察○所○見○之○性○抑○豈○  
獨○文○性○也○乎○性○固○一○而○已○矣○行○文○之○性○慕○親○之○性○  
報○君○之○性○曾○知○學○者○而○猶○隱○顯○而○上○下○之○乎○

王北幹四書義序

心○善○心○則○事○善○事○善○事○則○言○善○言○士○之○自○修○也○  
善○言○居○後○敷○奏○以○言○聽○其○善○也○而○後○明○試○以○功○觀○  
其○善○也○而○後○察○其○所○安○心○之○善○乃○可○得○而○見○士○之○  
用○於○世○也○善○言○居○先○經○義○代○聖○賢○言○雖○欲○不○善○不○

得矣。而猶有不盡善者。蓋所存既背。徒口不能肖焉。王君北幹。每相見。輒舉近世士大夫某某家有世德。故有世貴。德不世。雖工於文。雖貴不克享。聽斯言也。其非存善人之心者哉。論及世德。雖吾祖父。惟恐其不預修也。況於其身。雖吾子孫。惟恐吾不預修。以爲之地。而又況於吾身也。北幹丙子闈中。受鑑於今儀曹蜀涂之瀾先生。余曾讀其牘。謂堪冠房北幹。聞浚感知已。執禮過恭。頃南歸。以素業問。弁因畧爲丹鉛點次。而述其言善言之意。其歸故鄉也。必益事善事。俄而辰春。必將與壯行之列。則益心善心。俾鄉國偕受善人之福焉。其必自今日善言始矣。

揆兒松窓問業序

服勤之可惜也。如是夫。男勤耕。必惜粒粟。女勤織。必惜寸布。士勤課藝。無問成名與否。皆惜焉。揆多病。幾欲捨青衫矣。而不忍捨。所制藝。亦以心力存。與耕男織女之爲勤而儉也。民之道也。業士者。猶然耕織之見近道否乎。揆方苦志學道。先于此辨。

志

綸扉奏草序

朝有良諍臣則輔弼可以不言。輔弼惟首臣可以不言。亦非不言也。不即事而極諍也。嘗思房玄齡讓直王魏裴相獎勵諫官而韓休張九齡以首揆力諍百事孰為得體。然此特為實心補袞者言之。豈與於緘默藏身之地哉。其心患失其術逢君眾議罪則立身於外。眾論績則廁身於內。不勞而恒賞。辭難而善留。嗚呼。茲亦托阿順於格心之極弊。

矣。塞翁錢公居政府二年有奇。奏對揭蹠以數十計。其間辭加恩者一。獻箴者一。糾邪議者一。獻箴幾乎格心。未顯效耳。辭恩之志已信。已伸。糾邪議近於力諍。而遂以忝位。公所諍雖一事。然邦本人心國之大事。舉繫焉。數年來言利亂紀之小人。蓄不盡言。言不盡酬。猶賴朝士依正。誼以沮遏之。本公力也。是故言雖梧。有深於合之益。身雖舍。有大於用之功。今更跡已事。思之。丙冬虜出。與登城。恢復正類。復登加恩。虜退加爵。其理亦齊也。使公更

住數月。值虜入。值虜出。恩爵堅辭。必有永貞素心。寧與衆違者。顧違儕而節立。又孰與先幾遐邇。渾然全節無節。可指之爲大乎。又本朝閣體視前代稍異。吉甫李絳時。于上前各持所見。韓范富上殿相爭如虎。乃邇來事體。大抵握自首揆。次以降多不得行意。公初至。亦委蛇將順。與以密默。感動然未歷其位。未展其蘊。難遽臻效。躊躇再三。寧有言而迹著。不忍終不言。以冒於格心。其自叙云。兩年間蘊義俟時。蓋血誠語也。以公之諳練明習。綸

屏已局。曾何難見。循默則得體。而安直則失體。而危。兩言而決耳。惟公以爲不獨言者體。不先言者序。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吾義與心。必欲留吾身。以成負擔。或當循默。需次。苟伸吾義。遂吾心。于體于序。無足云矣。故卒因事納誨。以免於毋敢後言之戒。豈惟以帝臣自矢。誠以重華戴吾君敬之。至也。憶癸酉。逼除。談易良鄉。以爲大人動與吉會。因極闡吉凶悔吝。无咎五義。凡今大臣。必先辨不可則止之志。然後能以道事君。當夕不過泛陳易旨。



虛儼大道及夫過聽善用與道始終而確乎足以當大人者卽此一抗論一勇退間東西南北之士共信之矣於其止信其仕於其所言信其所不言嗟乎潔身兼善分量豈可方哉矧然以辭脫然以去或於格心猶有沈幾乃若不能辭不能去見輕於君而欲正君特梯榮耳當世希大臣者千秋百世尚論大臣者惟於辭受進退致其心目哉

題酬知約

惟願世有賢豪上安天子下救蒼生使我進則爲

太平之官退則爲太平之民至足矣苟從立功起見人立之不如我立之也有賢才使人得用之不如我用之也若夫心君民之心則惟願有能立能用者何樂如之伍君不敢忘屠公他日報國之忠又何待問屠公好士之心久而彌篤知人之學亦久而彌精則他年感恩効用如伍君者或不僅一伍君也願交勉之使我得樂觀其成

題銀晶天鹿

美哉道腴乎處可自樂用可以除殘安民學問之

天祿非與。有其功。享其奉。仕宦之天祿。非與屠公  
于伍君。獨有銀晶。天鹿之贈。豈資玩也哉。使摹畫  
兵事。如茲晶之表裏洞然。則食天朝之祿者。亦將  
如茲鹿之蹲俯而能安。顧復而不厭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幾亭續文錄卷之七

記

省迷記

東坡有眼迷五色之歎爲闡中失士而發也然誤收之病烈於誤棄誤棄世不受良士之用誤收世受詭士之害予家世授詩崇禎丙子承乏分較北闈適大行胡雪田以戴記孤經避嫌求改主考黃東厓先生遂命予閱禮記房而禮題則仍擬自雪田予閱取本房至九卷人才已竭遍搜貝字號欲

足十卷額數不可得向各房諸公云末卷不能勉  
奏須送主考自定耳乃以備卷七並呈閱中畏先  
生踰日主考復云實難高下仍聽本房自定原卷  
送回予見內一卷庸義獨圈數句末經結處亦點  
數句乃反覆細視七篇筆氣頗清而淺弱已甚不  
得已姑取充數卽胡生維孚卷也此揭曉則士論  
不服小民詫歎有謂其縱情樗蒲花柳全不讀書  
者有謂其結交匪人者有謂其竊行顯詐者有謂  
其出入衙門者有謂其倨傲狂謔者夫文可以觀  
業可以觀心而予閱卷時獨以氣清力薄疑爲初  
學少年不能辨其學業之荒品行心術之謬其迷  
視東坡不尤甚乎出闈旬日聞之旣熟乃手書勸  
戒使改過遷善閉戶勤學維孚是日在家優酌不  
置報直云他出明當謁見明日又不來過未刻乃  
令人送一函予謂報書也啓視僅一名帖問何往  
則過東拜客矣予益訝之且是日更有謂其臨場  
延戴姓士人預作經文數十篇而四題具存因得  
幸售者夫經題擬自雪田定自主考從何預洩蓋

外人薄其生平。曲加揣摹。亦所必至。云。予因語其僕。兩主考與我俱有所聞。何惰慢乃爾。薄暮。維孚始至。予復勸戒。視原書意。稍加切。而維孚答云。吾甚聰明。讀書一日。勝人一旬。吾自暗地用功。外人何繇聞見。又云。吾亦是一英雄。其語狂謬。大抵如此。惟云。使果能預聞經題。則經義亦當稍健。豈至與書義同其淺弱。今四經具存。可覆觀也。獨此數語。猶若近情。餘俱不可聞。遂往見主考。主考戒諭畧如予。而維孚對云。設使我今歲差跌。隔却三年。定作解元。東厓先生亦深怪詫。予聞乃召而痛訶之云。子言一切所聞。皆人誣謗。此兩番面答。亦誣謗耶。子自負聰明矣。使只二十歲人。進或難量。今踰四旬。前數十年。作何功課。僅此伎倆。纔隔三年。何能驟進。作第一人。且英雄二字。尤屬無謂。意者能均天下國家乎。辭爵祿乎。蹈白刃乎。夫明過天下。曰英。力勝天下。曰雄。然而未也。文中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蓋反求諸已矣。然自知。何知。自勝。何勝。必知性知天。而後謂之自知。而後可以當英。

必如顏克已孔無我而後謂之自勝而後可以當  
雄人不至孔顏孟地位固未足爲英雄也英雄之  
義如此子曉之乎一毫未曉其義而自負其名果  
何意哉子於此際狂妄乃爾況在交知誰能堪之  
亦誰肯箴規之主考先生處地既尊姑含容以示  
養吾更不言誰爲言者維孚曰吾素極虚心日子  
又妄說虛字何義子敢道哉凡物因通得虛非以  
虛求通竹通故虛去其中之節則益虛簫管善鳴  
萬竅怒號皆此理也小通則小虛大通則大虚心

如太虛者聖人也子何知虛維孚又曰吾今後凡  
遇人言悉付不較日子又妄說不較是何地位子  
敢道哉吾無所招之而後可謂之犯吾早自信無  
不仁不忠而後可付之不較若吾本自侮敢謂人  
犯吾實有失反躬已遲敢云不較乎文中子言無  
辨以止謗惟文中子而後可以稱謗而後可以無  
辨亦猶惟顏子而後可謂之犯而後可付之不較  
也橫逆之意亦然吾無所感之而後可謂之橫逆  
今子自修不暇乃云不較乎此等義總不必爲子

發而今日在坐者衆不可不因子妄言發明此義。于時黃蕭朱馬諸子俱憬然有悟於心。維孚乃俯躬至地爲謝過狀。越數日子察之未有改意。願益聞怨言。予同年一友見而賀之。因問貴座師何人。維孚云卽貴同年陳龍正也。我乃其末卷詞色殊不平。夫維孚之書不報約不至。背呼名種種無禮。誠不足計。但以此等文學幸而充乏。顧懷怨懟。則其不自量已甚。且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竊恐其平而待交知。俯而待閭閻。一以傲狠殘刻行之。今日

在鄉黨則害鄉黨。他年獲邀一命在地方則害地方。舉主之與造其孽可勝計乎。范文正云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今若隱忍一人。恐鄉黨地方受其害者。不知若而家。轉展思維。欲爲鳴鼓之攻。良非得已。頃維孚循俗例造二卮。見投予卻之堅。維孚踞不肯起。謂卮中已雕名。可若何。予云工雕之仍令工鏟去之。何難。且把卮而飲。以爲樂也。子若改行。吾見子名而喜。子若怙終。吾見子名而憂。今子性行如故。何忍置此。增吾憂無已乎。維孚于是踟

跡而去。嗣後未知何如也。維孚當日省其過。吾當日省其迷。維孚省與否。未可知。吾則因維孚之未必省。省愈切矣。故命其篇曰省迷。毋敢尤人。卒以自反。

### 譽命始終記

今上龍飛元年。洗魏崔餘垢。凡被禍諸臣。悉加贈卹。尤著者。予謚錫廕。推恩其先人。而先師左都御史高景逸先生首與焉。畧考當時。如楊忠烈漣。周忠介順昌。魏忠節大中。皆慘死。皆烈丈夫也。其

以學道與先生唱和者。有馮恭定從吾鄉。忠介元標。先後同罷。然猶免於逮。其從容乎道。腴而與諸烈士同禍。則惟先生一人。顧先生之處。處獨異。謂非以死顯道。歟。馮鄒諸公。恩誥當時。其子孫率得軸以去。惟先生已撰文而未書軸。遂蹉跎者十年。崇禎丁丑秋。仲公世學自內艱起。刑曹矣。九月。屆寶期。書軸以俟。俄上遣中使取先生累世恩誥六軸。進覽。仲公暨從弟儀部公世泰。適在朝。愕眙不知所謂。越日。御筆抹先生誥文。以出。



謂褒崇踰體且追理當日撰文官而詞臣許公士  
柔與仲公同降矣故事誥勅文御覽既下始登  
軸仲公以爲此昔年已經御覽者雖預登無傷  
也而上嚴責中書舍人何以預洩文稿致令  
擅登時掌篆王公重援近例以對條辨良晰語載  
秘書典例中賴上明聖從薄鑄然高氏世誥  
遂中寢當是時衆未測上意仲公方踧踖自  
咎不敢陳君頃之諫垣何公楷疏引神祖時  
兵部尚書王崇古註誤例以請上欣然允補

焉按崇古喜於自榮用泥金書軸爲垣臣所糾

神祖念其處邊久有功令改給然崇古誤出於  
已先生誤繇於人則又有間矣宜明主之旋

閣旋予雷霆雨露本無心也昔唐文皇于魏徵最  
號親信徵沒未幾仆其所立碑後雖因事發悔復  
立所仆然日月差長上于先生故前朝舊臣  
聞其名未識面者譴怒不遷於其身渙汗復達不  
再踰月又豈文皇可儼倫哉然先生身接道統生  
獨遇害蓋棺十餘年褒贈明繪猶經鏹易然後

定顛駁如是天耶人耶先生生而事親恒戚戚有餘感讀所著內譜可見蓋嗣叔祖後不得親本生乃者六誥纍纍自曾祖以下如其官而本生祖父母父母暨本生生母邵令人悉沾寵贈視他人之得奉所生者更侈焉噫嘻亦少慰先生之靈矣余待罪秘書書誥頒軸皆署中事適秋春用寶二期先後皆司其役高氏譽命一寢一補皆目覩且因是條陳署中職掌得旨允釐自後科規一清視篆者可免於爲法受過皆先生之贈也承比部儀部二公委爲詳載今上德意仰告家廟而下昭乎其子孫

傳

高子小傳

周公而下俊傑多大用而真儒不大用大用則禍及焉蓋自孔孟以素王終以聞知老于是道系所傳不復宰治若分定然殆天運也漢唐多寺禍而無真儒董王韓或淺或天或文均在半途宋有真儒而少寺禍最著六子者一不仕五不顯仕然正

公文公危者已數矣。非寺耳。明興以來。河東薛文清顯。臨刑僅脫。姚江王文成顯。然杖謫於先。策功於後。亦乘除之數云。迨先師錫山高。忠憲顯。竟從汨羅之則。三先生者。異時而同艱。雖早暮淺深。不齊其所值。與爲仇者則一也。嗚呼。陰陽貞勝。又天運之特危。而較著者。夫先生忠信爲質。幼卽鮮過失。淡嗜慾。平生不二色。學者難割之隱。曾未濡染。是以學道專。而聞道易。其篤行似文清。至于野店小樓。超然大通。又不啻文成蠻獠萬山中。夜起

叫呼之奇絕也。平生用力節候。入道階次。莫詳於困學記。其靜坐讀書兼進。悉宗文公。則山居課程畧備之。初仕行人。以建言退隱者。幾三十年。學以大成。自他蘊奧。風韻非翫。其遺書考其行事。固莫得而形容也。居恒究理。欲分善惡。立朝別白。君子小人。最嚴亦大。類文公。而與明道先生小異。故厲咎差多。然先生遇小人。本寬。其劾崔呈秀。賅也。第欲褫之。議者竟擬戍。上先生聞。跌足歎曰。衣冠之禍起矣。先生于學術粹然不雜。然能採二氏之精

微曾齒痛腹痛卻以靜坐每云心有闔闢無生死垂絕倏然勺水不入腹有去來自如之致焉每嫌儒者墮入斷見謂死歸空無遺表君恩未報云云皆肝膈要語主忠信貫死生卓乎本朝之真儒大儒參薛王而三之先生之起少司寇也徘徊不欲赴至未幾則長諫臺于時眾正銳意拔茅先生勢不復能辭履其位難可委蛇則有岳峙霜寒領袖櫻鱗慍于羣小致命遂志而已聖賢之寓世與俊傑固殊也俊傑過以功見困踐節見聖賢過則

道載於功困則道呈於節困而免道在不死之身困而不免道又在其善死之身天危文清宣佑也天顛倒文成宣玉也天歿忠憲宣不辱也雖然文清亦幸耳文成早挫又其後卒不立乎本朝先生紹孔孟程朱之傳而履孔孟程朱所未歷之位非傾否卽以身爲否終成運久然復何疑乎後之君子身道系涉末流可以度所處矣

述曰先生道德在遺書余論次詳矣事蹟在諸巨卿碑誌後有良史必能組織焉先生嘗譜其家世

內外悉備以垂子孫而一身之譜缺如譬猶僧繇道子不自寫真道固然也子孫圖續譜之率謙讓未能以委小子余余無僧繇道子之技顧能寫先生乎向列升堂誼無所卻想遺風感世運乃更于競傳之外發揮旁通若俯若仰覺其爲脩悟爲死生舉有以兼統乎殊宗而垂的乎來茲固非一家事爾夫然庶足叅先生之家乘矣夫

墓表

袁司馬墓表

代大學士  
黃玉崙

賢豪處世無日不爲善要必以利民便國爲本故遠世而世思思其言也思其事也思其不見官而惟民與國之爲見也此之謂爲善大司馬節寰袁公旣葬乃嗣民部公樞巧言諸明公若誌若傳若碑銘鴻裁爛然詳哉乎備矣余特表其大者公筮仕蘇州司李蘇爲浙直樞豪右多陵轢細民細民亦輕剽易生亂湖州董宗伯者業連吳江與民相憤激民聚譁且構變上臺驚檄公往解公至盡收冤牒委各邑分理民散去徐察無情者懲其最一

二人董氏以安會湖復有大司成亦與民構直指  
彭公魯軒故勁挺力左右民司成憤而縊其後直  
指逮中丞逐遠近始嘆公遠識向處吳民非獨安  
董氏也然則偏護官與一意護民舉非其至耶郡  
守石公崑玉以廉直聞忤中丞臺中丞臺劾之事  
下四郡司李公秉筆盡雪其誣中丞恨恨自劾去  
公屹不爲動近世有引繩墨明是非不避上官惡  
怒如是者乎吳中豪少年聞倭警爭集壯士馳射  
或謀叛聞喬公子一琦與焉公辨之兩臺得概

釋後二十餘年而一琦殉遼難竟以忠顯風昔有  
邪心者能乎否耶海上擒生倭二十人公驗其刀  
琉球物也姑羈之後負使至云是糧艘飄墮者人  
數合遂縱之歸使微有喜功心二十人者駢戮矣  
擢西臺有闡殺人卽撻之擬如法長安日日真御  
史時惡言起廢事夫使諫者果沽忠賣直亦懷忠  
而後知沽慕直而後知賣不猶愈於不懷忠不慕  
直者乎公抗疏言之竟黜爲民里居二十六年未  
聞以氣燄加閭巷惟民間利病殫心區畫告之當

事如修雉堞、甦驛遞、定徭賦、睢民賴焉。奴難起、初捐貲五百金、再捐千金、爲諸州郡倡、徼獨無漁民耳。嗟乎、紳民相仇、所在不免、使汝雒間、縉紳皆無愠於鄉、若此、豈至煩頃者。明綸之特播哉。且土寇何繇生流寇、何繇熾、睢之民以是益重思公。光熹朝起、公於家、遷登撫、登新、罹客兵禍、戶口離散、公立日射法、每汰一客兵、則以土著補之、半歲而土著充於伍、我將有劉愛塔者、叛從奴、至是約降、公劄許之、而劄中備述其怨懟語、以防泄計。

後愛塔果爲奴覺、誅而奴以是稍稍疑中國、他叛將云、公尋予告歸、再起少司馬、旋加今銜、致仕、癸酉、寇逼雒陽、公議戰守、備井井、未試卒、踰年、寇攻睢、民部公散家貲、募士民守陴、衰而甲、親發一矢、殲賊鋒、衆呼躍動地、賊驚走、竟以安睢。本公素猷也。公居官僅十二年、後先泉后者三十有三年、進爲國、退爲民、言行之大、班班可數、豈不超然於今之富貴人哉。又聞公答直指吳公鹿友書、有徵本色、議謂足杜庚癸、呼且使墨帥無從扣邊、兵無可

攜此雖一事實今日用兵大要而于我  
嚴絕苞苴至意有默助者并表而出之

皇上

高貞母呂令人墓表

吾束髮遊先師忠憲之門忠憲沒爲緝其遺書觀  
家世暨內懿甚悉蓋高氏譜先師手述也高氏仕  
宦始贈 宮保黃巖公顯始矣黃巖公以上數世  
皆單傳至黃巖公子贈 宮保繼成公始有子七  
人實先師本生父繁始矣理學則始先師遂爲近  
世儒者宗而李弟光祿公繫呂令人出令人仲孫

儀部公舉進士高第其才與志足以光顯乃伯忠  
憲公之道推本令人德懿俾予表其墓按狀令人  
諸德醇備然皆起於貞號之曰貞母母弱齡歸繼  
成公善秉家善事嫡配陸太夫人生光祿公十七  
齡繼成公見背母曰高氏世獨子今始有兄弟吾  
子最幼受業敢與諸昆等諸昆大安之母旣自抑  
損乃益拮据家計母若子煢煢形影時啜其泣也  
服除而光祿公婦李入門姑媳歡愛過以相與母  
始幸言笑宴宴矣性善容每遇侮輒曰少忍之彼



無味自止。性好勤，未明而衣漏殘而寢，家人遵之，無敢惰。家道稍益，充母自奉至薄，鶉衣啜糜，未嘗過費一縷一錢於呂氏宗族。周其無養者，樸其不能葬者，織紵所餘，遇歲稔輒以貸貧農，緩其償，勤則必儉儉而不吝其明於人，已之大分如此。光祿公暨李孺人亦時時卹貧乏，濟人急難，母聞輒喜。而光祿公特敬事仲兒忠憲，忠憲多有道交，光祿公從分受德音，母聞又益喜。母既屹屹堅貞，聞海內被難諸君子家，磊落大節，必浩然永歎，俄而忠

憲及禍，王夫人日久長號，母親暱之過於夙昔。王夫人爲之感泣，初母之爲光祿公納婦也，婦之母李亦嫠居，延之家敬而養之，三十年無替。李先一歲沒，母躬爲治，蓋藏貞心所推同節，作朋遠近莫不喟重。長孫宗謙早歿，婦鄭年十八，矢志繼祖姑外祖姑二節，後貞感貞應，又豈非天耶？母素強，無疾，逝之日，第偃卧不起，七十有三載，未嘗經疾痛痾癢之味，其享於世泊如而得天者，一何康也。母沒於崇禎癸酉，越歲祔葬太學公兆側，又三歲仲

孫彙旃筮仕清曹。意性貞素。與母膈合焉。陳龍正  
日。婦德貞者多矣。然皆自淑其身。止耳。何則。善與  
人同。非婦力所及。其志者苦其氣鬱鬱。畢世何  
暇顧人。惟哀人之遇。重人之節。甘苦畢與。已通而  
力斯出焉。貞母迎養李母。共生死也。益親王夫人  
用。嫠處也。媳鄭得於觀感。蚤自矢也。其同人之力  
侈矣哉。秉彝篤好力。必從之。乃云。吾好德而無力  
成人者。好未摯。與觀於母。益以廓君子。

墓誌

馮封翁墓誌銘

天下事無較計。則壞學道者存。較計心則害孔絕。  
糧。顏屢空。見有義不見有身也。隱則求志急矣。遑  
問其身行。則救人急矣。遑問其身。自後陶淵明。緝  
無儲粟。致差相近。外是有恤人困。周人急。不顧壘  
耻。甘與貧遇者。寥寥也。楚興國馮封翁。懷坡先生。  
真其人焉。翁素貧。然性好施。急人患難。族有久苦  
役累者。以大家厄之故。翁挺身爲控。竟脫之。大家  
顧諒其長者。不懟也。其誠感類此。初析箸。有公負

二十金出外家。奩田五畝償之。無恡色。而曹孺人亦寂然如不聞。內德之茂。家人無睽。風有素云。久之。產日益落。長公密菴。則脩脯日益隆。稍稍復所棄業。翁輾然色喜。顧曹孺人云。向者某某謂吾與若令兒子讀書。爲不療飢事。今猶爲諸生。足未履王廷。亦遂能療飢乎。所願兒子異日者。敬事後食。如今課徒時。則良臣矣。翁嘗赴郡城。暴絕而蘇。長公急迎以歸。見者咸驚呼善。人不死。孳孳爲善。善人之名歸之。豈偶也哉。丁卯。長公領賢書。比甲戌。

成進士。而翁見背已七載。丁丑。曹孺人年七十。與少子諸孫。舍館家園。長公以比部郎督餉大通橋。手書以祝。祝者祝母也。而載翁平生如覩。祝母之中。有父狀焉。予得因以誌翁。惟翁急人急。意近慷慨。丈夫顧非惻隱痾瘵。卽慷慨之氣。惡能久而不衰。翁自少訖老。緩急人無已時。至匱絕。不顧實有體元長人之德焉。所謂無較計。可以近道。又非學道者之所難耶。有隱德。必食其報。翁行誼。不盡見於世。爲隱。心神不盡見於行誼。亦爲隱。長公自矢。

有云其次不辱身然太上不辱先卽身而存厥彰  
厥微其並托諸後人哉銘曰

善有潛耀在國與鄉根心之珍生生乃長均此施  
舍有心有氣氣曰輕財心曰樂義義則油然何難  
飲水習貧早甘厥嗣繩繩勤勞王家自呼忝人孝  
奉吾君忠報吾親

### 陸處士墓誌

陸君五錫得異授九軍中奇巧之器水陸設伏機  
變各極其秘咸可試於用殆松陵之異人也爲述

厥考性行求誌焉其言曰父甘守窮約負意氣雖  
爲布衣敢任事亦喜周人急所居曰黃家溪豪惡  
數十人樹黨爲小民害父唱鳴之官杖斃七人遣  
配十餘人民以安枕爲立碑識不忘壽七十三子  
四人五錫其長云孫男女五十餘人嘗按天道多  
壽多男子必歸諸好生之士厥考以布衣致若干  
人於憲而令終裕後何耶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  
之此兵道亦天道也其所斃害人之人也于殺蛇  
之義爲近今者長君好論兵復挾殺人術時時思

得。一。當。外。碎。奴。內。平。寇。以。殺。演。生。暢。厥。考。之。緒。救。  
民。立。功。顯。親。一。舉。而。三。得。焉。業。遇。知。已。功。不。遠。矣。  
誠。能。以。救。民。爲。志。執。訊。獲。醜。毋。襍。毋。私。謹。尾。如。首。  
長。君。不。朽。厥。考。不。朽。誌。藉。子。身。匪。藉。印。手。



幾亭續文錄卷之八

五言古詩

詠懷

炫炫田野花。啁啁叢林雀。歲華不可念。持此感寥落。佳人杳何際。後庭多芍藥。春風發奇姿。旭日耀華萼。豈伊無琅玕。侵侵藜與藿。肝膽開平生。風塵寡然諾。托株遠以堅。霰雪何所卻。顏色非我重。無言報稱薄。

再遊九鎖山問僮僕願從者得數人

登臨貴良友。從者相黽勉。山水隨分觀。得意無深淺。勿云彼蚩俗。驅之強偃蹇。量人時其宜。雖勞非所殄。衆願既各適。我懷益滋展。所以貴同樂。始覺古人遠。

舟行望見橋上

其來則相對。其過皆相疾。人舟遞往來。見此自然勢。惟有慕思情。既久乃彌惠。人心靈若此。固非世形儷。

己巳立春日病

健者寤應爽。病卧覺倦宜。初春忽不豫。一旬稍復怡。庭樹鳥雀鳴。夢境猶遲遲。微飲亦孔旨。淡粥良如飴。屢知病退樂。屢忘無病時。嗜慾係其根。風霜爲之枝。冲然長保此。百年得自熙。

葬第三子更

己巳臘月

精光露不藏。中懷坦以仁。光露銷歇近。仁愛生氣親。形天理宜壽。偏與天作因。誰能免斯理。已早滋酸辛。去汝三千道。聞訣空泪淫。今來永藏汝。見木不見人。暴鄰忽相撓。瓦杖交相侵。殤子復驚骨。奚

管生不辰依依初祖靈來撫孳孳孫新栢冷蕭蕭  
孤雲停陰陰一時骨肉緣歸路猶悲吟明知哀無  
益哀發還無垠命也可奈何咄咄推我心

五言絕句

題畫

寒菊吐幽艷朱英終不移傍有孤鴻瀟沙草半醒  
迷

又

荏苒海棠樹飄飄從風側鮮花與白頭相忘偶相

值

圓杯

相對出一瓢舒之倏成五欲眠我頽然卷舒誰當  
主

方杯

斗卮曷無梁象升乃彌曠安辨斗與升陶陶任所  
量

至宿遷

黃河千古流萬艘此夕泊風驚雲影間波濤叅寂



冥

夢

夢中聞笑言恍惚二人至悠悠復如何白雲感人  
意

雪

將雪天同冥雪後地同皎白玉九千里仙童無處  
掃

五言律

元宵憶家園

綠野如前綠青雲遞出青肯將當世意輕負古人  
情入夢胡笳隱餘酣鄉信平照人燈月裏春眼影  
縱橫

薄飲乘春夕幽懷踏月光雲隨歌韻轉花備翠粧  
香海曲遙驚骨京華共處堂無由一噴醒聊此逐  
清狂

同金伯玉

寺觀栢

一往栢間語千秋吾黨存低鋪琪樹幃蟠結幻雲  
根移席候嘉客掃堦宜潔誠古今亦何處同此慕

然盟

五言排律

二賢並祠咏

古德階除映與情。俎豆開平生。儼恭友靈爽。亦追陪。隱几疑談道。褰帷若問才。流芳觀爾後。食報藉今爲。上署無驚寵。清流與衆推。玉壺寒洞洞。金鏡影枚枚。華萼傳初盛。箕裘襲永懷。能令千載下。江左奏雙來。

七言絕句

舟滯河口寄淮安司理袁特丘二絕

天地咽喉倚大淮。只今誰是導川才。袁安振袖孤巖雪。欲使長流倒復廻。狎聽帆鳴再月餘。京雲濃薄影何如。幾回雁翅催新感。畫舫齋清且著書。

觀雪

差我一眺曲廊西。層疊江山漫漫齊。誰道人心難再古。無瑕白璧遍郊畿。

七言律

斗丘

先塋在焉

九迴障幙秀無儔  
天鎖羣峯日月悠  
草木英華真悅眼  
煙霞璀璨欲忘秋  
泉分左右皆深挹  
豚定高低只反求  
此日長歸人意盡  
夕陽客退自凭樓

玄墓觀梅

春至生香不待尋  
空山杖屨自相親  
冰姿亦帶傾人笑  
玉骨彌深出世心  
迎日共攜童冠去  
微陰已入百花陰  
一觴一枕年年事  
明歲觀梅又說今  
層層碎玉一般寒  
山底梅花花底山  
潔影相招堪

設席幽香欲受預  
彈冠何人巧作同心賞  
是月猶期聯袂還  
爲倩春風停霽色  
得收花片浣朱顏  
忽向青山遇素痕  
參差碧漢照黃昏  
梅間月影霏霏合  
月下梅花寂寂聞  
倒掛新香天出樹  
涼光百里地排雲  
分明淡掃春風恨  
多事濃華解釋君  
微靄全銷月在空  
高低坐攬萬花風  
依依靜結人心侶  
點點清浮造物功  
未免有情成世界  
飄然無欲是神龍  
寄聲山外風流子  
世艷胎仙果否同

箴銘贊類

肩輿中憑版箴

有敬則式豈曰養安于心戚焉乃坐人肩皇皇何求慰生我之天

守口箴

癸酉孟春席間失語作此自誓

惟口出好亦云興戎所傷匪細金人以封或終日言為謀克已臧否斯人夫何暇矣辭寡曰吉凶是辭多言人不善如後患何履茲禍門頻覺頻犯于今大悔凶咎其遠寧過於訥未稱人心毋概便便以危我身

淺嗜箴

見華而悅莫華於人因耦覺華一陽一陰云本於生宜齊好醜目交魂授于醜何有人身精華惟目聚之物欲感動惟色具之欲忘於心須去於目遠之一言聖哲攸燭涉而不有惟色不然自少及老戒日益嚴

供客銘

良朋叩門或近或遠或早或晚促膝談話或菓或茗或酒或飴聊合歡爾願各傾量無觴政之煩苛

得几席之爽曠數味有餘旨隨酌有餘暢主旣朴  
畧客亦安閒儒生似野老闌闔若青山悅古人之  
真率任儕俗以呼慳彈吹惟涼風籬花獻佳色羣  
居耳益清醉餘盼疇惑乍或嫌於任我久相安其  
來卽

長安雅會銘

三人共席六簋素一踰則有禁許其不及賓可頻  
過主易爲力迨燈而散亭午斯集役無怨言馬無  
疲色金吾不驚卜晝維則如何如何衆皆日得

衍衍壺銘

有人偕酌獨飲亦適童在斟之手斟亦得一壺衍  
衍或庭或室或歌或默

量壺銘

不可學可是真柳下量學無量尊聖飲者猶有困  
時侃哉吾師

小飲壺銘

贈錢仲馭

名花忽過小飲好友畧憩小飲凌寒出小飲冲暑  
馳小飲餒甚不可遮食小飲珍醞不多得小飲也

硯匣銘

比穎者石耦黑者赤和以天一仰于奎壁三極之乘九疇之宅

天倫圖贊

歲丙寅余年四十二丹青家爲余寫天倫圖長子揆年二十思頗深而近餒次子修年十九嗜頗淺而近汎第四子畧年九歲面狹體臞語步剽捷第五子養年七歲方額圓腹語步遲緩餒宜集義汎宜知務剽捷柔克遲緩剛克凡導之中者吾事也

則吾之庶幾于中敢自情與

贊曰高密樹功保世取長本于德行家國齊光未克攸逮修能遐福敢忘厥志云惟式穀陟或高密晦或彭澤生子掛懷廻還自策廻祖循良享弗酬戴貽我小子率哉以佩

山居圖贊

爲天倫圖竟復令作山居圖彷彿於清湍翠竹之間而仲兒脩在旁志也晦翁樂建陽風土移二子居之余且卜近地如建陽者而分築焉養寂少察

其性差簡澹。遂定與修俱。垂之苗裔。俾悟遠盛麗。就樸野初懷。卽未方乎桃源。然亦世得爲山中人矣。或慮縑素五百年而敗。當如此圖。何曰人之足慕思者。如韓魏公。陽明子。世莫不一快覩其狀況。子孫耶。苟不慕思。魚之蝕塵之蒙。恐不待五百年也。子孫而慕思。上世則良工想悟。何代無有。臨于未敗。譬猶易草傳光。坐面長新。或乃人敗。縑素焉。縑素之敗人也。奚慮。

贊曰我三十餘。悅彼山溪溪。篔簹山翠萋萋郊。

峰猶寂。羣龍晏處。心耳乍謀。山靈哂許。遂有玄黃。竹石彌間。卞務生今。何傷買山。盛時淡淡。雲擾靡。艱狸鼠息。窺熊豹寢。爭參差容。膝羣以犁耕。猶古鼓腹。羨豈于營。先址非遐。同氣頻來。長間以少。相攜莫違。定居亦寓。時往亦歸。此節真甘。此遯真肥。長物任運。身心在我。暢是義也。云何得頗有忘。而存有戀。而墮一日之幾。千春其可。

孫若英小像贊

白雲盈天。孤松欹側。竹橋流水。背負空石。偃栞不。

鼓一罇獨適手書忘疲于世無爭拙兮巧兮均非  
所營五斗寄懷心則淵明伊今之民兮其黃虞之  
民兮

筍洲顧翁小像贊

少宗伯瑞  
屏尊人

聊仕不辭曠世之大隱耶山居數十載今之逸民  
耶二宗互叅竟返乎倫物近古之儒紳耶不多涉  
世務深識世務不汎交人才善辨人才有意者救時  
之一個臣耶皤然飄然者其丰韻翁然皎然者其  
視聽矍鑠然者其持行而不疲不倦者其精神吾

曾少概見於風塵也耶嘻我知之矣意者天綿此  
老以式穀後人俾朝野偕沃其膏露而且默推夫  
醴有深源芝有靈根也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